

內
簡
尺
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一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敷復蔡龍孫初篁增訂

與信安郡王孟少傅名忠厚字仁仲二十二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爲襟帶。而劉玄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醉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增)京口

建康實錄孫權于朱方築城因京口謂之京口

長城

(訂)潤州圖經潤州城號鐵甃城南史桓道濟傳道濟威名甚重及見收脫幅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增)襟帶

王子安滕王閣序襟三江而帶五湖

孫馴遺跡

(訂)東坡甘露寺詩自注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論曹公也其詩云緬懷臥龍公挾策事

項贊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奇蹟集潤州甘露寺有三寶像

刻漏孫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禪把手楚辭難美肯同心是也陸游入蜀記甘露寺在北固山有很石世傳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

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游客摩娑太息僧輩往往竊笑按游在觀後而孫馴事語却合

緩帶

晉書羊祜傳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醉江月東坡

懷古制人生如夢
一樽還醉江月

側聆齋船次里門所冀一望履絰而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弩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心必蒙貸察

齊艦

注見卷十與履約周禮天官屬人爲赤鳥高牙大纛

(訂)六一居士畫錦堂記貢弩前驅司馬

李脩武帖黑鳥赤翅黃旗青鈞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相如傳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自負羨矢爲公子先引野服

(訂)晉書張忠傳忠至長安符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觀

公以肺腑之親出當藩翰蕭望之出試馮翊以示大用之權輿謂當臥護而已而治蹟

藪然已隨舟車而東日佇詔追亟正台司以福天下

肺腑

(訂)漢書作肺附劉向言吳異封事臣幸得托肺附師古注肺附謂肺肝相附著蜀志作肺腑先主傳李嚴等上言臣等以偏肺腑枝葉宗子藩翰

大宗蕭望之漢書本傳宣帝察望之無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維翰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雖視事

大用權輿

(訂)東坡賀傅發運啟鄧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

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也臥護

(訂)晉書羊祜傳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扶疾引見命承載入殿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使枯臥護諸將又紀瞻傳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請去官帝曰卿雖

病爲臥護六(增)台司

南史柳慶傳從父兄世隱謂慶遠吾昔夢太尉以繯席

軍所益多矣

(見賜遼亞古司通又夢以與汝章莊時玉函瑞檢下台司)

蒼蠅之聲出於蚯蚓竅中乎

蒙索小詩豈敢自閒外客抒思也

公一世名王當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安用

抒思葛立方韻耕陽秋時之有思卒然過之而莫過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譽盛德

昌黎送李原歸盤谷序才俊滿

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韓愈石鼎聯句時於

鵠入耳而不煩

蠅蛷蠅蛷微作蒼蠅鳴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團齋醕。遣騎馳脫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詩占謝。而衰老廢學。須小閒作撚鬚之態也。

小團 欧陽公歸田錄茶品莫貴乎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團。以

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二餅。宮人縷金其上。其貴重如

此。
(增) 齋醕 東坡詩齋醕如渥漲綠

(增) 下拜 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伯舅耄老加勞

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下拜(增) 牽課 徐陵與族人書牽課。疲朽不無撚鬚。聚本作毬。虞延讓詩吟

登受(增) 牽課 徐陵與族人書牽課。疲朽不無撚鬚。聚本作毬。虞延讓詩吟

辭翼而應物。隨時未省編錄。撚鬚。聚本作毬。虞延讓詩吟

即日春序尚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自聞弭節里門。小邦窮陋。王公大人辱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奔走爭先。以快一觀。而廢痼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故獨在衆人之後。尙冀寬貸。未賜訶詰。

(增) 弔節 犹聲吾令節和弭節分漢書司馬相如弔弭節辭

唐書李渤傳渤字清之元和初御翹翔容與注郭璞曰弭猶低也。低所仗信節

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教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觀之爲快

見月而喘 世說晉語篇滿舟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玻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齋答云

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今黑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兩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某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衆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愴里中。尤欲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錮留之竊自歎也。

曳裾

漢書鄒陽傳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與王導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

(增) 惕

諫曰今臣盡智舉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集韻龍會並去例切詩不尚偶偶又迄可小偶

傳並訓息破體作曉遂譌成曉再譌爲憩憩憩

(增) 政路

蔡邕疏宜聲海內博聞攻路方回與丁
察院啟堯蒸舜禮談日猶諧有政路在

某抱疴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爲禮而尺書亦不數至前甚愧即日祈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以度窮艱終欲一詣屏著如約不敢復避罷蹠之嘲也

(增) 齒髮變化

昌黎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朱老而先化蘋軒乞常州居住表稿發薰心餘齒髮之先變筋力爲禮者不以

活力尺書

古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

書詳下卷與楊樞密首帖注(增)杜門

史記商君傳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塞向

豳風七月詩塞向達戶注向北出牖也

(增)

窮艱戴良歲暮詩塞天催

(增) 屏著

爾雅釋名門屏之間謂之戶集韻云通作著

如約

漢書項籍傳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毛博亦訓門屏之間

如約初懷王與諸

將約先入闕者王其地羽既背約

變蹠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火深入軍沒援因復

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變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執甲上馬帝令試之

援據鞍上馬蹠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變蹠哉是翁也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其中實三微交泰之祥共惟履茲穀旦入秉化鉤以福天下慰僉屬也某投界荒僻亡絲陪賀

或臨上脫刪字

之後馳頤而已

陽復

易傳一陽爲復二陽後漢書章帝紀春秋於春每月審王者重三增三微

(增)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卦

易傳一陽爲泰也增三微

正慎三微也注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

(增) 交泰

周易泰卦象傳泰卦

往大來吉享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增)穀旦

陳風東門時穀旦於差

(增)化鈎

漢書鄒陽傳魏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鈎

之上劉允濟天賦周人紘

(增)投界

詩作伯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

陪賀宋書魏晉至日百僚稱

而化育能四海以陶鈎

有吳是時仲益方出居象郡也

陪賀因大會其儀亞於歲朝

羊麪輒馳獻爲公

踐長之壽

溪毛潢潦可薦於王公

殆謂此耶尙冀一笑領此意也

潢潦左傳隱二年澗溪沼沚之毛煩繁纏藻之榮藻宮歸

蓋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方遣狀未徹牙兵傳教具審大雪鈞候萬福寒冽如許研冰筆凍重以衰憊起酬累紙

重問之脫當以疏慢獲謔也

起酬

(訂)昌黎雙鳥詩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落城市一鳥巢高幽不得相伴鳴淵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含口頭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羣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頓天

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兩鳥既別遙聞聲省愆尤還當三千秋更起

鳴相酬

朱子云此詩爲已與孟郊作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黃封名酒寵綏流落爲林下之光俚俗稱此時序間餉紛然占報不盡銘藏之意

(增)黃封酒

東坡集杜介送魚詩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賴尾魚又次韻魏父馬上寄題叔詩多買黃封作洗泥次公注黃封御酒也

(增)林下

宋之間詩林下天香出寶

臺山中春酒萬年杯借藍微詩人

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增)間餉

唐書沈傳師傳司南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焉望見前驅冀得伏闕道左而弓戈

塞路泥濘沒馬勢不能前退坐齋祠中又欲具一書而上雨旁風亦不復果瞻仰大息而已。

(增)梓宮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八月徵宗及贈肅懿節二后梓宮至以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
葬道未行先使嬪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

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迎謁道旁靈祠史記陳涉世家令吳廣之次近所旁置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柳州詩靈祠古木疎

(增)

上雨旁風昌黎祭南海神廟碑
上雨旁風無所蓋障

向聞秉樞筦日位廷告遂正宰席雖不如所料然鍾山故國六朝陳迹尙班然南北解仇江阜警徹皂蓋領客酒酣援筆賦潮打空城之句亦一快也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已厭聞不復汙簡牘也卽日冬序晏溫共惟鈞候萬福某病餘亦復上文已訴病狀矣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增)樞筦

南史周捨傳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筦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

(增)廷告

揮麈前錄宰相登庸年少者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

(增)宰席

禁裏陪身人參

鍾山

徐陵釋問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得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號蔣山輿地紀鍾山元帝渡江之年有紫雲晨見王諭

之丹陽記蔣山其形象龍云

六朝

訂金陵六朝記吳四主五十六年東晉十一帝一百四年宋八主六十年齊七主二

年梁四主三十六年陳五主三十四年羅鄧詩四海已歸新雨岱六朝空聽舊江山

皂蓋後漢書吳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旒

(增)酒酣援筆

東坡眉州通景樓記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

潮打空城劉賓客題石頭城詩山關

故國周遭在湖打空城寂寞回澗水東邊爾時月夜深猶照女牆來（增）晏溫漢書志迎贈至中支離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久苦瘡痏百藥盡試如抱薪湯沸非徒亡益也衰病惡寒不敢附火老饕嗜蝦蟹不敢下箸對酒不敢濡唇危坐塊然殆不知有身世病已出省書研凝塵滿席正如房次律遇故物於破囊中也。

（增）瘡痏抱薪子生瘡

抱薪湯沸漢書董仲舒傳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增）附火昌黎畫記塞外火者一人老饕（訂）東坡老饕

賦蛤半熟而銜酒蟹微生而帶糟

（增）下箸晉書何曾傳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增）濡唇東坡大寒贈吳三詩未

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

（增）能稊子頰聊復濡子唇

（增）凝塵晉簡文帝紀帝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研

凝席溝如也張養浩詩婦勤絲滿籠兒懶研凝塵

（訂）明皇雜錄開玄中房琯宰房次律

（訂）桐廬邢真人相撲自太山來携

手開步行十數里至夏口林過一廢佛寺松竹森映和璞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子中皆婁師德與

永公書和璞謂房曰省在此乎遂恍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唐書官傳字次律東坡詩夏口瓶

中藏蓋像孤山月下聽新聲覽中句正使增事也

自聞問便當馳慰顧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觸熱又非衰謝所能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也

此帖舊本在此奉報音帖之後

（增）老生常談世說何晏鄧騭令管輅作卦卦成

右用是精綴

（增）開釋左右

東坡答李琮書聞有閑房之感

格稱引古義闡曰此老生之常談

右用是精綴

蒙寵示秦國夫人行狀令志其墓某罪廢以來銘姻舊十數家而已夫人身封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與之治喪當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迺屬於不腆之辭此公愛念之過未之思也。

秦國夫人

鴻慶集載本志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鹽鐵判官祿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合漢國公諱華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

大夫順謨閣待制特進諱仲璽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昌慈惠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無顧謨閣直學士秉施節典大州報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加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徒鄧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云

巨室家世

特進公葬於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爲平江縣元豐間較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俱載國史迨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

登侍從奉使與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今太師平章儀制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如此而夫（增）大書深刻（五代史六臣傳論子皆至繁城讀人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是爲盛

碑受禪碑見漢之華原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增）不腆之辭禮郊特牲幣必誠辭姓名以誇耀於世

也

無不腆鄭註腆善也

秦國夫人幽堂之銘在門下之舊不敢辭以今世俗之所尚則不當重勤誨飭姑勉副所須第衰老廢學筆力減退徒兩失之也。

幽堂

昌黎劉統軍碑有溢有沫有幽堂之銘歌陽公程文簡碑銘幽堂之百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勉副所須

本志夫人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觀徵銘覲辭不能凡將舉三反則以書復曰

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錄其女宣也乃叙而銘之（增）力退東坡雪後書北臺賦

秦國志文。非某所堪任。藉令大手筆如四門助教。永州司馬在世。亦非今人所尙。况如某者。執事矯羣庸。猥以見屬。遂踰勉塞命。又不知能副重意否。但學佛不宜詳說。恐涉酸餉氣。害於文體。更望省察。

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曰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

四門助教

唐書文務傳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絲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爲國子監四門助教

〔訂〕詳帖意本謂韓愈也。愈兩爲四門博士。仲益誤記爲助教耳。

永州司馬

柳宗元傳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

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王叔文韋執誼奇其材及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其壘阤感懼一宿諸文精練感通佛祖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叩門求飯穀饗旦有鬻十六羅漢相者視所齋宵焉售之不計其值以至屢恤貧乏供施佛僧出棄金納殆無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一僧又背夢青衣十數輩祈哀苦急既痛有餉蚌蛤者噴噴焉兩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逼處後事與家無語人曰願解蘆葦從古少氣含蔬筭到公

聲問不通已復彌月卽日雨涼鈞候萬福傳聞秦國夫人喪舟已次慧山比及反虞諒

復過旬所冀抑情自廣勿過戚戚幸甚

舟次慧山

本志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呢村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慧山在無錫反虞禮櫬弓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處戶旣反葬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比奉報音。伏審卽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婁

古與屢通用

經七供。悼念之情。固未易排

遣。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則與繫

舊本

作繫風蹤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

冀尊生自廣。

(增)七供

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詔自始葬至七七皆設千僧齋百日設萬僧齋徐氏讀禮通考曰其說本出釋氏不知何王時用爲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則始此又李鄉去佛齊說揚施誦喪儀

其一簡云七七齊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伸追福如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獨此傷福故論玄之爲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獨此傷福故論玄之

(增)人天

明嚴經酬足復形生人道中有十種參

天一切須縛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又有絕欲界十八天名色界天

繫風蹤影

〔訂〕漢書郊祀志谷永曰好人挾左道懷詐僞以欺

不可得子贍與程正捕蛇亡者俛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我方悲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增)尊生

莊子襄王篇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鉤候萬福。年來旱澇不常。謁晴之墨未乾。而禱雨之詞復出。投老爲農。閔閑望歲。又復不諧。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增)投老

王右軍十七帖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

(增)閔閑

左傳閔閑鳥如農夫之望歲

不諧

〔訂〕更始時董謗諧不諧在赤眉

諧施肩吾詩
自是命不諧

與汪左丞伯彥 三首

節德元勦。社稷所恃。手洗處淵之口。力扶杞國之天。中興之烈。舊本上所親見。而衆媚

不容十年去國屬者大廷作命進位師保臨授旄鉞坐鎮一方天下噭然日僕公歸非區區之私也不宣

虞淵

(訂)楚辭因靈光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唐書狄仁傑傳贊武后乘

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等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昌溫頤之曰取日與

潤

洗光威池猶授五龍夾之以飛杞天之所憂者往曉之自天積氣耳亡虞亡氣奈何憂崩墜乎地積塊爾

充塞四幽亡處亡塊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增

中興宋高宗本紀廟諡受命中興又贊夏后氏傳五世后羿少康復立

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皆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鄼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

宋傳九世徵欽陷於金高宗續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有隙責焉汪

伯彥傳去國七年上增作命書說命王增授鐵

擊虞新禮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鐵于朝堂

公歸

(訂)見詩豳風九罭昌黎

送鄭尚書敘公卿大夫士咸相率爲詩以慰公南行之思顧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去違門下。俛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除籍爲民。投荒萬里。首領幾不

保焉比反故廬老妻公娶張氏

綸之女名小師公

遇疾已亡。但見兩冢寸心摧折。追咎無所。

竊觀漢唐魏晉之間。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不量彼已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於

刀鋸鼎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於蓋茅一把之下。復何恨。但有愧於左

右而已。

嚴謹(訂)少陵送鄭虔貶台州詩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增)除籍投荒宋高宗紀左朝奉郎孫觀貸死除名象州羈管鴻慶詩鈔小序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增)相隨漢書王曾安定到官數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假息少陵喜聞官軍已臨賊境詩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蓋茅一把傅燈州雲居道膺禪師問洞山良价禪師曰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開黎地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開黎如何曰道虧罪過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新貴之門五年矣側聆少傳暫
憇宣城便欲飾固陋之辭占叙萬一既成復毀至於再三重惟恩舊不敢自取疏絕之
罪輒復薦區區於下執事也

(增)暫憇宣城宋史汪伯彥傳紹興初奉祠知廣州王居玉論不已被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論
謝伯彥實同賴難宜與幸復秦檜張浚其贊焉九年知宣州遇閩帝謂柏曰伯彥便令之
官庶免(增)成毀再三用東坡上神
紛紛宗皇帝書語

與葉左丞名夢得字少蘿號石林先生

承以蒙頭面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昏曠不識其趣而一
切世間蜂窩蟻垤之隘已可笑也

蒙頭永嘉禪師證道作歇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增)面壁博覽錄苦提達磨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蜂窩蟻垤之華山賦見若蟻垤臺九層夾醞鷄往來周東西矣蟻蝶紛紛秦速亡矣蜂窩聯
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山谷詩遙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

與張右丞字達明二首

某塊處閒寂事大之禮廢缺爲愧卽日共惟鈞候萬福故歲鄉縣經時不雨田翁鑿井屬公鍊石之手也。

(增)塊處

曹植求通親親表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增)田翁

柳河東詩田翁笑相念昔黑愼原陸

大浸

莊子逍遙游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補天

漏

杜少陵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兩迥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秋軒計食船舟盡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時能補天漏

鍊石

淮南覽冥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燬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潤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背方州抱闊天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望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履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爲恨也索詩輒奉課

舊本誤作諸

上呈幸一讀置之

臨川

(訂)九域志撫州臨川郡謝逸文集叙瀕汝水以爲郡靈谷銅陵諸峯環列爲屏障

(增)

別墅

裴度傳立第集賢里又於午橋創別墅

領要

少陵

漢陝西南臺詩懷汝水以爲郡靈谷銅陵諸峯環列爲屏障

(增)

別墅

裴度傳立第集賢里又於午橋創別墅

領要

超然

老子燕一望世說品藻門明帝問謝脣曰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新目似接要心已領

超然

一望

世說品藻門明帝問謝脣曰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

從杖

立帖子

明傳神別本頤得

(增)

牽課

見本名與孟少傳帖見本名與孟少傳帖

二軸使觀者洞心駭目

原
皇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 潛富書堂松根絡斷崖石脚泣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右秀今廢詣尚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勝真鵝川散策塵外闊脫屣區中緣杯尊酌花鳥一醉藉草眠其二泊湖潭蘋藻竹樹交一潭蔭寒青已無蛙鶴汀尚有蛟龍腥林破泛水彩麗麗一鏡平我心亦如此炯炯珠夜明意行魚自樂坐程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挂功與名其三蝦蟆石天公礮蛙死墜地化爲石蛙然此江郊面帶蒼烟色葱蘢一拳青凝滿半苔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液我來踏其背坐睨倚天號鼓吹不復鳴烟雨空寂歷其四多寶院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竹中古寺松爲門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釣石溜世事風雨過藏陰波浪奔飄然得遠游寄此五石尊其五梅仙潭潭潭雲幕垂樹杪秋聲發戒仙鶯青鸞通籍在金闕遙見切雲冠尚想凌波繡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絳澤香霧翠袖掩烟雪忽然東風遞一夜吹石裂其六黃金臺屢尋接落雰東西懸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爭雄兩觀印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榜前芳獨有異男子平生盛孝章其七懷賢菴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玉光閑道今法喜百年草頃盡一夢穴中煙見此兩足餘感動淚如洗區區記剝舟兒戲亦漫爾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其八精翠樓層棲倚高寒突兀擅空闊江橫碧確帶山斷青玉玦洪溝清不搖霏霏翠如冰松蹊奩苔紫苦石換綠髮陰森柔肌粟備絳亂眼凝凭闌送落景一鳥烟中沒其九甘陵莊院張公臥江海戢羽如鸞踏平生廊具授老三家一舉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座種竹青滿門似聞桃生奴漸見桐有孫提燈時見廣一笑空疊尊

與胡樞密名松年字茂老 三十五首

自長至族黨舊俱集比小閒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一故溝欲速之意至與之同臥起也。跂望門牆晨夕西嚮忽蒙墮效頭之凜然若負冰雪只審即日春寒鈞候萬福某去遠已見火令及是當有侍見之日矣。

(增)跂望門牆

宋史松年本傳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美按仲益居馬踏山在陽溪東

(增)

墮教 東坡箇朱康叔武昌傳到手教儀

專使隨簡威服併深後又有隙刺語

韓子賀冰雪唐書李密傳帶持軍嚴難
義同號令士皆若負冰雪
韓子號令士皆若負冰雪火令 魏武帝明制令聞太原至鴈門冬至後一百有五日皆絕火
令不得作寒食若犯有家長半歲
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某規並舍之田爲小圃。因累土爲一堆阜。凡費廩粟百斛。僅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意。而齒髮缺壞。筋力索然。其如魁父之邱何。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堆阜

唐書地理志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有山壅出高二十丈大武

愚公移山

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本

后以爲休徵名曰愚山僉文俊上言地氣不和而堆阜出

愚公移山

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愚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舉力平險達於漢陰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口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懸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北山愚公長息曰汝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憚其不已也告之於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曠斷焉注太行即太行題父小山在陳留界

連日侍樂飲已復繭茶本作茶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輩。圖門待報者猶在也。至是亦已矣。即日暑溽蒸惟鈞候萬福隆暑方自茲始。未卜踰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持以須告廷。

(增)蕭然

莊子齊物論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蕭奴結切

圖門

正韻丑禁切公羊傳哀公六年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何

体註出顏淵玉篇或作胡昌黎同宿聯句

備門雖大敗奸首不敢聞皆以窺覩爲義

暑溽

禮月令土之義顧乞所以養母者娶子使人分

食栗府（增）告廷當即廷告之義見前與孟少傅帖

某塊處閒寂以書自娛亡與晤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談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爲公費不敢敷造以爲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既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草丈之間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威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薛蒙傳禮遇重加推舉惟輯惟學文道字信集序綱繹禮遇造次推恩（增）後堂齊書劉徽傳云丹陽尹六世孫也丹陽尹袁粲後堂夜集指庭中柳樹謂賦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渝既至書梓材若作室家既潭潭呂黎符讀書城南不見衰矣塗既勤垣墉唯其塗堅莫潭潭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增）解籜張文昌時偏滋解籜竹併橫

山注見（增）萬竹
後杜子美忠義寺送辛員外雙峯
寂寂對春臺孤竹青青照客杯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隆暑不果上狀卽日履茲新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嗜睡意謂暑退尙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坐此未果瞻遡門下企踵而已

(增) 隨書

潘岳初伏歌新節
隆署時方共義

(牛山冢 牛山非止一處此當在宜興界)

公有先望在其地又見後帖

書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汚省覽方別寫

一作

題

錄更數日當馳介也橫山圖必已下筆

千巖萬壑傾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諛墓

(訂) 潘書韓愈傳劉叉者亦一節士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時二詩出處全右樊宗

(增)

馳介

(後漢書鄭范陳賈傳贊) 徒世說言詣門顧長康從會稽還人

(訂) 世說

衆馳一介爭禮無輕

千巖萬壑

(訂)

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咫尺萬里巧盡可謂

貴善書

畫皆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少哉

書

畫皆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少哉

令升

舊本誤作
叔下帖同來過

董侍御
喜聞動止共審履茲冬序鈞候萬福向來卜日侍宴俎歡呼

縱飲容此下客龍山把菊尙欲託後車從一笑之樂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疲不能自

彊但遺恨於無窮也。

(增) 下客

元次山下客疏下客無黃金豈主人憐思主人憐

書

山(訂) 潘書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參僚畢集時

佐吏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如廁墮孫盛時在坐溫

授紙筆命嘲之著嘉坐處嘉見之笑而請

(增) 強擔

左傳莊二十二年弛

(增) 追歡

餘區詩詔遣

追歡倚席間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升書同遣度今日方至前而騎吏亦踵門矣省教慰薦良厚具書卽日鈞候萬福陽復而積陰連雨浹日不休又繼之雪翕而後張固其所也。

無從展覽。但有瞻頤。

騎吏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杜詩洗盡開臂對馬軍自注軍州謂騎使騎爲馬軍即騎吏之謂也翕而後張老子微明篇將欲

開臂對馬軍自注軍州謂騎使騎爲馬軍即騎吏之謂也

翕而後張老子微明篇將欲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升約詣郡徑入西徐。聞彥章寓南禪。便移舟趨無錫。汎宅飄然。初無留碍。如某頰有物。鋗留而不能去也。衰病惡寒。方負日向隅而坐。

橫山春到。當執鞭弭以從。

(增)九江本傳松年官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唐明越宜各屯水戰士爲備謀報劉豫於登南

禪南禪寺碑記無錫南禪寺梁太清間越初名護國又名靈山又名福壽至宋嘉熙中易今名在迎薰門外汎宅

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往來皆書問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暨春東作自曝於日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增)執鞭弭左傳僖二十三年左

與君周旋執鞭弭右屬橐鞬以

邵公玉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歎也。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遺惜。每於一邱一壑之間。未嘗輒以予人。至公玉然後益信此言爲不謬也。

曲池平〔訂〕桓譚新論雅門周見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堂既傾曲池又平一邱一壑〔訂〕臨川王義慶世說顧長康畫謝幼奧在巖石裡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

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區區欲見之意。如瘞人之念起。既獲所願。連日修具爲公費。又不安席。俛仰愧怍。蒙貶。

誨札。具審初暑鈎候。萬福。溽暑養疴。宜即爽壇。以迎藥喜。懇禱之至。

瘞人念起

漢書韓王信傳。信報柴將軍書僕之思歸如瘞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增)

修具

漢書燕王澤傳。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恨大

月田生子。詔張卿親臨修。具注親父也。具供其子求事昌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

便是志

藥喜

易无妄九五无妄。屬水畢。之疾勿藥有喜。

令升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拜賜也。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玩不能釋去者。某歸時圃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市。如護其離。特未可折贈也。聊發公一笑。

(增)朱櫻

左太冲三都賦。朱櫻春熟。秦夏成景龍文館記。唐太宗與侍臣於樹上接櫻桃。啖其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

繞樹三市。烏鵲南飛。繞樹三市無枝。

可(增)護離

東坡濟原草堂詩。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離。

張莘欲求荐狀。爲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喋喋潤聽。忽得書云。韓侯或作侯。已爲補叔。詣兄所失一狀。孫內翰字叔詣而成資在六月。道盡途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儒蒙改薦於垂成。豈惟莘蒙惠。某亦預被賜也。尙冀眷存之舊。

不以屢齋謹避。

(增)成資

白樂天詩兩術多請假三考遂成資

(增)

喋喋

漢書張釋之傳豐効此

(增)

樞密

松年本傳大金通問使遣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

漢令松年等度守無事能戰難因利除端明殿學士兼舊樞密院事

卽日恭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今跔伏田舍如被蒸灼兩腕疲於扇箇不復近筆硯矣竿牘之間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恐

(增)跔伏

江總度支尚書陸君昧平臺累陟石窟羣也方言自關以

(增)

蒸灼

詩愛心如蒸孔疏憂在于己

(增)

扇箇

說文

羣也方言自關以

(增)竿牘

莊子小夫之智不唯苞東謂之箇西謂之牘

直竿而

敵精神乎塞淺

向見公鄰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序戒寒公防秋當在茵席之間也

(增)戒寒

外傳周語驥兒而臥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訂)唐書陸贊傳西北邊歲饑河南江淮

(增)

茵席

家語子路曰兵謂之防秋帖借言護膝當涼候也

(增)

蒙茵而坐列

而

食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爲慰顧此衰晚惟公獨見收郎每獲教寵三復之後橫而藏之殆歎篤矣十部從事不足云也朱丞相薨背

丞相名

雖以福祿終始而善類失依仰可

爲哀痛。鄉州自己茂下世。而胡丞公葛魯卿又繼往。日者張全真張參政。名守。訃音亦至某。

自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爲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增)收恤

坡翁答李寺丞書廢棄之人每自維鄙獨君收恤之厚有加平素

十部從事

晉書劉洪傳洪郡督荊州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莫不感說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質於

十部

從事

(增)失依仰

宋史朱勝非傳徐府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

十部從事

丁寧欵密莫不感說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質於

魯靈光殿賦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

兆而營爲造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諸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巍然獨存意者覺非神明依憑支持

以保漢

室者也

向來伏拜戲下。重勤省顧。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慰勤道舊故。又過於戲。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福嚴威暴發。如坐飄中。橫山奇勝。一壑翛然。計公一適在北牕之下也。

戲下(訂)漢書韓信傳居戲下師古

(增)徂暑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白香山草堂記洞北戶求陰風防徂暑也

橫山

吳郡圖經續記在吳縣西南十

里道經云山四面皆橫蓋以此得名也又石壘湖山之中有陸雲墓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開皇中背遷郡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障也山周圍甚廣袤以佛刹如龍福寺迦葉寶華巖峰之頽

在

(增)一適北齊書邢邵傳曰思誤

北窗

謂明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北窗下

焉

瑪

一適又見後

北窗

謂明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北窗下

辭去之夕。戴星而南。質明僅次臺李。忽遇快風抵湖汎。辰炊尙未熟也。兒輩方治上蒙

之具以待。徑趨龜潭牛山兩塋，便曉罷歸。越日先遣舟絕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圃，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役恩恩不獲寓一紙馳布區區，至今尙懷愧也。

(增)戴星

呂氏春秋忠子敗鳴琴而單父治平馬期戴星出入而單父亦治

(增)

質明

禮記器質明而始行事

(增)湖汎

在宜興南今土人訛爲盧步而邑志又訛汎爲沒山行湖

(增)

擔輿

梁書蕭何傳：輿者，各

輿葉

自領報問，便國昏會，雖倥偬休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誨存，稽首拜脫，愧不可言。具

諭履茲歲端，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是開聲。橫山春色已在先生杖屨之中矣。

履端

左傳：履端於始。先生杖屨歸，詩文發源東坡作藏春。曉詩有云：年拋造化頭，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愈允衰詞有云：風生使者旌旆上，春在將軍爛豆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胡騎頓兵境上，使驛已三返，所望折衝口舌之間，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

陳景淵

陳潛名克書。杜子美詩：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增)

使驛

蔡襄回曹相公啓承抑宰

(增)

折衷

戰國齊策：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俞

(增)胡騎

杜子美詩：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增)

肝膽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肝膽塗中原。齊漢野草。

(增)

安堵

訂：漢高帝入關告諭吏民皆安堵如

將戶內拔械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增)肝膽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肝膽塗中原。齊漢野草。

(增)

安堵

訂：故稱會檄獨文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卽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懶，未敢言旋屬親翁強酒，體中不平，遂

復辭去歸舍再定邊警遠聞晨夕疑懼久不省候寒溫冀蒙察此意也。

(增)薄寒

宋玉九辨惜懷增
秋今薄寒之中人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卽日寒燠不常共惟鈞候萬福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破屋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牛薪豆粥已足以解饑寒而酒肉如山極一時之盛區區感著未易具陳也。

(增)三秋

詩采葛被菜蘿兮
日不見如三秋兮

(增)破屋

昌黎寄盧仝詩玉川先生
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先生薪
巢谷詩破竈鬱生薪豆粥後漢書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至曉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翼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

豆粥異傳
孫立粥飢寒俱解東坡食豆粥頤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酒肉如

杜少陵醉爲馬隊諸公拂酒相看詩
山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袁絲動豪竹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腰繁舊本花猶在目俯仰之間遂供釘舊本坐家釀海錯併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繁夥衰老之光也。

(增)釘坐玉海唐少府監御僕用九盤裝累名九釘食今俗宴會點果列席前日看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者唐崔遠傳人目爲何坐梨言座所珍也家釀訂世說賞譽人飲家釀海錯書禹貢海品物訂晉書禮志牲牢品物質文殊趣繁夥訂王元之小畜集詩海物雜時味羅

涉秋便爲趨侍函丈之計而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夫造官少畱與之別。

及此秋殘竟未遂歟門之意區區瞻悵尙何言

函丈曲禮席間函丈注函曲禮席間函丈足以指畫(增)歎門呂氏春秋歎門而謁注歎叩也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爲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某生長田間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禾得雨正如飢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飢疫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增)秋稼爛少陵秋雨歌首章云雨中百草秋爛死次章云禾頭生耳黍稷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增)飢人一飽

東坡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其雨詩飢人忽夢鉢錄達夢

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机定何物

陽復於陰川池凝沴雪之交句意有股字且人長德善類所恃所冀面致頌言以抒下情而衰瘵不堪趨走第頓類南向而已

(增)巨人長德昌黎公墓碑天下推爲鉅人長德天子以爲宰相(增)抒下情

班固兩都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垂忠孝

某自湖洑由徑入善椿祖送處便道過漣渚省族兄留一夕飲竟趨北門就舟日已曛矣詰旦莫成叔別令回踏朋溪以還久客歸心如飛不果重踏必蒙貨察

胡

湖洑註見(增)善椿本名善容洞在宜興國山東兩舊閣經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皆峭壁列朋溪蓋

升自號所居之溪曰明溪湖
與湯爲朋也公文集有記

審聞已涓日徙橫山新第。吞舟久困於泥蟠地大天寬。一洗耳目之隘。而足膝尤利高
爽。當不藥而愈也。

吞舟莊子庚桑楚夫西車之默介而離山則不免於泥蟠揚子法言問神篇龍
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磬而失水則蠻能苦之泥蟠揚子法言問神篇龍
蟠於泥蟠其肆矣（增）足鄰前有鄒
痛之語

某陪橫山杖屨以來見公手植今參天矣杜子美仔字細看茱萸猶未卜明年健否而
公少畱異縣爲谿山風月主門下老賓客奉周旋坐閱十春未有如某者區區欣幸不知所云也

參天杜少陵古柏行賦色參天二千尺看茱萸杜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難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增）

異縣古詩他鄉各異縣輶轉不相見杜少陵別贊上人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增）溪山風月東坡與范子豐帖江山風月（增）老賓客少陵醉爲馬際諸公携酒相看詩甫少陵醉爲馬際諸公携酒相看詩甫（增）周旋左傳文十八年行父奉以周旋未敢失墜

某陪几杖六七年久勤館人未有過於前日者臨分又蒙酒醪果醴送將之厚區區欣
戴莫喻此心卽日初暑恭惟鈞候萬福某歸途水涸推舟而進凡四日僅抵村舍並河
之民以錢酒餉吏卒乞斗升之水如救頭然之急樞密雖家居諒不廢憫雨意也

(增)勤館人

昌黎新修縣王閣記以太原王公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聽命於幕下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

(增)臨分

東坡送歐陽推官詩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

(增)推舟

邢昺真藏舟疏載推

人(增)能陸地推舟而行升斗之水

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故往貨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顧視車轍中有鲋魚焉曰我東海波臣也之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澈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救頭然

藥師文第八願靜思我佛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救頭然正良源如救頭然無懈怠

家居憫雨東坡與錢濟明帖家有黃荃舊作都時常以薪水應今夕具香鑑試繕之

濟明雖家居必不廢憫雨意可來媚一炷否否

某買田舍旁欲畦而爲圃偶鄰翁猶有未獲之禾收刈甫畢又須屬一日者占相一堂之地然後乞所分花木種之人還馳告輒賜甚設小舟不能容則又大過所望今別謀一大船自錫邑徑趨橫山之下矣日伫拜睨手自封殖當賦角弓之詩以無忘盛德

日者

訂墨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日者傳注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以墨子所以卜筮占候十日有名自者故也

(增)占相

周禮春官保章氏注占相所宜

次序其事類志管輅傳注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增)甚設

史記刺客荀政傳宗族盛多居庭兵衛甚設說文施陳也

賦角弓

左傳昭八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

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宜子春之武子曰宿戒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堵也無以及召公

分賜花木比從無錫挽一空錫誤至而小港又不能容搆於用大可以一笑也今以

書抵縣尹獻兩空舟領賜他日甘棠之憇自今始也

此帖尾本在後

(增) 鋼集櫨居郎切亦作頽博雅瓶也詳文義當指大船耶前帖所云謀一大鋤於大用莊子逍遙遊
船也小港不能容故分一爲兩若作缶器何至港不能容其誤無疑
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甘棠詩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
惠子謂莊子道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甘棠詩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
惠箋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比一再上記伏蒙遣騎馳報非所敢望也卽日冬序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病體已無恙猶未堪作勞一出而從事則頽然就臥然校之他日則有間矣書詞拊慰祇荷眷憐度可去家卽詣門下

一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邛令前奏琴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增坡公簡知縣近日雖難一再見終不盡區區無恙風俗通恙草蟲也喜蟲人古人多草信無恙見史記范睢傳老母幸無恙見史記范睢傳老母幸無相勞必曰無恙否增容齋臨筆范叔
悲見刺客傳悲憂也不訓病增作勞舊聲庚不昏作勞不服田畝音書載記石勒母曰作勞耳嗚非不祥也

伏自改轍便欲追逐後騎而去竟以事違瞻望絕塵悵然有不可及之歎醉去又復逾月連雨共惟鈞候復何如踐長光亨之始當彊起以慰天下蒼生之望也

(增) 改轍左傳宣十二年邾之戰改乘轍而北之陽固演賦賦同避難而改轍今縱歸轍而緩御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蹕若乎後矣增後漢書趙咨傳咨爲東海相之官道經榮陽令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歸候謁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嵩不及蒼生望嵩書謝安傳謝萬廢翻安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辟爲司馬將軍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遠胡指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勝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勝如卿何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如某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瞻悵不可以言

(增)落成時斯干序嘗宜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豎之歌斯干之詩以落圖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浮大白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樂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樂白浮君東坡贈孫莘老詩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掃迹北山移文或飛柯以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掃迹北山移文或飛柯以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與胡樞密名見前卷二十五首

自承尊幼徒寓大府。日欲面致頑言。遂不復遺問。卽日溽暑。恭惟鈞候萬福。霪雨連日。晝夜不止。弊與敝廬所占地最高仰。一夕漫而爲壑。荆溪汙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

下瞰四鄰。先物之幾。非庸衆之所能及也。

頌言禮檀弓首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於斯聚國族于斯

禮檀弓齊莊公製苦於奪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

占地

李衡公問對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

之形也每部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分

五方空地四處所(增)高仰漢書溝洫志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

(增)荆溪一統志宜興本吳荆溪地

謂陣間容陣者也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

(增)

荆溪

秦置陽溪縣溪上通蕪湖

下注震澤達松江而入于海溪流既遠微澈可鑑溪南峯巒相映如畫名賢多取爲隱處之勝

先物之幾見者也後漢書沈幾先物

遷徒一審紛紛。及是必已安堵。僑居隘陋。一旦決然舍去。千巖萬壑。左右照映。臥北窗之好風。望西山之佳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乎。緬想神宇翛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增) 儒居

魏書杜鍾傳超謂鍾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儒居上郡草應物詩獻歲抱深懷儒居念歸

千歲萬壑

見卷一誤

一適

北齊邢子才傳望實兼重脫略簡易

坐臥恒在一小屋有書甚多不甚

(增)

神宇

世說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忽發火子猷遽走

(增) 脩

譌通脩類篇思邈切
音宵脩然見下帖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翛然粗有生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函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尙須登門以謝萬一

(增) 翱然

莊子大宗師翛然而往白香山松聲

珠玉之側

(訂) 世說容止門驕騎王武子是衛玠之別傳

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老罷之餘遺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

開闔數反

欣玩亡窮具密履茲涼秋鈞候萬

福

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當詣橫林扇者製中宮之服當作晉本

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衆一往而廢錮中有強聒之嫌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李當有兩

日之淹欲少俟秋晚拜伏門下

(增) 老罷

羽林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紹舉之士不思廢絕之間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懶老且不容其一毫(注) 淑讀曰疲

(增)

草草

昌黎論史書附

造語言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配令傳於萬世乎

(增)

極密

馬氏通考樞密唐代宗置宋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容齋隨筆唐世專以內侍爲之五代以來參用士大夫遂同

政每遇大忌與中（增）西徐見之蓋公遷居處（增）橫林由常州郡城循運河而（增）中宮服周禮書門下同赴行香（增）橫林東四十里爲橫林鎮（增）中宮服內宰疏漢舊儀稱皇后爲中宮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邢皇后康邸夫人從三宮北遷及即（增）寄居官（李劉位遙冊爲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得崩聞輟朝行釋服之祭十二年八月梓宮至（增）寄居官（李劉標車有致寄居官諸啓如云裁吾黨之要然事是邦之賢者固已重清廟九九之鼎謂當應泰階兩兩之符乃甘松菊之主人暫作園林之勝事並謂領祠謝政間住寄祿等官也（增）廢錮劉禹武相公啓一坐（增）強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難天）（增）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飛語廢錮三年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增）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飛語廢錮四年外傳周語行理以節逆之泊宅編李理義通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言治任理亦治也

郡中報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陽道上五馬餞於郊而樞密館於鄉校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卽日秋高恭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蔀屋之下衣衾沾溼體中益不佳矣調護稍復小舟馳造

（增）五馬（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驥三公九卿駒馬左驥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驥太守駒馬而已其有加秩二千石乃右驥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題齊開驥漢時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增）鄉校（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增）誕謾（老泉管仲論其書）（增）野次（晉馬榮賦公宜落蔡野次星別袂慘蔀屋易數卦六二九四疊其蔀上六豐其屋江乘。蔀屋茹其家王弼注蔀覆隙障光明之物也

某請遠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欸唾之音也卽日薄寒共惟鈞候萬福郡檄報中

宮之訃。地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從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
極草草。此與前二簡語多復出。
不相照似。別致他人者。

(增)歎唾

莊子漁父篇病待於下風李闇歎唾之音

(增)解裝

鄭矯津陽門詩酒家顧客作解裝案前羅列尊與卮

某投老作璽。伏蒙楓密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歆覽以爲寵偶。屬遷徒不即伏拜門下。占叙感悰。尙恃眷恤。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增)作璽

六一居士詩有似蠶

著帽進

晉書謝安傳桓溫詣謝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作。前輞身將自藏。使取帳溫見留之。曰。合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廈一人之數。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魚龍入室。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矣。

賀廈

淮南子大夏咸而燕雀相見卷一與

(增)一榻

唐書裴坦傳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在融詩秋成準擬重來此。沈醉何妨一榻眠。

大浸

賀湯沐具而寢蟲相帶

(增)少須

左傳子不少須。張右丞帖魚龍入室。城郭魚龍入室。

(增)

少須

少須衆體盡

即日秋暑。共惟鉤候萬福。某比辱誨答。審聞體胖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微痼已去體矣。如烟霞痼疾。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增)白鷗築

當是胡編密。烟霞痼疾。唐書隱逸。田遊嚴傅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嚴野服出拜儀止。劉館之名。

(增) 破藥 左傳襄二十三年美疾不如惡石服疾注石破石也季世無佳石以鐵代之蘇長公詩而我懶拙病不受破藥除

秋氣益高橫山之下谿光接天以日力之盡爲界而以拘係不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

謀 梁尚書名凌嘉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幕後尙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增) 秋氣高少陵詩千崖秋氣高杜牧詩

(增) 目盡爲界 揚子雲校讎賦東瞰目盡東坡聚遠樓時直將眼力爲疆界何質人間萬戶候

係 易曉卦拘係之 (增) 同載 蜀志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亮特命禕同載山

載即去不 參 (增) 展墓 禮檀弓展墓而入展本訓開凡物 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增) 遷延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告家人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蒙諭以足鄰尙未紓論者謂甲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可澄撓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耶

(增) 甲辰丙寅 祿命書甲祿寅乙祿卯丙戌祿巳丁巳祿午庚辰

(增) 養恬 莊子繩性編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萬頃 訂世說德行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軛宦不被輓詣黃叔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度乃彌日倍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茫然之不清擾之

不濁其氣深廣難測量也拘拘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句贊指天陰陽之

氣有滲其心間而無事耕種而鑑於井日
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爲恭而

疑當有多事心迹不相關矣尙冀公乘之

於形骸之外也忽拜使者於門函教寵存慰薦加厚但以疏慢自訟而已

(增)心跡

杜詩屏跡三首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形骸之外莊子德充符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衰老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足以追聚星之盛新築甫就獲此榮耀勿勿啓報莫叙感藏之意也

(增)一顧

蕭子顯自序一顧之恩非望而至謝眺詩平生一顧重夙昔千金賤席門車轍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呈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增東坡聚星堂雪時引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補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難中特出奇麗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輒舉前令各賦一章六集雪詩注公時在頴州

(增)勿勿

顏氏家訓書翰稱勿勿不知所由或妄言此勿勿之殘缺者及考說文乃知廩速者稱爲勿勿東觀餘論今俗勿中加點作勿爲恩速字彌失真矣

知幸

自車騎改轅稚女從其夫遠宦老懷自不釋然而舍弟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醫而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祕方拜覲銘荷爲肘後之藏也

(增)召醫舊唐書李勣傳勣遇疾家中召醫坐皆不許入門肘後陶貞白肘後百一方序余宅身幽微迄將十載雖每植櫟蘆功
碎殊足申一隅之思輒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
朱醫頭別爲肘後百一方於新病單治者爲周獨矣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所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鉤樞獨無韓公示兒之句以紀新堂賓客之盛領書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韓公示兒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處酒食龍無爲基架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鉤樞洪氏辨鉤謂李絳崔羣之徒也新堂又

兒詩中堂東坡試詩此邦東

高且新

(增)題品南會多士敢題品

卽日履茲新春恭惟鉤候萬福某中冬翼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換通慢廢禮遂無以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望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贈事賈謙每候其出望塵而拜(增)歲換自香山詩別君只如昨方歲換六七歲長公立春日詩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

(增)通慢晉書

齊獻王攸傳先王取世明罰勒江陵作數以正通慢

前日遣舟還麾下併致媿謝之意度已冒聞卽日雨寒鉤候復如何樞密久於異縣屬此時序未能免俗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又勤省覽尙冀察想

麾下史記漢書作戲未能免俗訂世說任誕門阮仲容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注讀戲曰麾未能免俗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幅鼻擗於中庭人咸怪之

答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

某以暑中苦瘡痏而苛癢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緒無憇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爲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勞也

(增) 苛養體內則疾痛苦養而敬抑搔之爾雅釋言苛蚧也郭注苛者多疾 (增) 爬搔昌黎集孟刑部始後多作痔王融議給房書疏豎直亦搔輕掬容爲心腹重患 (增) 爬搔昌黎句惟與劇爬脊注爬或作虺今字書爬作虺無爬音文選把搔無己把 (增) 次骨史記酷吏傳內深蒲庵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蘇軾詩兩窗晴日照爬搔 (增) 築室詩小彼築室於道謀半山詩會築室苟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偶然無室反無約相與此處吟山湖 (增) 踏宿荀子所歸宿蘇軾詩田園不早定踏宿終安在

分貺龍焙絕品謹已拜畢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爲第一義也未敢烹試詰朝薦先而後飲其餘矣

龍焙訂東坡西江月詞龍焙今年絕品谷簾自第一義 益州保寧寺無住禪師杜鵑嘗問何名第一義古珍泉露芽雙井散神仙苦齋來從北苑自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曰無有次第亦無出入公曰栽師開示不可思議按禪家上堂先白椎云法 (增) 詰朝左傳或二年詰朝請鑑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下座則結椎云諭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增) 詰朝見杜注詰朝平旦

親舊書信斗水值百錢渴欲死矣安知橫山主人香雲夢八九而不蔽芥於胸中乎路公弼尹應天犯大暑奔命而去某以爲不如据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也

斗水少陵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殊不乾人生留 吞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郎榜滯生理難斗水何值百憂寬蓋用莊子斗升之水稻也 吞雲夢徐平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

胸中曾不滿芥張。
(增)應天宋地理志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景德
相注蒂芥刺鍼也。
(增)應天三年升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爲南京
奔命左傳楚罷南柯 (可於奔命) 異聞
錄淳子夢入大槐安國尙金枝公主王謂生曰吾府柯政事不理屈卿爲守累日達郎及
寤于槐樹下尋穴有大穴洞然明朗一大蟾乃王也又一穴直上南枝即所領南柯郡也。
(增)一餉韓
之詩難得一餉榮有如聚飛蚊子瞻詩題詩送酒君勿
請免使退之嘸一餉鴻慶本集亦有夢短一餉榮之句

橫山稍有郡人携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一經點化遂爲冠世絕境三絕句上呈當
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狐狸宅左傳襄十四年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噪 (增)點化國老談化賀蘭歸真隱居嵩山此蘇長公寄謝秦太虛黃樓賦時其諸子云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其中即二句云云

附三絕句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坡崎倚半空幻出生機三百幅游人渾在畫圖中一蒼雲丁歛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
寒莫遣先生臥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二溜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抱時

三

輒以橫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然公豈山中之人爲蒼生彊起光輔中興功遂
身退然後歸西州表東海亦未晚耳。

(增) 豈山中人東坡方山子傳方山子尤黃間隱人也少時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爲蒼生起見前功遂身

退功成名遂身退者天之道歸西州

(訂)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鎭折城欲領

遂深自表東海左傳襄二十九年表東海者其太公
悔失乎(注)太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

附橫山堂詩

古縣山水國風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我公擅一望層雲生微胸放眼八極外坐驚兩腋風峨
十二震半坐簾幕重修眉新盡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慨平生似爲說已容百金酒地窗戶浮青紅高稜挂笏
見采菊籬下逢坡陀經千丈橫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晚沙暄燕泥融悠然巾車往往載客從太白啄天巧朱
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觀羣英長鬱保九戎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
非熊勃石頤中興活臺兩齊紫西州歸謝

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鵝還故宮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齋食者也。而肝膽實係肉食者休
戚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侍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訂)晉書隱逸傳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性嗜酒飲必醉爲彭澤令在縣公
叙論皆道義內足希微兩忘歲影窮巖藏形愚谷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或懶全後悔事歸知殆
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悟風雲以爲氣若夫陶潛之徒斯並向時隱論之徒歟陳元龍

(訂)魏志呂布傳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
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亂而君求田問
舍何廉得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先賢行狀登在廣陵威信宣布太祖
刻下邳登帥郡兵爲先驅拜伏波將軍有吞滅江南之志遷東城大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江而歎恨
不早用元龍計令封家養其爪牙營食肉食(訂)說苑東郭祖朔上書於晉獻公請問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虛之矣
營食者何與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營食寧無肝

臘塗地於中（增）撫按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胥撫案款曰秦無人左傳文十三年秦使士會行總朝原之野乎（增）爲爾寂寂鄧禹笑人韻會接案互通適不（註）杜詩洗兵馬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頭始知籌策良東坡用也張公（註）謂張鷟也舊唐書鷟字從周風儀魁岸好談王肅大器自禱衣拜左拾遺元宗幸蜀自山谷徒步屬從元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爲相

龜潭篆舍。猥勤騎從。存沒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塵爲媿。某自陪杖屨。一覽楚山。然後起猶龍之歎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蒙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叙引所載一二。信天下之奇書也。

猶龍（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增）六秀書（駒照河清頌金芝九基木不六秀胡書俟考）

某自去違牆屏念欲啓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跼伏蒙遺价馳賜翰墨恭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審卽日鈞候萬福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舟從公於溪上真入紅蓮幕矣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增）動止（荀子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南史王弘傳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書翰後人倣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增）嘉惠（賈誼吊屈原賦舊沙紅蓮幕（訂）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字景行王儉用爲衛將軍長史蕭何與儉書曰（增）攬衣（古詩攬衣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檢府爲蓮花池故稱書美之與長帶）

與楊樞密五首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馳心而已。即日春寒。恭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故。數蹈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得遂首邱。獨有門牆相望。千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不宣。

(增)形隔

東坡和陶子驥雜形隔淵明已心詣咫尺之書

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注八寸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

或言尺牘

天幸

(訂)漢書霍去病傳敢深入當與壯騎

蓋其遺語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皆聞絕也

首邱

(訂)禮記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詰其奔狀號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

於先人墳墓爾白虎通言不忘本也

執事宦成名立。遷惕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宰天下。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爲一代宗臣所冀。加護茵鼎。以位廷告。

(增)宦成名立

漢書疏廣傳宦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猶有後悔

(增)神館

溫子昇舜廟碑靈宮肅廟神館微微時楊樞密方在領祠就附之口也

(增)

百聞一見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

宰天下

(訂)漢書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宗臣

漢書疏曹傳贊惟何參損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茵鼎

注見卷一

某自歸田。不復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蹏後遷西徐以安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

無日尙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潤東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溫州。明_{卽四}間有與晤語者否。某幸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

歸田

(訂)文選張平子有歸田賦。潤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蓆胡不歸。東坡遊金山。

之南未嘗

(增)城府

後漢隱逸傳
入城府

劍南集亦有之。

青施

四明

洞天記。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洞周回一百八十九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四

明在

明州乘牛車

漢書朱雲傳。雲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

欲相

處耶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悔飭。慰藉陳人。蒙賜已厚。比唐益裕。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即日履茲涼秋。恭惟鈞候勤止。萬福。某築室三間。門以兩版。面壁趺坐。以觀六十年之非樞密。在廊廟餘光所照。卑栖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日位廷告。亟躋宰_{當有福天下慰}此區區。今世士大夫以數造門爲恭。否則以數致書爲勤。某伐樹削迹。不齒於縉紳。固不容輒登一時貴人之門。而寒溫之間。不出於東阡西陌。豈敢飾固陋之辭。曉曉強聒。以觸犯嚴之辜。然區區系心門下。如抱亂渴。與夫晨夕躬掃除。進竿牘。如世俗所謂文

具者。固有間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陳人 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 **(增)**三間

世說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

道

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

牆 (增)兩版韓吏部側啄行門

以兩版叢書其間

牆

與葉左丞 **(增)**跌坐

坐

法苑珠林教齋趺不垂

脚

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

接

(增)六十

年

非莊子則陽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

非

之非五十九非也東坡答王幼安宣德辟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

餘光

(訂)史記甘茂傳蘇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積

貧人女

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

明

(增)卑栖

任士林翰音賦晚樹卑

棲晚樹藏矮孟東野詩

卑

月仙有高懼

參

昌黎送浮屠文暢師序夫鳥俛而啄仰而噉

仰

而啄仰而噉

俯

啄四顧夫獸深居而館出懶物之爲已害也伐樹削跡

夫

鵠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

繡戶祝齋戒以將之今夫子亦取先王已陳之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

宋

(增)寒溫

晉書

王獻之傳獻之背與兄徽之裸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

事

獻之寒溫而已江總詩無人訪語默何處余寒溫

寒

溫

唐

都風俗通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陌

(增)舌談起陌皮阡五爲主客

增

(增)強聒

見本卷與

注見本卷與

增

犯嚴

梅亭四六亦見之幽桂遺櫟皆底散累犯

中矣

胡樞密帖

犯嚴

雖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

增

堵除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堵除薰灑

堵

除

薰

灑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堵除薰灑

(增)文貝

漢鼈鉗傳秦任刀筆之吏

其弊徒文具無價值之實

之竿牘 見本卷與

增

文貝

漢鼈鉗傳秦任刀筆之吏

其弊徒文具無價值之實

猖狂妄行 自陷於大謔大呵之域尙復何言而哀窮悼屈不忍辱在泥塗必欲援而出

之

獨執事有憐惻不已之意某去公門牆二十年矣設有舊惡亦將隨數化而改況初

無纖芥。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爲。某讀書見柳子厚不堪謫辱，至欲自比於燭陰圖病
穎之駒，而怨懟不已，遂指天爲癱瘓，草木果蓏不足置存亡得喪於其間，譙譙至老死。
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有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猖狂妄行

莊子山木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

(增)大謹大呵

漢書作大謹大何師古注謹責

哀窮悼屈

昌黎上兵也何詰問也類篇呵通作何

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昌黎上兵李侍郎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

參處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杜工部長沙送李十一久存膠漆難並一歸泥塗遂晚收塗廣韻

王袁九懷卒莫有今織芥永余思兮恤

泥塗也

(增)數化

離騷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增)纖芥

情南史裴寄傳胸中豁然皆無纖芥

子厚謫辱

(訂)昌黎柳子厚東忠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舉例出爲刺史

來至又例貶州司馬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自比蹙病

(訂)柳子起廢

對柳先生游於

愚溪之上數老壯齒十有一人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

曰東祠暨浮圖中既病穎之駒曰若是何哉凡爲浮圖者必有師師爲律以勸戒始學者與女釋者其尊嚴暨浮圖有

師道而病蹉居東祠十年未嘗及人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遂相與出號浮圖以爲師日餽飲食時獻巾

帨舉莫敢踰其制中底病穎之駒穎之病亦且十年不得齒他馬屏立搔耳凡底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屏棄華麗無以爲乘輿人咸曰病穎駒大而不羸可抹飾焉於皇衆奉駒上燥土大廈下

芥之席糜之赫御大盡飾然後敢持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隨震奮邁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疾疾

風興知體香而一廢不復曾

王袁九懷卒莫有今織芥永余思兮恤

不若髮足誕穎之猶有適也怨懟指天

(訂)又天說果誠既壞產生之人之血氣敗逆癱瘓生之木朽

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有能殘斯人者有功於天地者也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又云天地

大果蓏也元氣大壅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

爾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意大譏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于果蓏癰痔草木耶

(增) 定命

左傳成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禱不能者敗以取禍

與路樞密公榜

四首

即日秋序乍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謬遂掃跡滅影於人間矣敢圖恩舊存錄衰老貶賜誨飭開讀恍然鉅人長德宜在朝廷出司留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餘埽除邱墓存省遺老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掃跡見卷一末減影訂陶貞白解官表今便減影桂廷神交松友

(增) 留鑰

唐書虞鉤傳爲東都留守邀遊林暨冥心榮潤臥護留鑰門庭蕭然宋史寇準傳準鎮大名北使至

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涼恭惟鈞候萬福北轍遂彌月矣徒御舊說所次皆異時遊宦經行之地

濁河千里忽已揚塵摩挲銅狄想復一歎也

(增) 徒御詩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旆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濁河訂戰國策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神仙傳王方平過

麻姑相聞麻姑至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摩挲銅狄後漢書方術傳荀子

訓者不知所由來也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調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窮城見之與一老翁其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汝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魏黃

初元年走長安金狄重
不可致因南歸城南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臥護。而一方遺黎，喜見漢官威儀。當有出涕者。
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增)陪京潘安仁閒居賦陪京泝伊西郊後市案宋之陪京宋州也路公祠試護注見卷一與漢官威儀
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帖蓋皆爲宋州副守帖皆其時簡寄也試護信安郡王漢官威儀如初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帶而服婦人衣諸子結髮莫不笑之或有仰面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歎落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大旆首涂又貶教寵。高情凜然收錄陳人。孰如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屏居乏使。
作便舊本誤令竟不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增)首涂沈吳興文威令首塗仁風載路塗通塗仁風載路塗通塗(增)收錄陳人東坡答王幼安宣德啓講修齋好收錄陳人樂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
(增)追路後漢書趙壹傳演屏手後漢書隗囂傳孫子入侍公孫述流據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增)度外後漢書隗囂傳孫子入侍公孫述流據揚帝謂諸將曰當置二子於度外耳

與何樞密三首

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溫。而公已登烏府。旋領樞要區區之喜。固異於常人。而不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罪戾姓名。徵聞於廊廟。所冀高明必喻此意。即日冬序晴寒。恭惟。

鉤候動止萬福。某竄跡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增)問寒溫

蘇學士簡李之儀
班垢深重不
更以無益寒溫之間
垢累知交烏府
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有野鳥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一日之稚

注見卷四與
王侍郎帖

(增)

一涯古時相去萬餘里各在天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遂年七十矣，况未可必也。顧以死灰不復然，無復他望，尙冀因來口口訪問生死，亦足以爲衰老之榮。

(增)殘年

老杜過王倚竹斷歌但使殘年他吃飯只願無事常相見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

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內相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增)因來柳州賀王參元書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屬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絕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增)一節

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

(增)使萬里

呂黎送版員外序個人適數百里出門尚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頗婢子詎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而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詳與何首帖及是帖其人乃何鑄者宋史

鑄博初任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進御史中丞所詔登烏府也以殿學僉欄使金爲報謝使既反命復由提舉萬壽宮召赴行在再遣使金所謂復有此命也而其命對之始首陳單車訂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足下皆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處

祁寒書君牙各祁寒小絶

漢書霍去病傳上曰驛騎將軍去病率祁寒民亦惟日然書

絶大漠

漢書霍去病傳上曰驛騎將軍所發並允之士約輕騎絕大漠折衝

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折衝千里之外文選魏公九錫文折衝注

挫挫姦惡神物護持(訂)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以詩自名者著
衝突強敵神物護持推爲詩豪又言其詩有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與莫內翰名僕字春朋 八首

資政書言公近有冢嗣之戚。恭惟情鍾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冊府時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遞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抱孫以慰目前。勿過戚戚也。

情鍾(訂)世說傷逝門王戎喪兒萬子出省之王悲不自勝荀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帶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懷之所鍾正在我輩 冊府(訂)穆天子傳天子西登之山先王之所第府注翠玉山往古帝王以爲藏書 玉山古帝王以爲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 穆書省亦謂之策府

(增)勝衣史記三王世家王子抱孫曲禮君子抱孫不可以爲父尸子

董德又又恐當作父猶父見後帖傳送間遺方欲馳謝。讓仲又出手教具。寄春和台候萬福。某老來厭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凡及是遣報。不復匆匆不宣。

(增)厭事史記張良傳陳豨見尉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廢事可乎。注索隱厭飽也。謂欲令其多事。又厭同聲賦詩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代庖莊子逍遙遊庖戶禪不越樽相而代之矣 (增)燕几儀禮十喪禮足用燕几疏言既几者當作勿勿注見本卷

此聞盡關一本作復舍旁一本作前地手種花竹。一本作木。遂移春入壺中矣。又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

虎邱之遊不克陪燕俎一歎之適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爲負也書言令女合巹謂已獲麟謙仲云尙擇婿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此耶一笑

壺中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爲市掾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後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香益

酒中注見嵐山注見虎邱圖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以爲闔閭所葬

嵐山

下帖虎邱有金精之異故名虎邱晉王珣山銘云虎邱先名海涌山治具史記灌夫傳將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禮記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子公羊傳襄十四年西狩獮君子曷爲爲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合卺而酳

春秋注得酳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其東出秦政起胡破衛書記散孔不繩子夏往視之化爲白書署曰演孔聞孔子仰推諸察故

作犧亂之法以授之左傳杜注因尋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經策於犧麟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

里岱宗二句詩此二句老杜之戲詩也王安國尚書傳岱宗泰山爲四岳所當逃避歐陽永叔曰今人呼泰山爲岱宗以泰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峯呼丈母爲太水不知出何書也詳帖引杜

句知尚有未字之女

抱朴子做丈人不了也

去夏屬病繳繞一時比聞橫山訃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久病方間藥石未去口皆不能赴掠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贍皆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嵐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疏斥之罪卽日伏惟台候萬福董郎携婦

看翁媼云內翰遺介行且至矣亟草一紙屬德父以俟不宣。

(增) 繖繞太史公自序名家青藜綯繞注續音謂營

近叫呼謂煩也又繖繞猶繚繞也

(增) 赴救詩谷風凡民有喪猶御教之鄭箋謂營

嵐山宋地理志隸平江府王平山詩玉人生此山亦傳

此名自注世傳陵氏家生機雲故名嵐山主生玉也

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嵐山縣西北三

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爲侍威致神人縣令以聞武帝令建寺

(增) 孟東野送山惠聚僧房詩昨日到上方

片雲挂石牀松柏苔青製範松柏香半山慧聚寺次孟郊韻僧踏青苔苔上秋牀露鞶懷更清風絕遠

亦(增)翁媼陳造贈高司李詩杯盤頓頓

香家鷄嫩翁媼鳴社酒香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屏雞犬上屋而雨脚猶未斷如西徐
最高印字古仰殆欲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瓊不受暑時褰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
隘而東堂雄深亦不惡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

(增) 水及半屏子瞻放鵠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鷄犬上屋張語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
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屏雞犬上屋張語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
如牛羊紫陌旌旗暗相逐家家鷄犬籠上屋雨腳未斷杜工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牀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懸釜而炊戰國策智伯陰結韓
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築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爽塙注見卷一與胡櫛密帖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增)

褰衣柳子厚詩苦熱中

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增)魁梧

史記周侯世家贊余以爲其人計魁

褰衣左丞帖

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霧晝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几案否。即日大暑。恭惟台候萬福。某次閭門。日正中暑甚。遂移舟虎邱。少憇劍池上。需一夕之涼。而諸瓢壺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脫。長老從旁勞勉良苦。某答曰。所謂鞭倒藤矣。一笑遂別。還舍未幾。瘡痏大作。遺狀草草。不宣。

泖口 吳郡圖經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

在吳郡東境 董珮大姚寺詩
在吳國何年 利村人說大姚

園闢城 吳郡圖經吳王闢闢委計

於伍子胥使之相土。舊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恭王之六年也。
(增) 叫天 南史謝述傳。述在江陵奉兄喪還成都。乘小船冒浪而進。喪船幾覆。沒述。叫號呼天。幸而獲免。
(增) 海鹽 馬氏通志。海鹽秀州屬。按秀州今嘉興府海鹽縣入鹽官唐復置閘門。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其西曰閘門。象天劍池。吳郡圖經舊傳。秦皇求劍地。誤爲池。太平寰宇記。山澗是孫權所發以之有閘門也。

劍池 吳郡圖經舊傳。秦皇求劍地。誤爲池。太平寰宇記。山澗是孫權所發以求閘門寶器。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謂之千人坐。因生公滿法得名。
(增) 諸瓢 华山重登齊公塔詩。遺寺有門。非禁路。故池無鉢。但僧瓢。按諸瓢當時諧語。
(增) 壶全 李義山上。望相國啓東坡賦杜介詩。問禱不歸舍。履爲瓠竈。繞正此意也。與半山詩瓢字有別。
唐書儒學傳 金集京師。腕脫。唐書蘇頌傳。元宗平內難。著詔填委獨頭在太極後。閭口所占。繆倒藤。里諺注。清然如塵之冥合。

腕脫 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日。勾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繆倒藤。里諺到被。

倒藤
葫蘆經

留寓館舍。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潤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退。稍當有就筆專馳。

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制草得觀。一時侯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

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畱於此。他日持送。

此帖舊
本在後

(增)館置

韓退之贈張籍詩留之
不遣去館置城西傍

吾顏其厚

〔訂〕唐書劉蕡傳文宗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
策官獨宿賈餗廳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授中

官睡眠不敢取被選者所言皆冗誕常務類得僥

調

河南府參軍事

李部曰

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

附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徵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奉車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徵宗望見公。頤謂少卿曰。某既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爲知己。挺立紹興間。益自重。凜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擢爲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學士。詔令坦明一時。互全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爲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入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贊思致遠。發落筆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康大與。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爲程誠。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常制是夕御札。更進告甚急。翊日對輔臣。善有詞垣得人之功。已而選用從臣。抑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踰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并召二員者。謂之雙宜。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歎久之。總數日寢。卒下中書。命公爲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憇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爲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遂論次以爲公書首云。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意具載於此矣。開十三字之藏
累辱戒諭遂不敢留今併納上某自余郎罷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遺送不敏愧
恐。

今併納上(訂)原注錄公與叔諱兄內翰帖云制詞索序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乞門狀
紙百晉戒一更真書大字見賜按此帖爲徵留制草原本因其屢寄私送返之而轉致叔諱處
寫兩本見賜也知前闕行內是徵留制草之語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與宮使李尚書名懷字德升十三首

公辭郡甚善。龔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宣帝許之。今日從臣守彫
郡。必度外有所爲。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搖手舉
足。便熬熬舊作熬。舊本誤爲崇。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龔遂漢書循吏傳。龔遂字少卿。宜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詔遂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海瀕遐遠。不害弗化。其民困於帆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增)彫郡昌黎太原王公碑銘。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猶謂人此職宜少寬。無兩郡庸以自效。詔會鴻通。作彫(增)熬熬漢書陳湯傳。下至衆庶熬熬苦煎。也具有焦唇沸騰之義。又與收通。但重聲而異其文。古無是體也。定是傳寫之誤。

向來驛使致問遣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携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燠未調。古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邂逅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屋梁時也。

(增)驛使 荆州犯陸凱自江南以梅一枝寄長安與范應唯以詩
題也。晉書王述傳述與庾水璽曰江州當浮流數千供職軍府力役倍疲曳道路耳。延年詠院始平詩屢荐不入官一毫乃出守謂山壽岸成爲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憐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託耳。後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爲故事。

照屋梁

杜少陵夢李白詩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曾宏父名惇時爲台守 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然德爵之尊則莫有出公右者。又示長短句二軸。樽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矣。某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爲樂何必据虎背而坐而使道傍人指以爲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宏父詩載見卷六與台守曾郎中帖 (增)長短句宋史周邦彦傳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麗傳於世 (增)前修景裕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

(增)寓公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式微詩式微小序黎侯寓意適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意適東坡日出東門詩意大戴旌旗前修矣 (增)寓公詩微 (增)人以爲仙唐書保若水傳出爲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班最清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寺少卿遇州若水餕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此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驄從

千里一笑

東坡答范景仁書聊爾信筆以發千里一笑

某初欲倚公爲東道主從後騎一覽赤城之勝顧以世議迫隘連牆不相謂謁尙恐不免千里命駕誠壯驚愚必不見赦坐此阻闊十五年相望一涯但有企悚奉手誨具審

春臨台候勝常。目眚小閒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之奉。以陽攻
陽。祇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東道主

(訂)左傳僖三十年著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

赤城

洞天福地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葛仙翁煉丹得道之處上應台星故赤狀似晨霞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

(增)

連騎請謁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驅二十年不和謁請

千里命駕

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驥世

驥世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驥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增)驚

愚莊子達生篇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愚明汙昭彰若揭日月而行也

目告

說文告曰病生弱也

鍾乳

(訂)本草陶隱居云石鍾乳出始興通中輕薄如鵝飼管碎之爪甲中無屬微光明者柳子厚與崔魏州書鍾乳產於石乳之精靈疏密不可知底而產者固不一性由精而生者其靈滑以夷其肌膚以微由其粗疏而下者色如枯骨或類死灰

丹砂

(訂)晉禹貢礪厔若丹疏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坡公志林本草言丹砂出符陵山

(增)無聲伎

奉南史張

谷符陵是今涪州無復采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耳

(增)無聲伎奉南史張

儀宅南閣下面接松山悉情開放聲伎雜癡顛多開解

儀宅南閣下面接松山悉情開放聲伎雜癡顛多開解

吳守報罷曾安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家風凜然遂有與晤言者章據蒙推獎渠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趨台時其婦懷姪陳嫗畱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度當至官

下王孫不能自食固應爾耶更望終賜游揚諸公間俾遂寸進區區之叩

據

(訂)漢書蕭何傳爲沛主吏據音義正曰據副目屬青龍吳郡圖經續記瀕瀆旁有青龍鎮人莫知其得名之由或云因船得名庶

信袁江南賦排青龍之戰艦青龍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蓋

告時曾置船於（增）婦家富人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背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父客素知張耳乃其地因名之耳（增）婦家富人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陳餘者好孺術數游趙苦隱富人公乘氏漢書高帝紀母妃文頃注幽州及漢中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嫗皆謂老嫗爲嫗孟康注嫗音烏老反免乳漢書外戚傳婦人免乳子也不能自食漢書韓信傳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游揚漢書季布曰使僕游揚足下名（增）寸進柳宗元詩寸於天下顧不美乎（增）寸進諱諺何聲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惟台候萬福某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臚草間雖不至臚病而塊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寡諸孤呱呱不能赴救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荆溪奠橫山公胡樞密居橫山舟回詣城府親舊挽畱涉旬而後返方歲窮塞向之時扶憊衝寒弔死間疾殊不獲已耳比澤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增）歲晏

悲辭留靈廟兮潛忘歸既安兮執懷子謝

（增）臚革

禮禮運廟革充盈身之肥也

新寡

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

有女文呱呱

（訂）書益穎啓呱呱而泣揚子法言呱呱之君新寡

歲窮

（訂）禮月令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

紀星回於天方回詩迅駛光陰歲律窮張

弋詩歲寒

衡寒少陵小至詩岸容待臚將風力繁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首邱而公亦安於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增)閒寂

南史顧觀之傳蓋南史顧觀之傳蓋

昌黎東方

日華嚴門階閒寂(增)耿耿

郎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白樂天長

昌黎東方

力半明大星沒猶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照

太白自昧賾鈞三號更五點東坡任師中挽辭和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

大雅醜藉

一脫

大字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歎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益未

靖之故福唐大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增)泥中

詩式微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鄭箋黎侯爲秋人所逐棄其國而寓於衡孔疏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

(增)閩

史記東越傳閩越王注東越之別名山海經閩在海中注

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唐書地理志

福州景雲年曰閩州開元十三年更名

(增)福唐

唐地理志福唐上縣本

一部鼓吹

傳不樂世務居

宅盛養山水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善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憇色晉孫綽絕重張衡左

思賦每云三都兩

東五經之鼓吹

使臨杆誨飭長嘯屢茲冬序台候勝常某聞公苦赤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

則目病故醫療率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况公年幾七十寒

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障醫如書所云也嘗見一醫療王剛中刮瘻如神知公訪

兩醫亦妙手日位藥喜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

本在後此帖属

刮瘻

涅槃經如自盲人爲治日故造諸良醫卽以金篦刮其眼

(增)妙手

吳融詩飛就愈風知妙手也須分藥取涼濱

藥喜

注見卷一與
胡樞生帖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爛如皦日也。即日春寒。台候復何如。聞公苦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芎辛之屬。此等公未嘗恐當作宜入口。惟有瞑目。趺坐。存神守氣。可不藥而愈也。冬溫如春。令村氓無遠慮。質賣裘褐一空。而屑冰積雪。過於窮艱。饑疫相仍。更有可慮者。所冀慎疾以益壽福。

(增) 羞改

韓致光詩誰憐愁苦多。數日詩大車謂予不。賈改未到潘年有二毛。斂日信有如敝日。

(增) 赤目

宋史王仔昔傳帝憇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蒙符

其上仍焚符沃而沈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厭視爲宮妃療赤目者一沃立愈坡翁志林余患赤目或育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痛目欲脫淚出。尚苦味辛溫無毒。主風人眼目淚出。其葉名蘆薈。細辛味辛溫無毒。去風明目通九竅。不可傳。脊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東坡集有海上道人傳以存神守氣訣詩。冬如春令。胎天多傷。國多固疾。

(增) 跌坐

婆娑論結跏趺坐是相員滿。

存神守氣一訂楚辭遠遊道可受夸

芍藥名蘆薈。細辛味辛溫無毒。去風明目通九竅。不可傳。脊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東坡集有海上道人傳以存神守氣訣詩。冬如春令。胎天多傷。國多固疾。

肩冰積雪

楚辭招魂肩冰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悚然。詞句溫麗。不見主角。正似其爲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可爲公賀也。舉之謂當。一過姑翁。可翼邂逅。竟不如所料。聞似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籍籍在搢紳間。又何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溫麗

東坡云柳子厚詩在四瀾明下韋蘇州上

退之濂放奇險。非過之溫麗清深不及也。

主角

昌黎集石鼎聯

(增) 連枝

李供奉詩東樓

喜奉連枝會

姑翁

晉書術序傳時號五人故時
諸曰婦翁冰清女婿玉潤
（增）科目 唐書楊於陵傳有詔三考官止被科目宋史會從龍傳從龍知貢
博古論以觀其才（增）一旨之目 昌黎答崔立之書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
識策以觀其才（增）一旨之目 肯與夫斗智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徒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興山間與
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沒比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
云也天台並海亦復爾耶。

（增）鄉州接連仲益家宜興之西徐距長興百里而近由長興至餘杭又倍之溪
時江雨初晴思遠步口西獨上愚溪渡頭（增）柳儀曹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衆下筆揮思
水落村徑成擦亂浮查在高樹間讀查同樣（增）柳儀曹 精裁密緻燦若珠貝順宗卽位轉尚書禮部員
外郎唐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郎爲禮部
郎東坡將至廣州詩莫學柳儀曹詩舊教誤猶

海錯豐餉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爲公此費拜貺殆不遑也筆三十枚并小箋三百謾馳
上徵贊可當一笑耳女子初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夕瘁厥竟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
宿誠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尙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間敢忘設也蒙問遠遂
私布之。

（增）痰飲 仲景金匱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
（增）厥 暈厥注釋名氣從下厥起
有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

上行外及心脅也。呂氏春秋爲痿爲蹶注逆疾也。醫經作厥內經歧伯曰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爲血與氣離則爲實。實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舉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增〕宿誠懼禮能不宿戒注再。〔增〕遠次王勃秋日宴洛陽序菊酒醞忘設漢書楚元王博初元王敬禮申公戒爲宿戒亦作誠。等程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糗生設醴及王戌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糗生退曰可以逝矣酒醴不設王之意忘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自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程生曰先生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謂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與張尚書名暨字暨如

五首

茂嘉遺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龍衰晚之意即日屢茲歲端恭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故人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關而聲氣之求不間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不宣。

〔增〕天上廬陵內制集序念昔平生仕官出處頗瞻玉堂如在天上上聲氣之求

〔增〕喧寂相應同氣相求〔增〕喧寂陸龜蒙詩趨時鳥閉門喧寂不同調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賦而已屬者南北解仇上下厭兵姑爲息肩之計唯高才獨當天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爲國用之大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輩諸十七色錢者諸將之兵或淪於異域或去爲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驅坊車營務無一車馬而廩於官者千餘輩如學官書局禮樂之司尤爲不急版曹坐視太息莫

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事。庶幾朝廷解絃更張。少寬徵斂之急。省書有不自專之謂。唯某能識公此意也。

息肩

〔打〕左傳襄二年子匱請息肩於晉後漢光武紀初帝在兵間久厭

三省

文獻職官致謂中書

門下尚書也唐書劉

辟道傳三省都事主事主書

曹宋史薛弼傳弼監左藏東庫內侍從旁調相美惡多取之弼白版

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

〔增〕版曹

曹肅治之同平園號紹興初駐蹕臨安六宮百司事務紛至版曹

鮮能〔增〕誰何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

陳利兵而淮河

解絃更張

漢書董仲舒傳賢之舉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理也

稱職

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整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原戶部尙書謝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聯、中謝、病以樂天下版圖之繁治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五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暮口滋好大務功悅新厭故遂底跡魚頸尾之害窮致群羊犧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革氓擠擊不擇喪極當弱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貲吏部豈法涵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刪府當俟太平盡解空餐盡墁浮食在宜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國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缺然智力已嘶聲貴重若爲報稱不負使令固有欲奮身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姪黠聚斂之臣救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閔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以廢之委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刀而立斷初無投首屈尾之虞則解紝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某久安窮陋雖不相聞而一時名德中外所向固不必尺書啓問而後察也。即日冬序早寒共惟占候萬福某妻母年幾八十得疾臥山間不獲已扶櫬一詣而寓舍在境中。

小舟由徑。若販夫賈鹽。逃免征輸。不敢矯冠蘿舟。車四達之歸。東道主乃平生握手之舊。望之若霄漢。然置形避影。浹日而返。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增)名德晉齊廣亮傳記以名德流調弟冰以雅素垂風(增)冠蓋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增)四達戰國策樂開對燕王曰趙天佛景雲等四達之國也魏文帝詩通臨四達衢東道主與李尚書帖注見本卷(增)匱形避影漢書孟嘗傳嘗單身謝病躬耕豐次匿影藏彩不揚華藻(增)浹日周禮天官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飲之注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挾與浹同國語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太宰縣治

向傳進端殿牋樞省。豈惟區區喜可爲天下賀也。久之乃聞尚畱京兆侍從久次。僉論所屬。固自應爾。况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綿袍之舊。然冲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候也。

(增)端殿據親情帖稱端明知已進階端明殿學士

(增)爲天下賀昌黎送溫處士序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我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我致私怨於盡取也

(增)京兆

隋書地理志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急就篇注京都爲京兆絕高曰京十萬曰兆宋史職官志京府牧尹不當置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幾何之事按京兆即京尹之通稱也南宋以

臨安爲

綿袍史記范增傳增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使須買於秦范叔諭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京兆

邸須買見之而驚白范叔固無惑乎范叔曰臣爲人庸質須買意衰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乃取一綿袍以贈之至相舍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買大驚謝罪唯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沖天

史記滑稽傳魯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

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諷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樞廬簿惠睡。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祖。睡欲一歸視其墓。禫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常。旬日間復還官次。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輒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增)親情

張文昌詩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携手上高堂

(增)

桐廬

桐廬縣志本漢富春縣之桐鄉三國吳析貢爲縣宋地理志建德府本嚴州太平興國三年桐廬自杭州來隸

(增)官次

左傳襄二十二年敬其朝夕恪居官次范質誠兒侄詩晉宗凡九人繼踵昇官次

與胡尙書名交修字已茂

六首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署簿共惟言候萬福。某方伺馬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之厚。樞省虛位。位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宣北門。〔訂〕唐書元萬頃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時謂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廊用 (增)馬首東〔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介曰馬首是瞻梁豎曰晉國之命 (增)勤懇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竝氣歛歛懼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增)勤懇鵠鳴而流鶯井夷灶唯 猶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某用新舊粗細雜木築一室。歲前當入居之。聞公大木數千章。方自儀真來而召節已

行矣。昔白公丹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至。殆此類也。

千章漢書貨殖傳木千章竹竿萬個 (增)老杜遊何將軍山林詩百頃風漂上千章夏木清

(增)

儀真

南唐冀迎樂鎮宋初升爲建安軍大中祥符間升號爲真州治揚子縣政和中號郡曰儀

真丹籠敗

白傅同微之贈刺史詩萬壽朝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獨持起
始知煙飛始知舉會間隙隙不可移樂灶今日敗詔書明日追

五代吳劉廷解傳薛文遇手書

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六一班班林
間鳩寄內詩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

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樞庭黃閣自此超進且仁非常之間也。

玉堂視草

金安道舊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縑二幅每字僅二尺除淳化二年十月賜翰林承旨蘇易簡時上謂宰相曰他日爲翰林中美事也今寵在玉堂前楣之上劉元城語錄玉堂兩

字人多不解此出李詩傳玉堂殿名而待閣者有直署在其側李詩時侍郎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署至英廟嗣位乃命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二字復翰林門沈存中筆談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金華進讀

訂漢書叙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時上方向學鄭寬

黃閣

漢舊儀丞相聽事曰黃閣

杜少陵詩尾
聖登黃閣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卽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老成持重擢居要津可爲朝廷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叩謁

(增)贊喜

周禮秋官大行人賀

已茂

鴻臚本集胡尚書行狀已茂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從子世將

者相繼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爲端明殿學士措紳歎詫爲江左衣冠之冠

(增)持重

後漢書任隗傳隗與司徒

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要津

(增)國門

周禮子美詩賓從雜踏實要津

司門掌授管鉞

以啓閉國門

錢唐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嘗草草具答矣比還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

方小定不有脫嗣音非敢懈也卽日恭惟台候萬福聞會稽回祿居第不至驚擾否

屏代直行且卽首遂登政路庸慰延望

(增)錢唐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出遊渡海諸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錢唐縣志唐改唐爲塘

(增)親客

歸田錄魯肅簡公居洛堂巷有酒肆在其側公易服飲其中真宗召問何故私入酒家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適有鄉田親客自遠來達與之飲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以爲忠實可大用

(增)將迎

謝康樂詩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增)會稽

同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紹興府志秦山陰將地陳衍真會稽縣

回祿

冥水神回祿火神郭儀曹賀王參元失火書爲天火之所激燒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呴子也

(增)北屏

夢溪筆談學士院北屏在洛堂之南便於應召蘇內翰到額謝執政啓入參兩

然每玷北屏之榮

代直

注見卷六(增)卽真宋史陳璫傳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與錢舍人帖(增)卽真卽真理語子正榮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飾也

比聞榮躡八座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寄台候何如少意德發
孫朝請字德發學博而行高久安閒散去年全真荐之舊本脫之字張孫翰林名

發云與公布衣之舊特未也故不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耶今因其行
輒草草上狀

八座

訂後漢書百官志六曹尚書兼令僕二人爲八座舊皆刻治八座(增)記室續事始漢白官比于文昌二丞方於晉時杜工部遷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大將軍幕府皆有徵（增）開散昌黎進學解動而得勝名亦一鳴驚人見前與張尚
肅掌章表書記文徵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書帖冲天注

與致政楊尚書 中條 二首

新書聞季高劉侍郎名岑字季高已爲鏤版序引容少將思納上第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

小兒蒙期待之過衰老追懲往詣但欲教咸耳一笑

此帖舊本在後

（增）新書謂切韻類例也詳見後帖教咸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年十八以萬年爲郎抗直數言事刺謫近臣萬年嘗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數咸謂也

別去彌月時奉誨師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衰老廢學技止此耳大意言類篇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公因之作類例啓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夙昔向慕之意

技止此柳河東三戒皆無廳虎見之以爲神他日噦一鳴虎大駭遠遁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薄倚衙驅不勝怒驅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躍大驅其肉乃去

原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學自六藏百家史氏之籍錄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鑑家刻方言地志浮屠老

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麗園之大固，無鬼神林萬里，海外荒煙渺幻，不經之說，尙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取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口賦。奏天子見口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則取其要，顧師古爲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而世溺於所習，屢常道故，讀書趨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蠶侍郎弄筆，宰相貴爲公卿，遺臭千載，可爲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鵠烏跡之遺，趨高顧異，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審難字，通日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聲節稱齊，獨在唯覽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塵賞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術，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還東頭供奉官，邇閣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沿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註切韻樂與學者共之，背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澈增口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編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卽其書，科別戶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和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爲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輕而有華竺之殊，與昔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機悉備具，雖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篇朱金。

與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 六首

異時窺見一斑，因_{疑當}知公不在餘子之後，分別俯仰二十年，恍如隔世，而貴名暴白。
又如青天白日在十目之上也。卽日冬序晏溫，台候何如。某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
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遺一紙，而不能以累幅爲禮也。

一班

(訂)晉書王獻之傳，嘗觀門生櫻蒲曰：南風不競，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餘子

後漢書韻學傳，唯齊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嘗稱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增)隔世

東城苔謝舉廢客坐廢累年，不敢復前，自遺南北見平生，觀舊情然如隔世人。

青天白日

昌黎與崔羣書鳳凰芝草贊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晏溫

計更點封禪書過廟至甘泉從行上廟之至中山嘵溫有黃雲焉又孝武記作晏溫漢書郊祀志
汾陰得鼎祠通謂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如淳注三輔諾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

也

(增)潛深伏奧

昌黎苦寒禪書自念方將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自公冠殊科旋躋禁路而某已除籍爲民遂不相聞屬者就聞雖大變群望而進道益德盡聞天下人物於無適莫之中他日進服大寮如梓人之用羣材豈復僥倖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增)冠殊科

宋史九成本傳紹興二年策進士謂庶官者設滿等九成對策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開懷義無以者或時懷情可不思其所以乎擢置首選

(增)禁路

秦淮海詩衣冠粉飾路雲氣繞宮除籍計漢書黃夷簡傳被病告滿二十日御史言當除

(增)就聞閱人

昌黎上宰相書改之處隱就聞者亦人耳本傳游京師從楊師學授鐵東軍令制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曰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恤刑公不憚遠直而親望宰相

(增)從學者

耶宗臣怒投檄歸從學者梓人柳河東梓人傳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歎其門額傭隙宇而處焉問

(增)梓人

其能曰吾善度材其後京兆尹將篩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梓人左手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草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者視其色俟其首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莫敢懼焉余顧視大駿繼而歎曰吾聞勞心者役人

(增)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智者歎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矣矣

每得參政兄書

張參政名守字全真

未嘗不歎服高致也

宋史全真

賢者或仕或已

舊本

自繫公道通塞喜懼固

不在我也江表氣候不齊所冀爲斯文尊生

作生舊本

自厚以位享復

(增) 參政

按宋史張守傳守字子固帖中原注曰全真是其別號也歷官參知政事抗疏敢言累引病乞去

(增) 江表

魏志文帝紀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廣開府

袁江南賦吳歎越吟荆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南北阻絕瞻邇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萬福盛名之下四海所瞻翕而後張一飛九萬其孰樂焉馳頤之私朝夕以冀

(增) 南北阻絕

本傳金人議和秦檜曰且成和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檜甚惡之落職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玄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

謗訕朝政議居南安

盛名之下

(訂) 後漢書黃瓈傳李固遺瓈薦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

軍在南安十四年副唐書房琯傳贊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高則責望偏實不副則營咎

深

翕張

注見卷一典

九萬

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參政兄諸郎晨夕侍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牙之論區區愧謝遂草一書古敘感

悰重屢賜報圓纖累幅高辭偉麗健論英發無左官戚嗟不偶之歎讀之竦然汗出別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覲彌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猶未忍藏之什翼中也

(增) 晨夕

陶靖節移居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增) 談燕

魏武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謔心

山水以談燕爲申

齒牙之論

(訂) 南史謝朓傳唐好獎人才會稽孔頤粗有才名未爲時知孔珪嘗合草表以示

(增) 圓纖

唐詩林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時吳興守錢徵與郡守李樞悉生平舊交後元微之領會稽參其酬唱多以竹簡盛詩存來東坡答陳季常書鏡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托郡中作皮篇送

去按圓缺即竹筒皮（增）左官

漢書諸侯王友序作左官之律師古注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

戚嗟易離六五

出涕沱若

感嗟（增）不偶

漢書霍去病傳諸宿將常流落不稱

（增）字漫

後漢書禪衛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頤川乃隱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增）什襲

禪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松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

焉主人齋七日以發寶革匱十重綻巾什襲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

某塊處窮陋追訟昨非凡平生一言一動皆招尤速累

昌黎公二鳥賦雜家到而售國故都

列子周穆王篇燕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增）招尤速累

戶說祇以招尤而速累

人生於燕長於楚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班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

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屋乃喟然而泣指櫬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向上一路

幽州

蓋山資積禪師示衆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拔捉影桑門（訂張衡西京賦展季桑門五百劉良注展

人生於燕長於楚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班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

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屋乃喟然而泣指櫬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向上一路

幽州

佛堂空空

傳錄汾州無葉禪師聞馬祖禪門最盛特往瞻禮馬祖睹其狀貌瓌瑋語言如鏡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

與周侍郎名執羔字表卿

九首

歸宿田里。榮悴殊途。只有望塵之歎。即日冬寒。台候萬福。某餘年向盡。志節衰落。皆非故我。獨有衰暮思故友。此心炯炯不宣。

歸宿田里

東坡與陳輔之帖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

望塵

注見卷二與胡樞寄帖

故我

東坡答李端叔書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增)思

故友

昌黎江州寄鄒岳李大夫詩樂新知衰暮思故友

此心炯炯長惄此心炯炯君應識

異時廷唱公與沈元用相先後耳。沈已登侍從而公佐小邑於宜黃。孜孜奉職。澹然無幾微

舊本無微字

見於顏面。及從公議稍申入踐禁途。進小宗伯。行且大用。而雅量渾渾。不見小異。大不榮。小不辱。來不拒。去不追。真一世之標表也。

(增)見顏面

韓文顏作言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見送殷員外序

進小宗伯

鴻慶本集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君廷俊墓志廷俊生子曰執羔宜和末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

上極爲第二除太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爲方伯

雅量

晉書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說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

歸乎舟人承言即揚子法言處夏之晝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亹亹

迴衆成服其雅量

(增)渾渾

揚子法言處夏之晝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亹亹

句

老泉上歐陽內翰第五書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

標表

東坡趙清獻公神道碑宰相韓琦昔稱趙公真人世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附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本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覩時以尙書員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牘傳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閣寺宮伯持樞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歎贊以爲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弟入爲博士行且向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徵擾自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有節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瘠壤塗炭之除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庶僚諸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憮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

臺本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台候勝常公方處顯分領劇曹四方之使持書關門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占詞累紙輸寫腑藏祇如在宜黃時何其大耐官職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歎仰不宣

顯分劇曹

(訂)處顯分領劇曹各三字爲句首處貴顯之分領繁劇之曹蓋指領銓時非謂典郡時也舊注引漢書食貨志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之文及顏師古曹輩分出之注是讀分子字爲如字

殺鵠下句則上文方處顯句既不成語而以劇曹爲曹靈之曹承連更甚宜頭正之

(增)

閨門

崔伯易感山賦閨然踰門說然相親(增)風義

李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

同君哭

雅故

漢書燕王澤傳

(增)

大耐官職

宋史向敏中傳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宗誦當對帝曰

寔門

今呂氏雅故

(增)

大耐官職

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卿往觀之既至門閨寂然宗誦徐

賀敏中但嗟唯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自公領三銓洗手奉職如在宜黃時治蹟藹然人人蒙賴矣某頃嘗居此官條格只在

群胥佩囊中。意所予奪。郎吏不能措一辭於其間。但仰屋歎惜而已。

三銓

(訂)唐舊職官志唐制選部例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各分其一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

督權吏部侍郎一爲中銓其一爲東銓銓各有印按前注引執羔父志於執羔歷官不及銓曹職銜考宋史本傳執羔

督權吏部侍郎一爲中銓其一爲東銓銓各有印按前注引執羔父志於執羔歷官不及銓曹職銜考宋史本傳執羔

領銓在其時也

洗手奉職

昌黎胡良公墓神道碑公爲監察御史主餽

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

當居此官

鴻慶本集謝吏部侍

承流支郎方明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牕之直寵恩深厚省已凌兢臣聞處書三載踰

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條格予奪

(訂)六一集杜祁公墓志公始視銓事選者三人爭某闕吏受丙昧曰當子甲授乙他闕居數日吏數丙誤甲

負某事不當得公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公不得已與內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乎

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

(訂)後漢光武紀蘇伯

行文書而已由是與廢一出於公

(增)仰屋

宋史富弼傳老臣無所告訴

歎惜

(訂)後漢光武紀蘇伯

行文書而已由是與廢一出於公

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

歎惜

(訂)後漢光武紀蘇伯

行文書而已由是與廢一出於公

阿爲王莽使遙望見春

陵郭咷曰氣佳哉

歎惜

然卓犖注咷歎也子夜反

辱餉蜀箋奇甚謹以下拜豈應恩恩點汚也遺介時初欲薦微贊而公鼎貴不敢恃平素觸冒及是拜賜滋

舊本誤作茲

見存省之厚他日亦不復自閒外也

此帖舊本在上二帖之前

(增)蜀箋

蜀語蜀箋體重一下拜注見卷一與夫之力僅荷五百番下拜注見卷一與

恩恩點汚半山次韻酬王微之贈池紙詩

恩點汚亦何怒嘉賜但覺難爲辭微贊

東坡儂歲詩貧者恆不能微贊出春榜大

公注微贊微妙之操筆也玉篇贊亦作華鼎貴

石頭與曰顯鼎貴上信用之

日佇南轍具小舟郊見屬聞嚴召倍道馳去欲寓一書亦不及殆是交一臂而失之也大暑共惟合候萬福某歸田十五年安於所習杜門面壁以盡餘齒第未有字

有脫見之

日祇益惆悵不宣。

(增)南轍左傳宣十二年合尹南轍反旆

(增)

嚴召

庚信爲杞公讓驛騎表伏願覽青蒲之

奏曲尤微誠詔尊皇之池特收嚴召

(增)

交一臂

莊子田子

方吾終身

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可不哀與

(增)

歸田杜門

東坡答廖明略帖衰頹之甚惟

有歸田杜門而壁更無餘事

失之可不哀與(增)歸田杜門

有歸田杜門而壁更無餘事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闌之望。神明擁衛。按節來還。朝登禁門。持橐入侍。暮歸田舍。綵服而趨。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尙冀厚自持。以竚參樞之拜。

(增)傳車

左傳僖三十三年鄭商人鮒高將市於周使遽告於鄭杜注遽傳車也史記游俠傳條侯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

(增)

獨行萬里

宋史執羔本傳

經祚檜御史劾

劾

孟

(增)

獨行萬里

宋史執羔本傳

經祚檜御史劾

龍之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

(增)

倚闌

司馬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胡去而晚來則

(增)

倚闌

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闌而望

(增)

按節

子虛賦按節

按節指

持橐

漢書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橐者張晏注橐持橐也近

彌節也

臣負橐從師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注橐所以盛書也

綵服

訂高士傳老萊子七十衣五

年七十綵衣以娛親

曹子建藍芝詩伯承

比上問審已關聽。春序寒燠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舉。亦儒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人物凋謝。文詞骯髒。非公在場屋時比也。然一經題評。便爲世準。當復少變乎。瞻見未期。爲斯文自重。

(增)典貢舉執羔本傳充賀金生長使

南渡

訂宋高宗紀帝決意趨應天備法駕受命改元建炎三年駐蹕杭州升杭州爲臨安府叛臣傅高宗南渡國勢不

標 **骯髒** (訂漢書枚乘傳其文
猶言屈曲也)

題評少變 (訂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
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宋史歐陽修傳知嘉祐二年真
卿時士子尙爲陰怪奇淫之文號太學體條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躡異事
向之翼薄者聚譏焉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按舊注許邵月旦評未合)

胡令受代從妹將離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爲力取漕臺一章比趨銓曹更
蒙主張無復留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逢之異他日當銜環吐珠以報區區空言
何足論酬

(增)將離 古樂府隨西行鳳皇

主張

莊子天運孰主張是孰網

晉書陶侃傳侃上表臣少長孤寒
始願有限過蒙帶朝歷世殊恩寵

盜獮 **銜環**

續齊詩記弘農楊寶昔見一黃雀爲胡虧所搏墮於樹下爲蠻蠅所困實憫之取置巾箱中養之

唯食黃花白餘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數日乃去其夜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

我西王母使者爲鷗鳥所搏蒙君拯濟以白環一枚與寶曰令王子孫潔

自位 **登三公**

當如此璫矣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庇四世爲三公焉

吐珠 搜神記隨侯行見大蛇傷救

徑 **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 (增)三秦記昆明池昔有人釣魚輪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

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與宋侍郎字德謙 二首

向來頃當是傾蓋二
字舊本誤脫蕭寺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實先及而馬首遂東不克追路必照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增)傾蓋韓詩外傳孔子造齊程木子於刺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鄒陽蕭寺故僧舍皆呼爲蕭寺云邵氏聞見前錄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既厭佳章當墮刺寧無累句代通名故吾莊子莊子方雖忘乎故

吾吾有不忘者存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懶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坎壈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增)榮踐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碑游鳳皇之池觀蓬萊之府是天下之榮踐也(增)輿論梁武帝紀行能臧否或問何爲坎壈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魏陳思王求自試表嘗恐先朝露填溝壑天定勝人史記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天

與張侍郎字養正十首

某投界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逋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綿延兩時。今則有間矣。猶未堪作勞。歲晚當卜一見。不宣。

(增)一紙書

晉劉弘都督荊州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實於十

(增)身外

陸機豪士賦挾非常之助登誠夫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沈

佺期詩酒中堪累月身外郎浮雲

(增)缺然

太史公報任安書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增)逋慢

李令伯陳情表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旱乾之餘。途窮無所向。今冬遂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糴。舊本作文采字而挽舟者率無田。皆不被賜。向來田氓之冒儒冠。迎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縛。從何易于。舊本說作於後其舊本作或有補也。

(增)呼疾急步

韓退之曹成王碑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世爲法

儒冠

史記鄒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增)挽

縛唐書何易于傳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拜易于

腰笏身挽朴篋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閒暇當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比造門屬公養疴謝客。延之臥內。一望履絰。實慰區區。伏承令嗣攜書臨寵。偶出不獲

拜尋其恨。春寒台候復何如。某歸舟已次田間。方釋肩遣狀草草。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
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又臥縕傳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
履絢莊子盜跖篇願辱幕下司馬彪

而區區古詩一心池區

還也區區懷君不識察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哀慟何及。然衆醫侍疾。二鉅公治喪。全真資政治。養正侍郎也。哀榮終始。亦復何恨。所冀自廣。

手足李華尚古戰場文。衆醫侍疾。漢書外戚宣帝許后傳。

鉅公

李賀高軒過詩馬賦隱耳聲

誰無兄弟如足如手

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隆

入門

下馬

氣如虹

云是東京

子文

哀榮終始

鴻慶本集慰

大資帖

公遠聞之

美通判

嬰疾

不救手足

墮

呼痛如之

然養生送死人

鉅公

道之常

至於哀榮則無憾矣

之美家累千金

香登七紀

屬縕之日

二晉侍喪可謂哀榮

按無憾矣之下乃注

者之詞非慰帖文也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縕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誠不昧。正如仙佛所之也。

七供(注)見卷一與孟少傳帖又北齊書孫靈暉傳爲國子博士授南

陽王綽經綽誅廢每七日百日恒爲請僧設齋又見溫公書儀

太山梁木

禮檀弓孔子蚤年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太

山丘頹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則晉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晉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增)

屬縕

儀禮既夕屬

晉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增)

坐脫立化

葛長庚雲會堂記葛仙公曰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立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有戶解有坐脫有立亡者居多南都新書志閑和尚早參臨濟晚住淮漢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峰倒立而化善知識聞覺經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交事薄知識彼善知識欲而別詩悟彼善知謐妙藥應所授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食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况逝者已在仙山佛國中區區刻舟亦何補於_{於字或是衍文或下有缺文}前日告行適聞寐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別卜一見

仙山佛國（訂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柳河東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惡力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東坡和陶詩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刻舟

（注見卷五昌黎與李翱書如痛定之人與趙中大帖痛定昌黎與李翱書如痛定之人

與趙中大帖痛定思當痛之際不知何能自處

某頓首上啓衰懦習懶老人遭患難不計書間之數疏也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比過吳中姻舊奇留遂至投轄既得脫去戴星倍道馳還而鄙事滿前撥遣猶未去殆不如客路之翛然也恩且通一問不宣

苦留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投轄脫去（訂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櫨闌門取客車轎天井壩口五陌關者勿苦留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皆有都刺史奏事過違值其方飲刺史大廳候還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首白增撥遣王逸少帖君情威益增恩恩音苦王遵之傳無當對尚書有期會默毋乃令從後關出去深惟當接遣之耳

集韻急述
也俗作忽

某再拜伏承宿恙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啓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增) 寢飯

退之贈元協律詩嘗嘗莫省默默但寢飯

(增)

令人

宋政和間詔郡縣稱君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命婦八等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

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夫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

某再拜令人出就敢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增) 敢塗

禮檀弓蓋塗龍轎孔疏敢義也謂以木蓋棺而四面塗之故云敢塗也韻會敢音攢積木以殯也

(增)

暴露

左傳襄三十一年不左傳義亦不敢暴露襄奉傳

定十五年葬定公兩不克襄事杜注襄成也說文奉承也以卑而承事於其尊者之義襄奉云者蓋本諸郎句以爲言也

某惶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必有造請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具舟詣家舍瞻送矣悚汗悚汗

城闕

詩子衿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造請淡書張湯傳造請

與向侍郎名子諱字伯恭二首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爲喜而老嫗不果遺狀爲愧即日溽暑共惟台候萬福薌林草木無恙否當用衛公故事日報平安耳一笑不宣

(增) 賢者得路後漢書循吏傳王涣曰枳棘非樊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增) 薌林宋史子瀝本傳退閒六年歸所居曰薌林十年歸所居曰薌林 報平安西陽雜俎李衡公守山傳令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附薌林銘序

兩制轉運使朝請大夫秘閣修講向子諤博極草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雜藏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尋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渝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孟蘭九畹芝三采秀千葩萬卉羅生亭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旁闕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愈發妙絕一時羣公在廷贊勸色於虛盛哉未曾有也子諤修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云

李郎得官湖外以釋女遠去爲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美已應僻法而公領版曹早令卽
還爲幸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若無衰老受賜也此上似另爲一帖舊本與下段合併今接帖內語意不相屬處尙多姑仍之伏蒙
道介貶賜誨帖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爲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
輒請上方之劍蒙是否有脫字公獨視之如敝屣足爲吾道光也新詩偉麗三復歎仰不
謂窮老復聞韶濩之餘音也輒復和答當一笑詩本集不載

(增)領版曹

宋史本傳徙南浙路爲都轉運使即真國朝未嘗真拜以他官兼領漢書韓延壽傳入守左除戶部侍郎領版曹當在其時

(訂)即真謂真拜也亦曰爲真

宋史職官志中書令

稱職爲真家書萬金

杜工部春望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全

(增)辭祿

本傳金使議和子諶不肯拜金詔謂上方劍漢

禡職爲真家書萬全

連三月家書抵萬全

(增)

辭祿

上書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謂上方劍漢

朱雲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其僚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正主下無以爲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廣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師古注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按帖語似指陳東歐陽故事宋史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偏儒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

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邦閑邊聲宜誅六賊博音四方以謝天

下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主戰又上書抗論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

廳壞之嗚呼震地高宗卽位上書乞罷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濟青遠以語激

怒高宗乃與澈同斂於市按史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尚氣大言憂國憫告出於天性伏闕上封事極誠用事

大臣遂

新詩偉蹟

(訂)東坡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

詔渡餘音

(訂)東坡答毛澤民書獲新詩一篇及

見殺

新詩偉蹟

(訂)東坡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

詔渡餘音

(訂)東坡答毛澤民書獲新詩一篇及

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

與五九兄提舉 六首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梨甚美方悟唐人所謂釘座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蜀箋未嘗見之旣無左太沖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蒙馳脫莫喻感戢

崖蜜

(訂)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夜話崖蜜見鬼谷子謂櫻桃也

食新

左傳成十年晉侯召桑田巫

詔渡餘音
餘音

晉不食
訂座 唐書崔遠傳有文而風致峻

新矣 整世慕其爲人目曰釣座梁 蜀箋 王剛中成都古今續記府城之南有浣花江支流爲二臂

左太冲 (訂) 晉書左思傳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落潤皆著紙筆遇得一十倍價

(訂) 戰國燕策蘇句卽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歎服人競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代說淳于髡曰人

有賣駿馬者住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聲價十倍李供奉與韓荊州書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聲價十倍李供奉與韓荊州書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聲問不相間忽復徂暑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福傳聞得新第在八兄之旁群從往還遂可追烏衣故事又聞貴將飭數輩挾厚資并兼此一方不免有近膩之歎也

第 (漢高祖紀賜大第孟康注) 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群從 鴻臚本集孫少墓志朝議公生三男子曰詒曰珍與公公諱岐 (增) 晉書

中郎羣從兄弟

復有封湖羣末 烏衣 (訂) 方輿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王導自卜烏衣宅南史謝密傳叔父

現風格高亢少所受納惟與從子靈運贍晦等並以文章賞譽居住烏衣巷其外雖高

流時舉莫 (增) 貴將 (後漢書齊武王穰傳李軻謂事更始貴將光) 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增) 數輩 (漢書劉敬傳) 增近膩

晉書劉與傳與爲魏郡太守東海王

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臥也近則污人

自歸耕穫田望歲與老農共爲休戚春夏旱澇

(義當作嘆) 舊本誤

兩岸車聲如雷河底拆爲十

字廩廩可畏七夕一雨接踵而來得與田夫田婦共此一飽遂復優游卒歲矣兄方即榮路而勇退於急流中獨擅一壑想同此適也

穫田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耕田者操)

(增) 望歲 (左傳襄十六年民之望君如望歲焉) (增)

車聲如雷

子瞻無錫道中賦水車翻翻轆轤衝尾彊革攀礪脫骨蛇分疇翠

浪走雲障羅鳴窟中如打衛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拆十字(訂)王安石元豐行四山篠篠

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

車望秋實帖借川音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

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

牛郎也吳俗每遇七夕後有雨名曰織女洗車

(增)

一飽(潤)明飲酒詩傾身營

優游卒歲

魯齊人遺女

樂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婦之謁可以死敗益慢哉游哉聊以卒歲

勇退急流(湘)山野錄錢若水謁陳希夷欲分華山居之自開道

退爾東坡次孫巨源絕句高才晚歲終難進

勇退當年正急流又贈苦相程榮詩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

豈無人鵠慶本集故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志公諱咬字無逸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以親

補免所居官公議認公非罪差建寧府提刑院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憂卒喪資書鎮江軍節

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

(樂)子瞻無錫道中賦水車翻翻轆轤衝尾彊革攀礪脫骨蛇分疇翠

浪走雲障羅鳴窟中如打衛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拆十字(訂)王安石元豐行四山篠篠

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

車望秋實帖借川音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

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

牛郎也吳俗每遇七夕後有雨名曰織女洗車

(增)

一飽(潤)明飲酒詩傾身營

優游卒歲

魯齊人遺女

樂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婦之謁可以死敗益慢哉游哉聊以卒歲

勇退急流(湘)山野錄錢若水謁陳希夷欲分華山居之自開道

退爾東坡次孫巨源絕句高才晚歲終難進

勇退當年正急流又贈苦相程榮詩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

豈無人鵠慶本集故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志公諱咬字無逸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以親

補免所居官公議認公非罪差建寧府提刑院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憂卒喪資書鎮江軍節

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

自兄江左代還便爲終焉之計此孔子所謂剛者大抵久立爭地如某慙疏固宜得咎雖叔詣兄(孫內翰近之子)亦復不免惟冥鴻之在寥廓下視百千蚊蚋聚一器中啾啾狂鬧可付之一笑也某嘗見世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慾澹然無求一出火宅便是極樂國

(增)終焉(南史劉毅要傳)游於匡山遂有終焉之意杜詩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吳鴻

(揚子法言問明篇)馬

飛冥冥弋人何算焉

寥廓

史記司馬相如傳點明

視乎啾啾狂鬧

蘇軾詩京洛集市廣佛寺篇凡夫造惡之地

極樂世界

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莊嚴

藏澤

若小器聚蚊啾啾狂鬧微羅門蟻擾擾紛爭

極樂世界

無地獄餓鬼畜以至蛆飛

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長生不老衣

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火宅

(訂)法華經三界無安

我

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火宅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

增收濟之又經長者以牛車羊車

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
(訂)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鴈門郡五台山也巔積壁冰風

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東坡詩西登太行嶺北望晴涼山

(增)苦海鴻慶經引諸沈

冥出於苦海

辱貶教具審寒雨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卜遠日矣留視封空而還去家彌月百爲未集又屬時序酬獻之冗亡女葬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咽

(增)卜遠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傳宣八年禮卜葬先遠日時不懷

(增)封空

儀禮注空下棺也

檀弓喪大記

百爲

書多方

至於

百

爲大弗克閼

亡女葬送

鴻慶本集祭女二語人文與汝爲父子二十有一年不謂

其喪季冬之月吉日庚

午汝其領歎以封以植

吾兄多男子頭角巉然皆足以寄門戶投老就閒不交世事可謂盛福某少兄一歲年

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勞生可厭比因酬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定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病之處出於非常尙冀加護區區本志可見於此

多男子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蓀華封人曰請祝聃人使聃人富壽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福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相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身當無殃則頭角 (訂)李昌谷唐兒歌頭角嵯峨眉刷翠杜郎生得奇男子昌黎柳子厚墓志銘子厚少精何辱之有

頭角

敏無不通達達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蔚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

(增)門戶

晉書梁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年八歲立謂方曰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鄉門戶

勞生

(訂)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增)青詞 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書朱字謂之青詞

附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浩博大庇蒼生蠭蟻塵微于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莫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宿寓焉達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烟上薄煥突久操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婦妻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屢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阽危亦獲亡恙皆臣弟媳齊心啓許前後七寢敢用昭告婦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畏於忘懷津茲穀且祇奉靈科虔誦祕文齋脩非薦誕惟仙碧崖隔塵凡哀憫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犧孤危之命或抗愴之際若幽顯之間蠲除回祿之災消弭歲星之厄仰仰帝力式副私願解脫危懸用伸報禮雖輒愧之天莫可管窪而區區之誠庶幾片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果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病疾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興石提舉

久安田里浸忘事大之恭。荐蒙遣騎。貶賜誨飭。恩藉深厚。啓讀三過。跋蹟殆不遑也。具審履茲餘寒。台候萬福。某屏遠臥。莫償一見之願。臨書惆然。

(增)讀

三過杜工部暮秋荳裘道州手札遣與寄遞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益把鄰須滄海珠入懷本倚風山五

臥病 (訂)音阿漢五行志

妖孽及六畜謂之禍及人謂之病注病寢深也謝靈運詩徇祿反窮海臥病對空牀

與鎮守劉侍郎字季高

二首

仲脩楊尚書字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恩恩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其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甃六朝南北之限尤荷北固爲重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京口重鎮（訂）樂史寰宇記案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與達都於京口十六年遷都秣陵復于京口置有兩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熟皆置兩局於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爲重鎮（增）吳大帝三國吳孫權志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形容奇偉骨法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爾試識之太元二年薨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鐵甃（訂）潤州屬經潤州城孫權所築號曰鐵甃程大昌演繁露潤州城古號鐵甃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甃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爲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雉堞緣岡崿環四合其中州治諸廟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輒子始知喻以爲甃者指子城也六朝（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

南北之限

（訂）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堑古來限隔南北

北固

（訂）樂

記潤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別嶺斗入江三面臨水號曰北固劉禎京口記云岡入江懸水峻壁舊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顧望之便宜（漢書蕭何傳輒以便宜施行又周亞夫傳守便宜不往又張釋之傳言便宜事）（增）勝兵戰國策須賈爲魏節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孫子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當一面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增）奉法循理（清康答難養生論奉法循理不挂世網）度外按帖言度外背職制

限度之外得自便宣展布也舊注引後漢魏晉傳曰帝言且當設此二子於度外耳與此各義

茂老即胡松 樞密座上聞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方欲奉記省又承伯伯字誤或當作仲叔字 高亦遇疾不救手足至情變故荐至何痛如之某杜門待盡無由一詣少紓朋友之哀所冀抑情自廣勿戚戚於既往幸甚

驚呼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爲鬼魘呼然中渴增深文增失聲禮檀弓文伯之喪朋友諸臣忠姪安節遠來夜坐時畏人獸坐成寢鋪問舊驚呼半生後漢袁譚欲攻弟尚王脩諫曰兄弟失手足後漢袁譚欲攻弟尚王脩諫曰兄弟失手足 左右手臂之將斷斷右手曰我勝子朋友之哀禮檀弓朋友吾聲 哭諸寢門之外

與平江守王侍郎名煥字顯道十二首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區區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藩翰小駐輿議缺然日仁詔追別行展慶

越國家舍鴻臚本集秦國夫人墓志云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越國夫人之次 缺然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吾自親缺然請致

下天

外臺羣胥軒輊州縣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盜米無十四 之理當有誤通爲囊橐莫敢誰何比公案治盡得其主名馳一檄追之狼狽奔走清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

慶快也。

增外臺

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軒輅

(訂)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軒如軒毛傳軒輅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

視之如榮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亦作榮見攷工記

(增)誰何史記索隱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也何呵字同漢書陳項傳師古注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增)主名

史記太倉公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

狼狽(訂)博物典彙狼前足長後二長短狼前二

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狹不立狹無狹不行李密陳情表上之進退實爲狼狽

抵掌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注抵側擊也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區區竿牘小禮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旨發函拜覲愧汗洗然兵審初暑台候萬福

某卜以秋涼一齋府舍第恐公已着鞭矣。

此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

燕寢

韋蘇州詩兵衛森畫載燕寢凝清香(增)一水間古詩宦益一水間厭厭不得語(增)洗然正韻洗想禮切與灑同史記范增傳

變色易容古注(增)著鞭晉書列傳琨少負志氣有機橫才與祖逖爲友逖

灑然敬處貌(增)著鞭晉書列傳琨少負志氣有機橫才與祖逖爲友逖被用與琨故書曰吾枕戈待旦當恐祖生先我著鞭

異時丞相府奉周旋風流艷藉但知公爲公子也南渡之後數聞進擢奉使兌州入持從橐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雞肋耳何足以汙牛刀也。

(增)丞相

按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升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醞藉漢書

哲宗進封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今據前帖起國家舍原注知丞相蓋是岐公也

醞藉漢書

傳爲人溫雅有禮恭謹古注禮有如禮也

漢書張良傳良曰勿復事

又匡張孔馬傳贊其溫可也師古注道其寬厚也

增

奉使典州

使典州又朱博傳漢家至德

溥大宇內萬里立督郡縣都刺史

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

遂至陽平備固險拒守臣松之注

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難

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

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牛刀物理

論長鈇割雞

牛刀割雞

漁樵爭席訂蘇內輪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起山林故秦

史記蕭何有脫履如遺履爭席於漁樵不亂卒於廢庭

東陵侯奏破爲布衣貧種瓜於

長安城府後漢書隱逸傳顧公居

者漢書李冰傳屬

一日之雅訂漢書谷永傳永奏書謝上風曰

城東城府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者頗有變改

左右之介師古注言非宿素之交某燕勞送將之厚尤非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漁樵爭席鄭大賚

長卿蒙公教尚

一日之雅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而衰老殆踧踖不遑矣更

漁樵爭席之興浮雲何有脫履如遺履爭席於漁樵不亂卒於廢庭

者漢書李冰傳屬

一日之雅訂漢書谷永傳永奏書謝上風曰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爲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矣吳門兵火更二十

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訂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

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臺二十餘里今平江姑蘇館即城爲

蓋極壯麗以待使客之經過。（增）三吳，國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爲吳郡與吳西丹陽爲三吳指掌關以幽常湖爲三吳西樓齊雲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西樓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蓋今之飛雲閣也舊觀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燒若神明頓還舊觀按觀古皆讀去聲朱子詩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紀遺編。

一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聞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共爲不朽矣。

落成

注見卷一末條

縱觀

（訂）漢書高帝紀高祖嘗縣成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奇聞壯觀

（訂）樂城上韓太尉書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華胥

（訂）列子黃帝篇黃帝喟然讚曰民之過淫矣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六直侍衛鍊惡滅財膳退而閒居

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破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蹠其步

化人

（訂）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法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樹若累塊積甃焉王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增）領客

美王淹高適携酒同過詩

故人能傾客樽酒重相看冠蓋

（訂）漢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設酒吟詠終日不倦嘵嘵舉集詳見卷一與胡樞密帖峴首

然風氣肅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始有此山由來實達勝士子

桓溫九月九日宴龍山寮佐

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掩映荊州刺史歎其盛號之曰冠蓋里

龍山

桓溫九月九日宴龍山寮佐

舉集詳見卷一與胡樞密帖峴首

然風氣肅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始有此山由來實達勝士子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慨滿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龍溪碑又杜預傳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

二碑紀其勳蹟一沈禹山之下一立觀山之上曰焉知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此後不爲陵谷乎孟襄陽詩峴首長風送江陵夜火迎不朽不朽何謂也邦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比聞姑蘇臺西樓歸然下臨城中與吾公兩爭雄矣諭以齊雲畫像追復舊觀欲令裴容廁諸公間聞命愧慄某以罪戾擅棄不蓄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詔之誚理宜勾免又承飭所遺騎不令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某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某無狀公乃肯收之耶

姑蘇臺

(訂)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范成大吳郡志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歸然密帖魯藍光注齊雲畫像齊雲

在平江子城北隅之上樓下有歷政太守畫像蓋古飛雲閣也鳴慶本集載知平江府謝表一首又載龍圖閣直學士再知平江府表一首凡兩臨是州故有畫像存焉

(增)愧慄

昌黎詩郎夫忝縣尹

愧慄雖

不蓄幘

東坡岐亭詩樂哉無一事十年不續貂

(訂)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帝位同謀者咸超階越

爲情

蓄幘閉門弄漆丁嗟笑難嘆泣

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

翫蟬聲

坐時人謂之萊公不書

(三朝寶訓仁宗故相寇準自雷州司戶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卒上對

辭曰躬不足狗尾續

萊公不書輔臣稱準以忠貶死許歸葬河南府贈中書令萊國公又袁準無子復以其婚屯田員外郎張子皋爲直史館使准謂就其家祭酒之又下詔賜準諡忠愍惟演素忌準又附丁謂準

義勇聞於天下豈可以爲

姦黨所誣哉上命刊去之

某宦游半天下如姑蘇二館北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甍巨棟咄嗟而辦規模宏

大可支十世吳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比公領州而官寺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而壯麗又過昔所有者浙西諸郡守將所更何啻數十百人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一遇也。

宦游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半天下與交攻幾半天下

東坡論呂惠卿制黨高麗巨棟

(訂)景福殿賦高麗崔飛字承寬羅隱鎮海軍使院記地勢峻約而有致肥櫻巨棟間架

相稱名屋脊曰臺咄嗟而辦

(訂)晉書石崇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東坡豆粥詩萍齋豆

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

可支十世

(訂)東坡賀月大師塔銘凡欲爲事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彌勒大悲像四堵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

世官寺

(訂)

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地震壞敗城郭官

壯麗

(訂)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寺及民室屋師古注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壯麗

(訂)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閑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

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遇吏民如塗人坐席未暖已屈指計去矣自公臨州屬有三年之淹功烈偉然間見層出若有鬼神雖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斂衽歎息以爲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扶頸持危垂名竹帛爲中興第一非公其誰。

傳舍

(訂)漢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聞多矣老泉術論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自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憚怍於上

席煖

(訂)文子孔子無閒見點突墨子無暖席

閒見

層出

昌黎貞贍先生墓志銘

(增)若有鬼神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增)忌前舊唐書賈曾傳契苾何力沈毅特直有統御之

才然頗有忌前之癖李商隱
時謝咷真堪憇多才不烏翦（增）好勝漢書張良傳

古注紂（後漢書鄧禹傳禹見光武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楊修答臨淄侯牋銘功林鐘書名竹帛孔平仲雜說蔡倫未造紙以帛爲紙所謂竹帛也

帛也

比詣大府連夕蒙館置燕勞甚寵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歎而已辭去兩月不敢以竿牘常禮致於下執事即日秋暑恭惟台候勝常公名聲籍甚中外一詞非吳門一藩所能留也日佇徵拜

（增）大府少陵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增）館置昌黎詩館置使讀

名聲籍甚（訂）漢書陸賈傳賈游漢廷公卿間

名聲
蹟甚

不望榮載載彌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疏相求於末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即日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本脫作纏繞一恐當作二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憊上狀

復字舊
本脫

作纏繞一恐當

作二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憊上狀

榮載

（訂）漢書匈奴傳甘露三年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榮載十師古注有衣之就也後漢書與

（增）末

度莊子明於本

陳人（注見卷二與）被病樂府古辭歌妻子被病行不能

（增）被病東坡答李瑞書

數係於末度

楊柳客帖

（訂）東坡答李瑞書

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纏繞（訂）東坡答李瑞書

情累隨手掃滅猶恐

不脫若更反覆尋探便輕撓人矣又與牒

(增) 眠食

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昌黎與孟尚書書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正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五

與平江王守字中道二首

比詣大府一望儀刑喜過始願。馮軾之寵大亨讀之饗皆非某當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餞。遂約壽朋莫內翰字壽朋以按兵日分路而旋會公移告不辭而去。又抵疏慢之咎。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麥未種今已覆塊更復宿留則柳生肘矣。一笑。

馮軾（訂）軾通式書式商容之間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備而憲之遂以式爲敬名左傳僖二十八年君馳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大亨

易鼎象傳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賢移告漢書高祖紀高祖常告歸之田李斐注告休謁之名孟康注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

將官屬歸家治病按注所引清言謁告然官事公移本謂之移告晉書溫驥傳驥反幡灑泣登舟移

告四方征鎮文心牒龍檄移牒者易也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陸棟之移百官武移之要者也

（訂）清江孔平仲不熟詩首里西風不奈香鴨泉璽塊東坡雨後微寒徐君徹携酒見過坐

落實氣登場老牛知了耕耘債蕪草坡頭臥夕陽璽塊上作深溪沙洞

宿留漢書鄭

留海上師古注謂有所須待也柳生肘（訂）莊子至樂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昆蟲李尋傳棄須臾之間宿留督言柳生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

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屬者陪後騎聽鼓角之雄觀輪奐之華一快新曬而

使君雍容尊俎。譚笑多聞。又爲一時風流之冠。不圖襄莫獲此勝。特區區慶幸。何可勝陳。

城郭人民

續搜神記遼東城門有精表柱忽有白鵝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合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舉案達上沖天列仙傳蘇耽去後忽有白鵝數十隻集郡東門接

上一隻以爪攫板作瓦書云城

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增）鼓角

演繁露崇山峻嶺與黃帝戰帝命次角爲龍鳴禦之注大角

諸帥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汝當碎首於張燕驅以告急南史張興世傳興

世位致紛事中欲往襄陽父仲子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欲

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境州

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鼓角樓始此東坡次韻范叔仁留別詩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增）輪奂

禮部書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矣馬注與卷二首帖頭音注互見（增）勝特

東坡詩一歎難力致遠近有勝特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辱兩帖喜聞起居狀寒溫不接又復決辰歲晏霜嚴台候勝否某亡女葬送種種關心

大類刻舟矣屢端不獲展賀即慶新拜不宣

（增）決辰左傳成九年決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杜注決辰十二日也（增）關心

鮑照詩萬古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杜少陵酬郭十五判官樂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刻

舟

（訂呂氏春秋楚人）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墮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唐書蓮華志張九齡疏言吏部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

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東坡詩墮笑東坡癡
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廣韻契通鑑刻也

(增)新拜 江總長安道詩五候新拜罷七貴早朝
歸元微之詩司存委卿士新拜出郊畿

吳興山水之國向來牧守坐則閉閣出則領客於風樓月榭之上日飲無何以至終更
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寓公寄客迎餞紛然酸鹹異嗜朝慍暮喜日慍悔咎豈復
異時時酒臨賦之適比公領州餘刃恢然士民按堵歎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彌
時不聞安否卽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諸商以絲織博換米麥者相屬於道
使君謠頌雜然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吳興山水九域志湖州古吳興郡城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皆客非特
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

(增)閉閣漢書韓延壽傳高陵民有兄弟溫曰延壽大傷之移病不聽
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爲事事因入臥傳舍閉閭思過兩昆弟深自愧皆肉袒謝願以田
相移終始不敢復爭(增)風樓月榭沈約郊居賦風姿累翼月榭重檻虞子山哀江南賦月榭風
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增)風樓月榭臺池平橋古溫庭筠詩月橋風亭繞曲池粉牆回互互參差日飲
無何(訂)容齋隨筆云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師古注亡何言更無

(增)紹興高宗南渡後五年改

元紹與保釐書舉命命畢公保釐東郊孔安國傳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增)寄客抱朴子榮位勢利據如寄客死非常物其去
不可得留按寄客卽寓公寓公亦曰寄公

酸鹹異嗜昌黎公門廬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東坡與金山

暮喜元長老詩莫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又送參寥詩酸鹹衆好中有至味水
(訂)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聊於已也先班之曰與若芋朝

暮喜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日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聖人以智競羣愚亦猶狙公

以智窮衆狙也名實 詩酒臨賦

和裴諝宋述洛陽人以進士擢第爲郎嗜畫好作山水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登高臨賦餘刃

莊子養生生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按堵

漢書

高帝紀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助注按

次鶴塔牆堵也師古注言不遷動也

名下無虛

（訂）宣和畫譜閻立本嘗至荊州硯張僧繇畫曰定虛得名耳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猶歐陽詢之見索靖碑也

（增）北史序傳隋賀蘭寬初見李大師便改容曰名下固無虛士又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入春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廟後思

發在花前乃曰

（增）相屬於道

漢書食貨志使者冠蓋相屬於道

（增）謠頌

東坡客廳明略簡昆陵異政議頌蕭然至今不忘

德政碑

（訂）唐書姚崇爲揚州刺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彌望渺然以目力之盡爲界使君領客出遊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城也何由追蹤後塵以快一睹

（增）白蘋洲王介甫送王介赴湖州詩遙想都人迎下舟白蘋洲渚正滄波李曉箋白蘋洲任雪溪之東

南去州一里上有魯公祠真卿芳亭內有梁太守机仰詩曰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因以

名蒲蓮

（訂）東坡練城觀荷彌望（司馬文正公詩）楊雄蜀郡賦亭學周望賦乎青

洲蒲蓮

花詩蒲蓮浩如海葛江淹東閣賦青樹玉葉萌望成林與胡叔密帖

碧落仙翁

（訂）葛洪神仙沈羲傳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衣界丹版拜羲爲

芙蓉城

東坡芙蓉城詩序世傳王遇之

高與仙人周瑞英遊芙蓉城元豐三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又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芙蓉仙人舊遊處

後塵

（訂）鮑明遠舞鹤賦題後塵翻繡先路古今詩話牛僧孺赴舉投文贊劉禹錫禹錫對客塗鼠其文後劉轉汝州牛出鎮漢

南往道汝州駐旌館牛賦詩尾句云莫嫌特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與常州吳守 李介之 三首

某投界天涯。跋踰門牆。但有執鞭之慕。而衰暮日就灰槁。謂不復償此願矣。屬聞弭節鄉州。遂分餘庇。於棠陰之下。不圖晚遇過願之始。可謂欣榮。卽日溽暑。恭惟台候萬福。某雖未卽趨拜。而二天所臨。聲光恍如接矣。

(增)天涯

白香山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執鞭

史記晉安傅賛假合公子而余雖爲之執鞭所折蓋焉

日就灰槁

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

天而嘵嘵爲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弭節

漢書李廣傳節自

棠陰

後漢蘇章傳章字肅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

紫微詩漢風洛下同羈思遙日棠陰得醉歌

(訂)劉文房詩幸容棲託分猶戀舊棠陰杜

後漢蘇章傳章字肅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

二天

太守車行部按其姦威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

甚歎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處

聲光

昌黎答侯處書雖已下之

聲光

昌黎答侯處書雖已下之

聲光

晉陵自大盜焚剽之後。如卜供軍興。與寓公過客廩稍之費。初不乏。比年水旱。遂費料理。春來驕亢益甚。境內魚鼈之聚。亦已揚塵。比得一雨。少紓目前。而邦人延頸。猶望隨車而來也。

(訂)舊唐書地理志晉陵

增)焚剽

史記酷吏義縱傳義縱少年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外焚剽殆盡

軍興

(訂)漢書舊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廩稍

(訂)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命

(增)料理

晉書王徽之傳

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謂徵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梁竟陵黃應沈人衣皂裳相料理

(增)

驕亢

歐陽永叔詩自從還

揚塵

注見卷二興
路樞密帖

延

頸(訂)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常效貢職不致消息延頸攀頭喟然者嚮風雲義

隨車而來

謝承後漢書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

驅不往獨不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鄉入界卽雨

(增後)

漢書鄭弘傳注弘消息經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郡學舊有季子廟貌廢於兵火二十年矣父老追數宋興以來吳氏臨州方自公始祠

屋起廟當有日矣昔韓文公記三衢(當有徐字)偃王廟實州刺史徐達夫所營此故事也

季子(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墓在黑陵縣贊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按郡學廟未詳所始)(增)

廟貌

詩清制序變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

爲之耳諸葛武侯黃陵(增)吳氏(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之葬荆蠻自號句吳無子弟仲雍立周武碑廟貌去使人歎息(增))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夷廣韻後因以命氏(增)

臨州張說錢諸刺史詩股肱(訂)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東坡四偃王廟

韓文公潤州還入郡父母更臨州起廢望亭詩的請使石重起廢落成並鑿換新銘

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感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

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私復爲刺史放守達夫廟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

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集事惟月若(增)故事

范魯公贊舉進士和凝爲主文凝

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表鉢耳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曰從此廟堂誰故事登庸表鉢亦相傳

與常守莊右司六首

墨榜同升更四十年公領鄉州始獲奉周旋而存省流落最厚方此欣賴遽復解去祇

憫然自失也。卽日大晉台候何如。相望只阻一水而不果趨拜。尙得以尺書啓問寒溫。

墨榜

賈魏公議錄李紵侍郎將放舉人命筆更勒紙書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利亦善書召令終其事值褪醉以耗筆染不能加墨追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遂成故事

(增)

程大昌雍錄

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

(增)

奉周旋

注見卷一與胡樞密帖

流落

(訂)唐書李揆傳家百口資無祿匱食取給牧守稍厭惄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明皇雜偶柳河東詩沈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

比自湖洑展墓歸舟過沙子五百里。地非甚遠二字有誤望見一大艦南來而河流如帶不敢爭道暫橫河壩須其過既至迺使君所乘舟也野次既不可通謁便欲尋索紙札具一書比及緘題度已過沙子不可追路矣第蒙德已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今惋悵。

湖洑

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洑張渚二鎮隸焉

展墓

注見卷二與胡樞密帖

(增)沙子

鴻慶集荆溪行記登舟入荆溪泊塘口夜宿沙子浦

(增)

大艦

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沒

如帶

(訂)漢書功臣表使黃河如帶應勘注帶衣帶也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之爭道

(訂)杜少陵清明詩爭道朱蛇騎蜀鄰又過南岳入洞庭湖時洪波忽爭道

(增)橫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如浮注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橫通作航

河壩

(訂)史記河渠書引河濱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號河邊地也通謁漢書翟義傳內謁徑入師

紙札

(訂)南史齊江夏王峰傳峰因張氏舍時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闌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

側聞先驅已次封內秋陽方熾伏惟台候萬福邦君據按州人皆快一睹如衰老筋力。

尙堪爭先而不敢以野服造賓客下塵。諒蒙察恕。

先驅

(訂)左傳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轂策御王孫揮召摺爲右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犇馬

封內

(訂)公羊傳僖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內者則不祭也史記商鞅傳五羖大夫相秦發數封內而巴人致貢(增)據按東觀漢記劉元佐貴母見縣令走庭中白事戒曰吾思而父

程悉相琳性嚴毅出鎮大名師晨起據按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嘻息閭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勤策利鐵

快睹爭先

(訂)用韓文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左傳哀十三年秋更於縣亦當即而據按何安乎元佐待下益加禮選齋閒覽

不能與之爭先又水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野服

(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

衰老廢學日與田夫野老談鄙事耳旌棨在道固欲占詞爲禮不惟文思衰落而捨棄餘生復有强聒之嫌遂以咨目謝不敏猶未聞徹猥蒙高義收錄陳人雄文寵賁拜脫莫喻欣榮。

(增)田夫野老

歐公內制集序若夫涼竹簾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除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足以知榮悴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職也亦因以諱於田夫野老而已

(增)鄙

事孔叢子鄖鄆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繕之以五絲子順

曰此委巷之鄙事爾歐陽詩畊田盤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

又宜製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歐陽公與韓忠獻王書贈望旌榮惟願爲國自重以副頤聽

占

詞(訂)文心雕龍陳遵占同旨意各具禪衡代舊親疏得宜(增)強聒酬宋玘詩遠

欲報君羞強聒老高義少陵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詩使知隨俗厭雜詩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收錄陳人路樞寄帖(注見卷二與

雄文

東坡王元之畫以雄文直道

創立當世

自經攘斥。潛深伏奧。不與世相聞矣。獨有事鄉大夫。桑梓之恭。又常出於衆人之後。比次城闈。不敢告闈者。只俟姻戚借遣肩輿。便趨鈴下。已爲左右所先踐踏起迎。如芒刺之在背也。辭奉尙新。伏惟台候萬福。某適有行役。尙稽踵門。臨書惓惓。

潛深伏奧

注見卷三與
張侍郎帖

(增)

桑梓

詩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唐書

選舉志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蜀都賦棟宇相望

桑梓城闈

訂時鄭風出其闔閭傳闔曲城也說文城

(增)

闈者

略記闈者守門之賊者也五代史馬希

接連城闈內重門也鮑照詩當斯襲冠帶耶駕越城闈

(增)

闈者

範平生惡拓跋常諫諍呼闈者吾不欲

見此人勿復內也李白肩輿

訂晉書王獻之嘗經顯辟號

鈴下

訂魏志管輅傳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有鳥來入室中與燕

同基問其吉凶輅曰烏與燕閼直老鈴下耳非

妖斧之微岑參詩有客至始下自言身姓梅

芒刺

訂漢書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驕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接連城闈內重門也鮑照詩當斯襲冠帶耶駕越城闈

(增)

闈者

範平生惡拓跋常諫諍呼闈者吾不欲

見此人勿復內也李白肩輿

訂晉書王獻之嘗經顯辟號

鈴下

訂魏志管輅傳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有鳥來入室中與燕

同基問其吉凶輅曰烏與燕閼直老鈴下耳非

妖斧之微岑參詩有客至始下自言身姓梅

芒刺

訂漢書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驕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於流落踐蹋之餘。風誼漂然。三復感歎。
一再接待。側聆名論。大慰區區。而燕勞送將之厚。此當世顯者所宜得於左右。乃獨加

與常守陳檢討字應之 三首

(增)接待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

左右

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娛左右司馬遷報任安書是僕終已不得舒憇憇以曉左右

踐蹋

訂曲禮母踐履破

踐蹋

說文踏本作蹠今文作踏南史梁宗室詔傳詔幼時衣食所資皆庾信所給後

詔爲郢州信西上江陵詔接信甚稱坐清油幕下坐信別榻信不堪乃徑上詔牀踐蹋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不聞疾呼急步。一步急呼真古良二千石也。鄉參

張參政全

真常州人。以靜治名

公堂固非私言矣。盛德之後，興刑具有，尤極欽慕。日佇新拜，慰善類之望。

(增)下車

李白上韓荊州書。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時苟慈明疾呼急步。

注見卷四與張侍郎帖

良二千

石

(訂)漢書循吏傳序。施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然恨之心者，政平誠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宣帝紀：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注：霸已二千石矣，今增爲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中滿也。

(增)

盛德興刑

昭德晁氏了字

登中建中，靖國初爲右司諫。嘗移書責官布及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除名歸合浦。靖康中贈諫議大夫。自號了翁。汪應辰了齋集序以爲出死力攻權奸者天下一人而已。詩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興刑。

拜注見本卷與

拜趙中大帖

原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今蓋公聞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盡一之歌。至於今誦之，方矣。起沛中小吏，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寶尚功變法，定令以鶻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繙譖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无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爲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鳴牽而辟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爲將相一弛，一張文武，冀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服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爲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植，參之功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節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養氣之中，可以通釐三辰，讚笑俗想之間，可以折衡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爲獨言異行，以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撫張檢閑，設爲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之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當古昆陵郡也，並楚之衝，濟吳之要，爲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瘳心悔禍，屈已消兵，南北解仇，江臬嶺營，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

一偶然而檢討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闢而爲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安者所以宣布上之仁惠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蓋公爲吏守家法過吏民有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襄遂爲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販猶欲安之况吾亦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平今公以寬厚清淨爲一州之率民不見吏吠犬生孳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悟如古之召杜爲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子也

某甌萬區區起句突其節首疑有訛文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旱勢如此雖沙子大浸如一帶耳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碩之水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而不得錢者毀車具遭鞭撻又可憫者父老言武進有隔湖隔湖當作下同而晉陵有太湖若引而注之漕渠并灌兩岸之田州縣出片紙可辦也隔湖在塘口去西門二十里晉陵自薛堰湖口出南戚野古墅字無錫自直湖港出絡絡當作洛社皆商旅舟楫走集之地如薛堰則征稅所在比見田家鑿井救旱廣深數丈四野殆徧而沙土崩搖中傷腰足比比皆是今集衆力開撩泥淤不過數尺可貸鑿井十倍之勞亦無賂吏沽水之費想見欣然奔走聽命更冀財處

沙子注見本卷與莊右司帖

大浸注見卷一與張右丞帖

一帶訂漢書袁朶傳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注言微細也

瀕河訂漢書成帝紀河平四年遺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年

人行瀕河之郡師

古注瀕水崖也

斗碩之水

即用莊子外物篇車轍鲋魚乞水贊河

車聲如雷

東坡有言郡東北荆山

君下策真堪笑隱

武進

九域志常州毘陵郡領縣五望武

湖（訂）宜興縣志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東接

隱驚雷聲躍車

武進十五鄉晉陵武進治所也

滆湖

（訂）宜興縣志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東接

昔有溫姓者居此

太湖

湖東通松江南南通零溪西通荆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

章昭曰五湖者也二說不同越絕書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增）漕渠

即運河也明一統志運河自無錫縣界

太湖北通蕪浦港與武進中分爲界相傳

薛偃

貫郡城西抵鎮江府丹陽縣呂城塘

增薛偃在郡城北咸堅在郡

（增）無錫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

（增）洛社

在無錫北境亦

（增）走集

左傳昭二十三年夫正其疆場

（訂）史記河東書莊熊禱言臨晉民欲穿

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因地稱得水

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

下岸尋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

比比

漢書哀帝紀郡

國比丘地動

沽水

少陵引水詩月映

解縛俗無井雲安沾水奴

僕渴魚復移居心力者

財處

漢書益鋗傳唯陛下財

擇師古注財與裁同

使臨枉教具審殘暑旨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邦人繫戀固不待占他日宦成名立擁

節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解印組

（訂）後漢書黨錫傳論昔魏齊達死卿解印全唐詩話賀知章上表乞還鄉御

宜成名立

立卷二見

與楊樞擁箇

（訂）劉孝威蜀道難賦想王囊橐節去復憶相如乘博歸

密帖劉夢得宣武節度分狐公先廟碑援節總戎率身和衆

竹馬迎

（訂）東觀漢記郭伋爲并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

迎伋辭謝之事訖

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詔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遠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與常守秦直閣字楚材

二首

即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一天之喜而不敢恃宿昔輒以幅巾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間已聞移牧之命區區欲攬使君之須不及也不宣

(增)開藩庾信宇文公碑承

一天注見本卷與

阮籍詠懷時携手等歎愛宿昔同衾裳幅巾後漢書逸民傳法其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跑水傳注

謂不著冠但幅巾東首也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公歸爲我道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調閒書文帝

紀太尉物曰願請問師古注請容暇

(增)移牧劉孝緝司空安成王碑

尤矣宗英移藩改牧

攬使君須建康實錄晉桓伊字叔夏時上嗜酒司馬

導子專政昏亂謝安女婿王國寶詔媚於導子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國寶後與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

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卿爲一弄乃放笛曰臣於事外乃不及笛然自

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第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將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

奴善相便申帝頗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時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患同且佐文武金縢欲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仰可觀安泣下沾巾乃越席

而就之尋其根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增)東坡次韻劉蕡父登黃樓詩不矜持漢節猶喜攬桓須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士民懷戀截鑑臥轍想見祖席之盛而衰老又不得容一迹於其間暑候漸近尙冀調護自厚

雲集訂徐陵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凡

截鑑訂開元天寶遺事韓昌黎牧刺史受代日吏民泣擁轂

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雲集截鑑訂截鑑十載以爲追愛東坡能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

由詩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

紛紛等兒戲鞭鑑遣割截臥轍

訂後漢書侯嵩傳嵩字君房爲淮平大尹更始元年遣使徵嵩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君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特年沈約齊故

安陸昭王碑文舉車臥轍之辭事
述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祖席(訂)史記刺客荆軻傳既祖取道漢書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風俗通按禮傳云其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

跡非不窮賞故祀以爲祖神沈佺期詩天人開祖席朝宗儀相應韓昌黎祖席詩祖席誰橋邊親委其歸然

調護漢書張良傳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師古注調謂和平之謹謂保全之

與常守王司諫字子雲 十一首

公在諫垣。叔詣兄妻歷通。言左右存首流落之意。而不敢以姓名徹門下。比聆去國。欲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禮。不爲亡負也。

(增)諫垣白居易受給事制歷賤朝廷行格勤官次諫垣郎署病其休聲。頑鈍廢禮又復懶不即斧。頑鈍廢禮一至於此。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不知旌騎所止。去違二紀。區區跂望。徒有此心。即日履茲春寒。

伏惟台候萬福。某歸田五年。故人臨州。不敢獨見。必諒此心。此帖舊本在後

百罹詩東坡先生之後近此百罹。(增)旌騎杜工部詩尚思歌

涼秋緬息體力益勝。某築室久未成。而陰陽家以度歲不可遷矣。方悉力從事於此。而水涸膠舟。種種不集。比又從人輾買杉椽二百枚。由城府至田間。一牒乞判執。他日蓋茅一把。皆公之賜也。

陰陽家

史記太史公自序嘗稱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數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網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增〕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慎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乖於無忌泥於小謬舟

莊子逍遙遊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敷舍人事而任鬼神

膠舟爲之舟覆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蓋茅一把〔訂〕卷一與汪右丞帖注

祖公案燈錄祖語神會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辱手教具審涼秋台候勝常傳聞召歸之命方俟出郊具一小舟償一見之願省書乃

不及此當是筆端之蠅以先聲馳告否邪

筆端蠅〔訂〕晉書載記初苻堅之將爲敵也與王猛倚纏密議於幕臺悉屏左右堅親爲敵父猛感供進紙星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果於筆端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測也於早勑外宿准之成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韓狀非常我固惡之異苑晉明帝嘗欲舉告乃屏內室去左右下惟作詔有大蒼蠅穿帳而入舉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卽蠅所集處蠅傍有赦喧然畢復

使臨領誨飭具審秋暑台候萬福苦熱彌旬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一雨遂翛然此邦君與民共者耶

苦熱〔訂〕樂府曹植苦熱行苦熱但曠晴越夷水中藏魄照亦

東坡與程全及帖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

有苦熱行入文選東坡秋懷詩苦熱念西風常若來無時引領二句

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

也翛然莊子庚桑楚能翛然乎能洞然乎〔增〕自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南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香山松聲時竟夕遂不寐通體俱翛然

與民共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南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彌月不遺狀。新涼台候何如。一雨沛然。苗槁復興。公之慶聞。公已治倉庾。行見肩足所任。四面而至矣。

倉庾

漢書文帝紀發倉庾應助注水潤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增)

肩足所任

東坡錢塘六井記六井累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湖右井皆竭民至以轄缶貯水相餉

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車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始沐浴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州人洶洶不爲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故不敢拜問。秋防有所聞。警誨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一飽已可占矣。

(增)逾月

禮檀弓又多乎哉

(增)方州

太玄經支潤都序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晉書殷仲堪傳爲荊州刺史每語弟子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篤乎昔時意今吾處

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幹

其存之班固典引卓犖乎方州溢乎要荒

淘淘

漢書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注匈匈譙擾之意也揚雄羽獵賦澗澗旭旭

長驅

可說國策樂毅輕兵貌

卒長驅

(訂)

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至齊屋故變以茅蓋屋蓋言其稍聚高大如屋耳

其稍聚高大如屋耳

踰歲農圃。未嘗一拜鈴下。而公達觀一視。問遺之勤。不閒荒遠。婁屢拜重餉。愧感之深。

(增) 達觀

禁裏達觀亭詩噴撒
四無際因之名達觀

一視

韓文公原人篇是故聖人
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曠冷未定。恭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故交。慰藉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俟召歸。具小舟郊見。少敍區區。感藏之苦。

(增) 存錄

後漢書李燮傳災眚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

慰藉

後漢書隗囂傳尤武素用敵國之儀所以尉藉之良厚黃

山谷詩富貴不相忘寄聲相慰藉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雨暴發。紅紫紛然。一掃而盡。殊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

(增) 寒食

先賢傳并州以介子推焚死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
農風俗通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爲寒食紅紫

時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

丁寧紅與紫
慎莫一時開

牙兵傳檄。適以體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體汗下。意是久雨中寒溼之故。盛禮臨睨。輒口占授兒輩占謝。他日別當具記。

口占

後漢書游俠傳陳遵爲河南太守召書吏更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得几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自公繇西省進領北扉。貴名暴白。雖在窮陋。固已懷堅高之慕。夙者臨州。適在桑梓。區區欣賴。過所望焉。即日歲晏沴寒。伏惟台候萬福。謹上狀不宣。

西省(訂)晉書徐邈傳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馬氏通考宋制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某昨夢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簪紳坌集。不敢以野服進。盡在衆人之後也。

(增)開府晉書齊獻王攸傳子越從問求開府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東坡寄劉孝叔詩走馬西來各開府

全集見卷二與胡櫟密至注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蟄皆奮。蘋榮向榮。早蓋班春。當自茲始。某退耕一廛。今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百蟄(訂)禮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成動啓戶始出王平山詩高冠大帶漏門下舊如百蟄乘春雷

阜蓋(訂)後漢書樊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校伏熊軸阜蓋黑轔右

驥（增）班春

後漢書崔駰傳袁軍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麻諫案乃強起班春注班布春令

一廳

周禮一夫田一麻注百畝曰廳

與常守虞龍圖季澤

七首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剽聞而不數啟問頑鈍廢禮不爲亡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二天後漢蘇章事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陸機周孝侯碑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刑

（增）剽聞漢書朱博傳耳剽日久師古注

膝席（訂）史記商君傳術缺復見孝公與對休

（訂）晉說命牧對揚天子之休

剽劫也猶言行聽也膝席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與對休

（訂）命詩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鋒

車（訂）晉書宣帝紀帝鎮關中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晉大遠乃乘追鋒車晝夜

楚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又與服志追鋒車號二道鋒之名取其迅速施於戎陣之間投界於此遂削迹於門下豈應重勤省錄煩費公帑伏枉厚餉禮意兼重適以上蒙少

留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增）削迹

莊子山水篇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增）公帑

唐書裴胄傳是時方鎮爭割下希恩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

（增）上無

蘇長公寒食日答李公擇詩寒食

德公方上家歸來誰主復誰賓

彌時上狀區區瞻遙莫抒下情溽暑不審台候何如麯麥登而雨白水青秧彌望一州豐年之祥也某臨安之役本爲妻母作湯餅偶舍弟追送女甥赴泰興姻期田間無壯

子弟守舍。遂過期而止。當俟涼秋一行也。

(增)臨安在杭州府城西一百里本漢餘杭縣地晉改縣屬泰州宋屬揚州初治

湯餅

注見八卷與孫節推帖

(增)泰興隋唐海陵縣地

縣屬泰州宋屬揚州初治柴墟鎮後徙治延令村

(增)守舍史記張湯傳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

(增)湯湯掘鼠得風及肉具獄礮堂下後漢書楊震立孫修傳修又背出

行等操有間外事乃述爲答記敕守

舍見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比到餘杭婦家至荆溪又少留還次村舍聞公受代矣衰

老寓一塵恩顧獨厚豈減臥轍之恠也

(增)受代

開元天寶道事姚崇牧荆後漢書注見卷五與秦直閣帖事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馬首臥轍

又見東觀漢記附後漢書續傳略同

投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上以待農隙一牒乞判執欲藉餘庇旬月致之尙可及茂老樞密

胡松年字茂老

中子讀書過目輒成誦賦詩立就出語驚人真公宅相也

(增)一巢

莊子逍遙遊鵩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庾信小園賦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增)過目成誦後漢書荀悅傳所見篇贊一覺多下筆成章耳聞

(增)能誦記晉書戴記符融聯辨明點則誦過目不忘

出語驚人老少傾江上漁水如海勢聊短述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增)六一居士梅聖俞詩集序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

宅相

(可)晉書魏舒傳舒少孤爲外家韓氏所養韓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卽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側聆造朝已戒徒御竟不獲一拜下風少展維桑之歌高情

凜然未加督過。遠廬誨問衰病。增光恩惠古敍。豈盡感悰。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閩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徒有截鐙之懲。况此衰老。感悽尙何言。

拜下風

莊子在宥篇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退捐天下築軒室席白茅開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貢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邀

可以維柔

見卷五與常守莊

(增)

教條

韓文公司徒許國公神道碑公之爲治嚴

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

疾呼急步

注見卷

長久

右司帖案梓注

(增)

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

疾呼急步

四與張

帖

傳郎

借留

後漢書寇恂傳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三年拜爲汝南太守車駕南征恂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卽日履茲冬序。共惟台候萬福。伏承已解印章。不果一陪賀客之後。賢者久留凋郡。乍釋重負。亮鷺之行。掃迹亦自翛然。卽聽除書還禁近。慰此僉屬。

(增)印章

漢官儀二千石以上銀印龜

(增)

釋重負

毅梁博昭公

二十九年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法藏

碎金錄

世間法或能捨去大權位者有語云如釋

負

(增)免驚行

昌黎藍田縣丞趙曉記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鋒以

(增)禁近

左手右手摘紙尾

魏驚行以進平立既示白當署

(增)禁近

唐書柳宗元傳引內禁

海闊來叨禁近空

令同巷往來疏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 三首

某衰病日侵。憤憤然非故我也。如公名德。世論所屬。亦復剽聞。而寒溫之間。未嘗一至。

顯貴之門。及是方得占敍萬一。

憤憤訂魏志管輅注鮑子春與管相見曰吾少好談易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憤憤者也世說王道末年略不省事歟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除籍爲民。不當以姓名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布區區不宣。

(增)下執事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猶執事昌黎新修縣志閣記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增)一日之

雅王介甫上宋相公書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

哀念一日之雅而忘終身不肖之醜願在私心宜何以報

使君開藩。一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上。近者亦至鈴下。所皆字當作以至柔梓之恭。獨某廢綱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照。必無譴過。幸甚。

(增)開藩

王荊公送龍溪翁詩一相開藩皆負骨三年通籍更從軍

與台守曾郎中名惇字宏父書錄解題作懿父十首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遺介李尚書字德升草草寓一書。審已省察。奉函教喜。聆卽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麾爲千里師帥。而發興在玉霄之上。醉著宮袍。望三山銀闕於雲濤烟靄之間。世固有揚州鶴也。

(增)一麾

杜牧之詩。嚴子行千里明公去。麾又詳見卷三與李尚書帖法。

一

(增)

師帥

董子質良策對今之郡守縣令

發興

少陵鄭

詩戶隱憑高發興新

又東樓

玉霄

峰在天台山

(增)

橫仙傳

司馬承

醉着宮袍

(訂)唐書文藝傳

李

詩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玉霄

顧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其靈降謁

醉着宮袍

白與賀知章崔宗之

等爲酒中八仙人

荷乘舟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二

山銀闕

(訂)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黃

金銀爲宮闕未到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

揚州鶴

(訂)葛氏韻語陽秋俗言腰纏十萬貨騎鵝上揚州東坡

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揚州鶴

題於酒僧緣鈔軒詩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土不可憐傍人笑此

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噓世間那有揚州鶴

日仁寵嘉別膺新命

已下九帖皆與舊摺不同

向寓狀後邱璋父云

有司倉之命久之間臨州去矣德升書來喜聞勸止卽日歲晏

寒伏惟台候勝常

昔時嚴瀨乃子陵隱處而天台亦鄭虔謫官之地世殊事異嚴壁爲

東藩

恐當作西藩地在杭越之西也

天台爲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

日仁寵嘉別膺新命

已下九帖皆與舊摺不同

嚴瀨

(訂)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

繩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興地志七里瀨在

東陽江不與嚴陵相接有嚴山在桐廬縣南乃子陵釣魚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八人臨水名爲嚴陵釣臺

也

鄭虔謫官

(訂)唐書文藝傳鄭虔鄧州舞陽人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蘇山反遣張通

軍事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皆爲天寶軍防無訛

(增)世殊事異蘭亭序

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

杜甫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

坐客塞無訛

(增)世殊事異蘭亭序

王澠少

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嚴陸
來錄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
蓋以子陵釣焉爲是邦之重云

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越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
遂清而更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改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遺

舊本誤作道

書客中占謝不盡勤懇近日有客過言吳守罷去

宏父已臨州矣窮陋寡聞久不上記但有愧慄即日春暄體力何如比見棲霞樓上梁
一有文字烏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近橐願一觀讀至雌霓富爲

公擊節

(增)上記文心雕龍書記篇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郎將奏牒汝陽子

(增)棲霞

妻荊州記棲

與陳員外書凡公之事下而上者則曰狀非公之事則曰牘記書啟

(增)棲霞

妻荊州記棲

川康王義慶建一說宋李顥守黃州時建孫載棲霞樓時地烏鵲南飛

(訂)三國魏武紀公王赤壁與蒲戰

據淮西盡江吞石壁真華賦詩黃州在何許與子上棲霞

遇於亦號二志皆無曾公賦詩之文文選魏武短歌行李善注亦不著作詩之處自蕭何之賦亦贊借用原曹

相遇事拈出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語句助發情文而申之曰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從之誰也遂使當年詩

境恍在江聲月色中

大江東去

(訂)東坡赤壁懷古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學西邊人道

都一段黃圖故事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論巾談笑間檣櫓灰

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雌覽

(訂)南史王弼傳沈約作鄭居

作入聲約笑曰僕常恐人讀霓作平聲楚

(增)擊節

晉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

附注遇雌覽讀入聲遇霓則讀平聲

擊節唱和謝靈運善裁行擊節當歌對酒當醉

原曾使君棲霞樓上梁文文見許端夫齊安集

巍然邾邑舊資魯櫟之間巒崑黃岡今據楚波之濱頃自寇戎之叛頃爲盜亂之區殘害劇於虎狼殺戮到於雞狗刑櫟荒穢豈但千家唯百家之存風雨晦冥時聞新鬼和舊鬼之哭山川不改圖籍可稽念異時郡國共理之賢多鳳閣鸞臺之舊跡前日晏寢凝香之地爲鬼變燕麥之場訪臨臯之故基獨棲霞之最勝風雨所薄僅能覆三重之茆梁柱俱傾正可戒千金之子茲因遺址盡復前規取帑廩賦入之餘無田里追胥之擾汎講懶毒覽三江於几席之間疊障排雲揖五老於鶴蘿之外孫仲謀之圓墳對峙元次山之波等在傍況茲以鼓滅烽之時闊多緩帶輕裘之暇咏王粲登樓之作寄予車存闕之心何用橫槊賦詩繼烏鵲南飛之句但當舉酒屬客歌大江東去之辭发架修梁用伸善頌

公居官未嘗廢書新著猶未辱杜教也向守黃岡樓霞雪堂遺址自公起廢樓霞樓東坡雪堂皆公守千載風流遂與東坡共爲不朽司馬子微名書絳闕身居赤城高風絕塵尙可想見否乎孫興公之賦韓公送惠師東坡送惠師當作附杜介詩高詞妙語至今與此山爭雄宏父官閒無事援筆一揮追配前作幸勿多讓

(增)黃岡本漢西陵縣地屬江夏郡南齊置南安縣爲齊雪堂訂王宗稷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先生年

安郡治隋廢州郡改縣曰黃岡尋以縣徵黃州雪堂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

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間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廳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壁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

遺址起廢訂曾守重建雪堂時何領之作上藥文有句云歲在辛酉蔚成鸞鳳之棲堂殿崇寧淹作廻雖之野雖質者視成殿爲戲事而邦人曷憑藉以追休止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坡公濱州四望亭詩敘司馬承正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

司馬子微續仙傳司馬承正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制之術睿宗玄宗召至京尊禮之蜀女真謝自然汎海

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正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往非飛仙不到自然回來承正受度後自日上昇亦見唐書隱逸傳

興公

賦

〔訂〕晉書孫楚傳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舊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音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此是我輩語

送惠師

節

韓公送惠師詩惠師洋居者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脫冠剪頭髮飛步遺蹤塵發達人四明梯空上秋旻遠登天台望衆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頂舉步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衝日輪魚龍鬱躍呼噓成悲辛怪氣或繁赤敲磨其輪囷金強既勝森六合俄清新常聞禹穴奇車去窺甌闕送杜介序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詩云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蘭露翠溼香嬌媚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翛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已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窗戶曉草生陌迷烟獨迷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煙歸問禪不歸舍屢爲孤彊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爾非塵境燒仙葩發若槐剪刻分葵蓬從今更不出門戶閑腰更昌黎湖州謝表雖使古時從佛頂巖駕下雙蓮沼

（增）援筆

〔魏志〕陳思王植傳時鄒銅在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掩含傳舍援筆爲文文不加點

（增）多讓

昌黎湖州謝表雖使古時從佛頂巖駕下雙蓮沼昌黎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自公守齊安柄霞靄堂遂起廢名章俊語藉藉滿淮吳士大夫之口天台詩詞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詞句高雅不自覺驚行中來持玩三歎豈敢獨享當與識者共之

（增）天台詩詞

〔訂〕陳直齋書錄解題竹焯諱父好之子也詩詞一卷皆在台時所作按原注止附黃州詩而台詩不附殆由台作聲卷多不勝錄歟

王事方外

〔訂〕東坡送楊傑詩

序無爲子晉率使登太白絕頂難一鳴見日出又晉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下今乃奉詔與高麗僧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莊子太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貢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通與後魏道武皇帝制官皆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鳬鶩之鳴鶻取飛之迅速也又見本卷與虞龍圖帖各義互參

原曾使君黃州棲霞雪堂詩詞

樓臺會飲諸僚一昔月近中秋好風因小雨清山眉烟外遼江練夜深橫我病自不飲君詩俱有聲放歌能取醉不必喚嘉榮樓霞偶作一首蔬飯已忘肉清心浸是滑春華空婉婉衰病苦侵凌風颺孤舟急江明遠浦澄邵樓來遠念實怯歸時登和何缺子應尋堂一首坐想未茅日山川走百強重來尋舊宅幾至泣新亭何意投天祥猶傳是歲星花疎知底物只合老沈冥重九飲樓霞點絳唇詞一闋九日尊罍要携諸客樓霞去滿城風雨記得潘郎句紫菊紅萸何意留儂佳愁如許暮烟一樓正在歸時路

天台仙佛所廬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爲東道主當爲我置體無轍蓋之嫌矣顧以頭方命薄所向累人不如其已也李舉之字舉之筆力雄贍可畏如公築詩壇當使之致師也

天台（訂）十道山川次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高萬八千丈周旋仙佛廬

（訂）名山路記天台山在剡縣是衆神所降葛

仙翁山也幽明錄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遂留半年懷土求歸既出邑屋故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傳蓋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太康七年隱天台山佛瓈峰有定光禪院曰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峰銀地汝宜居焉往來居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其後豐干禪師寒山子捨得著異迹又五百羅漢所居具載山記云置醜漢書楚元王敬神申公等釋生不嗜酒輒金（訂）漢書楚元王傳高祖第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微時辟避元王每置酒嘗爲黎生設醜（增）事時與賓客過其鄉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蓋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疑是怨嫂伯子則不得候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

（增）頭方

羅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頭候服處注總音勞醜也師古注以勺標蓋令爲聲也

增子詩未能漸面（增）命薄（增）陳雲詩安得達筆力（增）昌黎病中增張十八詩龍

默只是恨頭方

（增）命薄人順子命薄

筆力文白解筆力可獨扛

詩壇致師

（訂）杜牧訪趙

將誰登李杜墳歐陽咎海學愈詩文會余盈詩壇推子將開禮夏官環人爭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麻旌廢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最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墨折
誠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蘭臺詩文發源東坡在頴時陳無已趙德麟張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
爭默亦間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顏不作詩東坡以句桃之云君家文
律冠西京旋築詩檻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屏迹一涯升沈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省妻母之喪於臨安山中亦不獲寓
一紙第極瞻悵卽日春序晏溫伏惟台候勝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人旋即榮路黃堂
在百里之近或有一見之日也

省妻母喪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鳴巖集有黃堂郡國志吳郡太守所居室則春申君之子假君之號也
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詩因數失火塗以砾黃故曰黃堂(增) 湘素雜記天子曰
黃闈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而門內多故李氏女子得疾不治繼哭妻母又哭一從弟而亡
女葬送方在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心衰貌改非復故吾祇自憐耳

日就灰槁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佚老勞生語出莊子太宗師見卷四與五九兄提舉注朱史職官志宋祠設祠
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目數絕少熙寧以後乃增置焉李觀清話堂詩往事莫將問口笑勞生誰在定中看(增)心衰貌改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坐詩心衰而改瘦皓腕相見唯應識舊聲

台眷喜聞萬福大令嗣承奉貌類翁想今又如我長也省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
念已衰不復薦區區之說也

(增)如我長少陵元日示宗武汝囁吾手戰吾笑汝身
長又示宗武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

朱公二字誤當是京江或京口大府公家父祖舊所臨金山丞相

南豐曾子宜

祠屋與尊公所營西樓建炎

兵火燔滅殆盡而甘棠遺誦猶在邦人之口公以盛年追繼兩世舊物過家上冢訪尋

遺老黃童白叟空巷歡迎想今閉閤坐嘯雖蒲鞭亦不用也

(增)公家父祖宋史曾布傳字子宣南豐人學於兄業同登第時議欲消釋朋黨改元建中靖國布因當

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罷知潤州卒陳氏書錄解題直賓文閣曾紓公卷布之子建炎紹興之際將漕江浙有空青集其序略云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

逃於家君柄用之時輒絕於諸賢流落之後迄天地重闢能以三朝正論暴白於世視同時諸貴公子孫所謂

繼志述事者其爲東坡循守臨行出小學詩續梅

增金山相祠周益公筆錄金山大

人贊不肖何如也

增舊所臨不用催歸騎載鉢須防舊所臨

訂鴻慶集載曾紓公

勢若浮動名浮玉山唐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山有龍王池妙空巖

善才石山後有孤峰曰鵝山按曾布以宰相守潤州卒官故有祠在金山也

訂鴻慶集載曾紓公

西樓袁易志宜和初公作京

口城府事郡有西樓公徵而新之爲文記其成碑辭擣句殖與樓稱余與韓駒子杏張恐處文舍人三讀稱歎

公發仰處多作公卷參亦讀義音也子胥有題東蘭園詩序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又送曾宏父詩有見

予京江尚少年之句所題皆在京舊物晉書王獻之傳有偷兒入其室蓋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甌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增過家

上冢後漢書韓陵傳陵遷南陽太守

黃童白叟

昌黎韓公元和樂詩

閉閤

注見卷九與齊朝議帖

坐嘯

訂

後漢書

黃童白叟跡躍歌呀

書黨銅傳序汝南太守宗賚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

謚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賚主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帖

蒲鞭

訂後漢書劉寬傳

寬字文饒延熹八年

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令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與吉守王舍人名洋字元渤 六首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而窮奇所向累人。不復以姓名徹於鈴下。故人存錄。居謫九年。劉禹錫集謫九年賦古稱思婦以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諭者泉難以極數無諭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云（增）唐書本傳王叔文敗禹錫貶斥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奇窮累人東坡與濤州陳章卿讀書那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又與已早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

矣奇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

高文見寵獎予過情。雖非所當得於門下。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輒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可歎可賀也。某衰老廢學。輒作數語占謝。回啓見文集非所以報珍投也。

精深華妙（訂蘇文定東坡和陶詩引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固陋以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健之氣漫更詩話則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探道著書（訂）東坡與錢濟明帖近時數紙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顏延年五君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伏蒙遺騎馳賜歐公岐公二集。公及王岐公文集也某衰病交侵。百念灰冷。獨嗜書一事。習氣未除。忽領珍遺。鼓舞拜覲。然歐公舊版。尙復訛缺。公如少留。要當一新乃已耳。

(增)一集 欧陽集號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四卷年譜一卷陽氏書錄周益公序相印歸用諸子槩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晁子止讀書志王岐公華陽集一
百卷按宋史本傳名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舉進士廷試第二以左僕謝岐國公薨於位贈太師
除傳燈錄僧問活潑頓悟云人更有修否師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是時有無始曠劫習氣未
能頓除(增)東坡再和潛師詩東坡習氣除未盡答劉河書吾欲焚棄筆硯爲瘞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
去盡

某淪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遣騎問安否高風絕塵非今世君子所能望也衰老何以得此窮歲凝寒共惟台候勝常偃藩久矣日佇詔追以日爲歲也

廬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又勤綏御之方開藩已久比復何如方遺珥筆之氓又
徒懷研之境必也使無訟乎一笑

(增)廬陵 舊州書地理志吉州隋廬陵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置吉州領廬陵新淦二縣天寶初改爲廬陵郡乾元元年復爲吉州

珥筆

(訂)江西舊有謠云筠袁

也筠今瑞州虔今贛州黃魯直江西道院賦序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而細民險而健以輕訛爲能名曰

珥筆

筠之民惟筠爲州獨不屬於謠故筠州太守號爲守江西道院然並舉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

之明年也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增)懷研 未詳按後魏時齊俗有懷研之號洛陽伽藍記太傅以鼓舞其國風且爲高安之父老雪恥焉(增)懷研 李延寶者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帝謂寶曰懷研俗世號難治男宜好用心時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研之義私問溫子昇子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輒叩首以美其至及其代去還以其輒叩首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云獄中無繫囚舍內無

按輒俗作磚懷研或是懷磚之誤援此以俟博物者

公文勝前作非諛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如老驥伏櫪。它日當大典冊天廄四十萬可以一洗而空矣。某衰老獨嗜書一病爲深痼何日瞻迎傾倒所懷。

雅健 (訂)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雄

深健雅似班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老驥 梁府筆雖舊篇老驥伏櫪志

宋史王珪傳劉蕡奇

頗出語驚人累官左僕射文章宏麗自成一家凡朝廷大典冊多出其手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乘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天廄四十萬 (訂)晉書天廄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宋史兵志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爲天廄坊雍熙四年改天廄爲左右驍騎院少陵沙苑行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天育驍騎歌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一洗空 少陵丹青引先帝天馬玉花驥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迺立閨閣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紹裘意匠慘淡經營中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與衛守汪少卿名思溫字汝直五首

某頃罹重譖行次吳興故人臨州望望然如避垢汚炊不及熟遂亟去既次封門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留彌旬調護逐客種種加厚雖自爲謀不過此矣如傳送十卒十所定特爲減半五輩自衛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旁客路泰然皆非意望之所及也蒙恩北還公方主漕計旋領臨安時衆溫尙斷斷不敢以竿牘之私累左右而小人懷惠沒齒尙當結草也。

(增)吳興 今湖州府東漢屬吳及丹陽郡三國吳分置吳興郡

(增)封門 未詳當在衢州或非地名但謂封界之門也

(增)衛 春秋時姑蔑之地秦

讚衛（增）臨川
三國吳以豫章東郡置臨川郡隋開皇十二年改名臨川
州
郡隨龍陽郡置撫州今隸江西
斷衛（訂）史記魯世家贊朱邑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注爭圖之貌漢書劉向傳朝臣斷斷
結草（訂）左傳
宜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顧而歎故猶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報

附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

（篇首有節）余被謫不徒象郡舟次三衡領郊寺治遼陵之裝公開遺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苦藥餌肴醴之餉無虛日善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仰某官書有無爲嚴最於是五人者在道塗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謹羸遊萬里曰懷囚溝下石之燭公亦以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衰弱惶屈矜護繼悉尚榮則於數千里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有嘗論次少紓懷恐不報之責此有節公知衢曰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謂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禮不敢過也既去又緒言謂公薄已公曰諫議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故以我爲節乎歲餘嚴曉盜起公聚兵壘上塞其陰秋毫不犯盜平而諫璣公適在樞省勑公坑死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兼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音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大府爲少卿擢知臨安府遷左朝議大夫直閣誤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未全）

荆溪遇伯言

（汪大雅字伯言卷九）

知其爲少卿之子也傾蓋歡然如宿昔又得寓一紙馳

問安否重蒙省答開讀喜不勝言卽日履茲春序共惟台候萬福

林尉來還妻黨二吳

亦踵至具言德齒之尊爲一世儀刑可敬可慕也

傾蓋

（訂）家語孔子之列遭程子於濂傾蓋而語終日漢書鄧生傳謂曰自頤如新傾蓋如故

某自抵大訶。朝市已創迹。公亦倦遊。湖海就閒。東西遙相望。殆若參辰。然區區念德之
心。猶欲面陳。萬分懇途。齋恨而沒也。

倦遊

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文類注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名能也

參辰

(訂)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是因故成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辰人是以以服事夏商故參爲晉星蘇武詩昔爲質與共今爲

參與辰陳琳詩故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揚子法言學行篇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

(增)

齋恨

後漢書鴻臚傳荀與陰就書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禱命先

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江淹恨賦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要頃見曾南豐記廣德湖俗所謂鷺脰者已墾而爲田矣。今第舍所臨殆是錢湖非耶。名利之場。跬步如漆。公翛然獨往。一絲不挂。顧恨不得奉杖屨以從也。

(增)四明

四明山在今寧波跨台紹洞天記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施肩吾詩半
夜尋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觸雲行相呼已到無人境何處玉簫吹一聲

(增)二

湖

其一東錢湖舊稱周八十里溉田八百頃又名萬金湖湖中一山突然上有二靈菴其一即廣德湖注見下

(增)廣德湖

在新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

山而引其北爲漕渠灌其東北入江凡新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發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其舊名曰暨腹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彌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邱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知州事李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

(增)第舍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良父故穎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留翟氏第舍後漢書梁冀傳冀大起第舍春亦對街爲宅碑極土木互相誇競

(增)名利場

謝靈運遊名山志時有局已以濟德豈以名利之場
賢於清曠之域耶阮籍詩繫累名利場驚駿同一轍（增）
如漆柳州乞巧文世途（增）一絲不挂傳燈
泉禪師問陵且大夫十二時中作麼（增）奉杖屨
東坡與劉宜翁詩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
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增）奉杖屨
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某蒙德如邱山而未嘗一拜下風此心炯炯如觀河之見猶在也即日大暑恭惟台候
萬福兩地相望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臨書太息不宣

（增）觀河之見博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滅性汝三歲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
於今六十三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皰必今歛於童年觀河之見有童變不王言不

與秀守方學士稱德 三首

某歸舍未幾連雨彌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省書知封內亦闕雨奈何歲事正可
憂而邊聲益急念之凜然淮南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守之如歌風者
所云也董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今疾病未
去體疑其有毒舉而棄之則深痛不可爲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不敢爲他
人道也

（增）歲事可憂唐李愬嘉興屯田政績記全吳在揚州之城最大嘉興在全吳之壤最腴嘉禾一穗江淮
爲之康嘉禾一穀江淮爲之儉按嘉興古檇李地三國吳寘嘉禾縣五代錢氏奏置秀州

治唐以前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噭成羣邊聲四起

(增)

山陽

分府建置沿革志晉分淮北爲北徐州南爲徐州又分廣陵置山陽郡隋置楚州宋於此

置淮安軍歌風

(訂)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十月上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皆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

(增)

堇毒

疾(訂)爾雅釋草芨芨草郭注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李時珍云一種黃花者即毛茛一名毛茛有毒殺人莊子藥也其實不也桔梗也雞壅也豕荅也是時爲帝者也而史物性志下藥有大毒不可久服寒熱邪氣發毒者必用之淮南子說林訓蠍蛇螻人傳以和菑即愈物固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老泉權書高祖篤夫高之之視居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

(增)可口

莊子天運篇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柏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甘草

(訂)本草甘草國老味甘平氣微苦一名蜜甘名路

草臣禹錫等謹按爾雅云諸大若注今甘草也陶隱居云赤皮斷理看之堅實者是抱罕草最佳國老即帝師之稱雖非甘爲君所宗時珍云甘草味濃氣薄有元老之功得王道之化然中滿喉吐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而大戟甘遂等與之相反是亦大緩不可以救昏昧之意歟

某嘗從西山

洞庭有東西二山

訪一窟比聞鄭長卿

鄭大資

語唐子明云唐侍郎輝之字虧曾嘗言過吳

門無所得方知蘇人盡隱於太湖洞庭山也既而悔之而未有所向重蒙啓諭尤切感銘嘉禾秀州水村與吳興湖接境可匿舍處必有親舊以此屬使君者爲占留數間以託餘命如何

一窟

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謂爲君復鑿二窟

晉書王衍居宰輔不以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

洞庭山

吳郡閩輕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屋洞水經注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慈利東武俗謂之洞庭魯襄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蓋此山

也或曰本湖中蠅有光淑山舊母
震澤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

蝤蛑珍烹出於暑中未嘗至晉陵境內遺蒙分餉小舟晨夜兼馳二十枚皆無恙拜脫荷願存之厚東坡詩云一詩換得兩尖團公所餉十倍而無一語之酬又以爲作也

(增)蝤蛑

胡越風物志蝤蛑形似蟹而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攬取之四時常有唯者脰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去腮渾煮熟分擘膏酒切爲羹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肉硬酉陽雜俎蝤蛑大者長尺餘

兩螯最強鄧縣昔有人於水際泥穴探取之爲蝤蛑洲晨夜兼馳後漢書光武紀晨

爲瑩所翦夾有頭而死至今呼此爲蝤蛑洲晨夜兼馳夜兼行蒙犯霜雪東坡詩

丁公默送蝤蛑詩深透亦五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南翁雪勸加餐蟹珍海錯聞名

久怪雨腥風入座寒堪笑吳興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與蘇守季文 三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壞不可復見而遺言翰墨典刑具存某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晉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庭望堂奧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大全百斛明珠既出紀次雜亂真贗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之文固奇矣亦不能亂也不圖衰晚乃得見公幸甚過望方俟重詣扣所未喻又屬

大暑不能出昔孔北海寘虎賁於座右尙謂蔡中郎之不亡而况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山頽木壞

見卷四與張侍郎太山梁木注

(增)少分萬一

曾南豐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

(增)百斛明珠

山谷雙井茶送子瞻詩人問風月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潤明珠

紀次雜亂

本集載大全跋尾云大

卷亦有前後集所不載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風思子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附存之東坡詩文雖黃門之作猶不敢亂況餘子乎但此書改本多誤後人耳目爲可惜耳按東坡答張文濟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責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繁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增)陳氏書錄解題東坡別集志公之曾孫給事樞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難說之類亦難以類演及小坡之文且間有

就僞動入者有張某爲冀州取趙安本所遺畫冊之（增）真贗
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趙安本無應詔集也（增）真贗
春來丹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增）識真
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臣愛之信（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
然亦不足怪識真（增）宣虎貴於座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
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
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興傳家衣鉢（訂）傳燈錄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傳衣鉢爲
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傳家衣鉢甚鄙朴與虛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虛行者
一人不會佛法它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子瞻再和許朝奉詩傳家有衣鉢斷獄春秋

附答季文書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瘡而癒如瘞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
其樂甚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
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

欒城三集黃門手自綱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卽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
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荆公詩文（王荊公
臨川集作蘇集）刻於川牘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
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韓退之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爲庸俗所亂先生嘗大息
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

幾不爲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增)三集手編

子由自題樂城集引元祐六年余年五十三始以空疏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真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樂城集崇寧四年余年六十八編所

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棄以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

(增)元忠所集

東坡答劉河書蒙示書故及編錄拙時文二十卷無一篇偶者又少誤誤見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

豫章直豫章集三十卷外集

(增)奏議制誥

見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

(增)方駕

劉峻廣絕交論道文麗漢方駕曹王英時後遇連橫

卷十四

劉峻答劉河都曹

方駕許郭少陵詩竊攀和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

(增)與天下共之

劉琨答盧諭詩敍和氏之壁焉得獨曠於鄧操夜光

子美太白樂天書李太白韓退之

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

劉琨答盧諭詩敍和氏之壁焉得獨曠於鄧操夜光

子美太白樂天書李太白韓退之

原與季文書

蒙賜書一箇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破乃西臺刻上之文也拜覩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抵重半方次村舍大暑中瘡瘍作厲爬搔次骨意緒無聊酬答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之間缺然復蒙遺書累紙開讀汗下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暑當上一歟尙冀面陳(增)爬搔次骨半山和王榮道研疎嘯咀嚼侵汗下東坡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榮辱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

與常守強朝議五首

某尙未瞻拜。述陳猥懇。迫切之扣。通作仰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

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糴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屬縣胥。欲改屯田爲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沙人戶。鬪然訴於縣庭。以爲科糴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答。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郤。比聞乃不然。竊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爲縣三年矣。無故作俑。爲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糴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何。義當作此。則所用鞭朴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爲六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增)科糴

宋史食貨志和糴一欵。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寄糴。括糴。

勸糴。均糴等名。其曰依糴。歲以末鹽錢鈔在京類米付都提舉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輸邊入米。麥粟封緝。其曰括糴。豫榜諭民無得與公家爭糴。括索贏糴之家。催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爲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錢糧。信於均糴。

(增)幹人

抱朴子。臨凝結而能斷。操綫而無絲。按。贛州縣制辦之人耳。

(增)屯田

宋史食貨志。屯田一欵。紹

世忠指置建康營田仍四年耕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
個才爲永業詔河北湖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
名緣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故
元降指揮公曰元降未嘗指揮吏懼緣終不引作俑(訂)孟子趙岐注俑謂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
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正義曰若云鞭朴(訂)書舜典鞭作官刑朴作牧刑孔傳朴慢
木人送葬設席而能僵跳故名曰俑鞭朴(訂)楚也漢書刑法志薄刑用鞭朴注朴杖也
放僕人防絕萌芽以薄滌濁穢

(增)指揮 三朝政錄趙太祖曰乘快指揮一
謂秦穆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

也

(增)萌芽 漢書李

躬傳誅

屬者欵門蒙宴勞送將之禮甚寵舟還便當占敍感悰而書債滿前倚門待報訓遣遂
竟此歲辱枉誨存祇益愧恐卽日履茲歲元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尙冀他日重
詣不宣

(增)欵門呂氏春秋欵門而鍋注欵叩也 (增)書債杜牧送中丞姊夫出鎮江西 (訂)玉樹寶典正月一日爲元
之元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亹亹然如噉蔗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閒劇異宜不敢久勤願
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間陪侍玉座傾囷倒廩盡發其祕慰此區區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君子以多嗇蔗 (訂)晉書顧愷之傳每食甘蔗自尾至本人或怪
之曰漸入佳境唐庚詩噉蔗入佳境冬來幽興長 (增)順接
北史邢邵博士無賢不肖皆能順接玉座(訂)世說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博雅塵似鹿而大其
麈不肖皆能順接

廩(訂)昌黎答賈存亮書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近其光而不耀

廩其口而不傳者進足下之請懇懃猶恐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

發祕

(訂)東坡與劉宜翁書古之至人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試舉不肖自謂有受道之質伏拜先生

知之有幸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指掌盡發其祕也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蒙高文寵賁啓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守家法而文從字順

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報珍投

回啓見本集

但有刻畫無鹽之愧

履端(訂)左傳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

頌言(訂)晉書列女傳劉璡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願

(增)家法後漢書徐防傳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禹神徂厥伏道絕

刻畫無鹽(訂)晉書周顥傳康亮謂顥曰諸事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人咸以君方樂廣韻曰何乃刻畫無鹽

人咸以君方樂廣韻曰何乃刻畫無鹽宋齊無鹽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

后爲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爲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之後二十年矣更辱大貺輔以善頌其爲欣荷莫喻萬分

齋釀注見卷一與

飲屠蘇韻語陽秋云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礮鷄之類是也

希明贈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附劉夢得詩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燒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蒸助告晉海兩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

戴故後與酒亦不爲無禮。增于晚踰夜宿常州城外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居蘇廣龍作廬廬博雅廬齋屋也。櫻用修云廬齋酒蓋昔人居廬齋釀酒因名。

與常守徐計議 七首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增)宣和甲子會紀徽宗十九年己亥改元宣和

宋之南都宋州也。稱應天府宋史徐處仁字澤之應天府於熟縣人。徽宗之季以疾奉祠歸南都。起爲應

天尹徒大名尹進觀文殿學士特升大學士。舊制大觀文半宰相不除二府得

(增)建炎

甲子會紀靖康四年夏

除自國仁始。欽宗即位吳敏歸處仁可相拜太宰。史稱處仁爲相無大建明

(增)建炎

建元之明年夏

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北去五月康王構

(增)建炎

本集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揚嘗獲一

卽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丙午尊靖康爲淵聖皇帝一再見

(增)建炎

再見接待皆晦便蒙知遇按處仁在徽宗世嘗出

知揚州集中帖所首一再見是在

是謂坐馳

揭守時非建炎初之一再見也。

(增)坐馳

莊子人謂坐馳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躋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趨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絕塵而疎若莫喻此心。小雨遂涼恭維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下客之後必察此意。

(增)廢錮

漢書翟方進傳成既廢

(增)

趨舍異路

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

非能相善也。然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

款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尋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二字復出恐過是北客字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使生四角也。一笑不宣。

脂轄訂左傳襄三十一年巾車以脂塗客之車轄。生四角訂陸魯望古意詩君心莫淡薄委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脂轄林注以脂塗客之車轄。生四角劍南集亦有句云避俗妻生輪四角出門何啻路三

又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尙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瓜挿竹。兒女紛然。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河魚訂左傳宣十三年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麰乎曰無有山麰廟乎曰無河魚腹疾祭何杜注麥麰廟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禦溼藥將病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七夕祈巧

柳州乞巧父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挿竹穿蔬果交羅挿竹垂綵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騙去塞拙手目開利組繩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木居士訂昌黎題木居士詩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是鱗也木居士。福人爲神詎比溝中斷遇賓遺同爨上除朽蠭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宋陽縣北滑流二三十里逕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縣早不應爲邑令析而新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逢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江上。饋粥於是適此潮漲。聞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木拔禾偃

書金秋大熟禾偃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屋瓦

(訂)

後漢書光武紀會大雷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演川盛溢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崇遂少留然竟不免踢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增) 踢雨

秦少游贈金山寶覺大師詩青鞋踢雨尋幽徑朱火籠

紗語上方鴻慶集亦有句云

踢雨

松蹊滑衝烟夢暝深

(增) 班春

見卷六與錢舍人帖

長老彥端者住湖汎金沙已十年精鍊有行業日持鉢斂飯以給諸瓢補苴一壞刹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遺代此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刹奉佛齋衆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尼耳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也湖汎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匱俯從少慰與望

(增) 持鉢

五燈會元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當持鉢去補苴

昌黎進學解補苴罅漏張

皇甫

資聖老尼

鴻臚集載常州資聖禪院與造記云按圓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敗

而代

漢書項籍傳秦始皇東遊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與揚州榮守二首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異時謀帥故事。當有祕殿延閣之寵。爲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夕以翼也。

淮海

秦觀揚州集序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陵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據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於

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史所治而已

連帥

(訂)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子國以爲連連有帥

(增)控引

梁書武帝紀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王子安賦

左傳

王閭序控蠻荆而引甌越

(增)百城

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謀帥

傳

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宋如晉告急於是乎

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祕殿

(訂)四朝國史王珪傳英宗召珪至華珠殿傳詔令羣臣

聽

缺印出命矣按宋有觀文資政

延閣

(訂)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劉歆七略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間皆

端明三殿學士謂之曰祕殿

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屬者寓書。率意冒陳。方極慚懼。重屢報贊。敦尚一日之雅。詞義卓然。三復感歎。沙頭薄田。餧粥于是。三數逋客。席卷而去。人牛俱亡。曲蒙眷恤。申飭吏卒。盡執以歸。一方爲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區空言。豈勝占敍萬分。

(增)蒙垢

吳越春秋伍胥爲人少好子文長習於武蒙垢

隸人

(訂)左傳襄三十一年隸人牧圉各贈其

夫臣士士臣卑臣與臣

寓書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

餧粥

(訂)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正考父

鼎錄云饑於是粥是以餧余口

席

隸隸臣僚臣僕臣臣臺

寓書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

餧粥

鼎錄云饑於是粥是以餧余口

席

卷詩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客

(訂)果州濟居和尙述牧牛圖第十章盛地白牛安眠牧者禪寂

也賈誼過秦論席幕天下人牛俱亡

(訂)第十一章牛亡而鞭筆尙在第十二章人牛俱亡東坡雪齊詩開

門不見人與牛唯

(增)靈執以歸用尚書萬分漢書谷永傳不能襄陽萬分師古注言萬分

見空庭滿山雪

(增)靈執以歸酒語萬分之一又曰報塞萬分張良之應有如篤分一

與無爲趙守按楊無爲集名士彩字端質四首

綦客胡源詣鈴下曾寓一書已省察否也忽枉墜教伏審初暑台候萬福鄉大夫行春飛蓋紛然託後車者十數秉燭而後返燭須過客稀少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宣

(增)綦客韓昌黎詩目隨棋客解心共行春

(訂)東方朔外傳郡守驅馬駕車一駕行春後漢王弼傳太守第五倫行春注太守當以春行所主縣樹人

農桑振飛蓋

曹植公講詩清夜遊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往可攀援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教乏絕飛蓋

西園飛蓋相追隨

(增)秉燭

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往可攀援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至便殿遣內人秉燭濡須

吳志建安十六年吳大帝孫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初作濡須闕於河西

候之引於御榻之前濡須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操以七萬當之

(增)通鑑地理通鑑濡須山在晉山縣西南七十五里與無爲軍七寶山對峙

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吳魏必爭之地吳據其北築隔

鈴齊吏退交親慶弔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間訓應無餘日矣而存錄之厚高情妙語拊慰三復非寒溫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增)慶弔

後漢荀爽傳與耽思經背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鄧川爲之語曰荷氏八龍蓬萊無

雙曹植求通親親表執政不處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增)錢穀

穀甲兵

昌黎上宰相書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高情(訂)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問綽君何妙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舍此豈無大者焉如許陶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

語(訂)漢書賈捐之傳楊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審已造朝旋聞按節江左爲公拊髀而喜而不果寓一書衰
遲廢禮迨今惕然寒令浸嚴伏惟台候萬福踐長宜介朋來之福相望一涯第切馳頤
不宣

(增)津亭

張九齡詩每邪雍蠻落津亭壯越臺戎昱詩城路花如發津亭柳正齊

舍下

少陵詩舍下翁穿壁按節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按節未舒師古注按節猶弭節也江

左

江南西路爲江右莊子在宥篇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欝而遊

踐長(見卷一與孟少傅帖)易復

辭出人無疾朋來無咎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聳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
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鍾陵

吳志孫權葬蔭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徐爰釋同略曰建康東北十里鍾舊國故都莊子則
國故都望絕境東坡與佛印書冠之暢然絕世絕境大士所處震聳震之莫不震聳方外之樂(見卷六與會郎中帖)一行作吏(稽康與

交書遊山澤覲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更此事便廢

與鄭大賚名億年字長卿二十首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弟尤劇幾至委頓比幸小閒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

兩過姑蘇臺下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望之黯然真羊轡西州之路也亡女葬

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有瞻拜之望

公集有祭文
二十一人

(增)委頓

晉書裴楷傳楷有濁利疾不樂處勢者唯別王渾下請曰楷今委頓且歸臺之

顯道

平江守王煥字顯道晉修姑蘇西樵詳見卷四與王侍郎帖

黯然消魂而已矣

西州路

晉書謝安傳疾篤還都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羊轡爲安所愛重安而已矣

後懷渠

無年行不山西州路甚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自曰此西州門是悲戚不已以馬策叩屏詠子建詩曰生

存華屋處零落歸邱山慟哭而去遠日見卷四與五九

兄提舉帖注

分賜表勸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又領海錯五十缶皆水陸之

疑有脫字

品屬此時

序親客來過尊姐暴富豈但一夫區區欣荷之私

(增)思春

武林市記思春堂三省激賞庫酒田舍翁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坡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獨殿與

樊

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蠟燈籠廡繩拂侍中袁觀盛稱上

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

暴富

東坡與程秀才帖兒子到此鈔得唐書一部又

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借得前漢書錄鈔著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輶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病中無所爲日讀一編旬日遂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但方之溫公通鑑則不逮矣何如

二漢紀

(訂)晁氏讀書志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三百四十二年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辭詔悅舉要撮總比其事列繁年月爲紀三十四

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記差詳因參據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爲精密

溫公通鑑(訂)讀書志賚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曰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

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同異俾歸一塗別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賚治通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偶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淒然已而復張可以鑄金石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寒向以俟也傳聞山林園廬卜地於會稽百神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鏽南山之石以爲固也

(增)二伏

陰陽得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謂之三伏鑄金石楚詞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鑄石些

(增)三伏

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謂之三伏鑄金石楚詞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鑄石些

(增)上虞

和興十二年橫壠徵宗皇帝及顯惠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三十二年皇太子即位帝稱太上

(增)禹葬

帝孝宗淳熙十四年崩廟號高宗十五年擯於會稽之永思陵按南渡諸陵並在會稽

霸陵故事

(訂)漢書文帝紀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贊曰治霸陵皆

(增)上虞

若參耕之誠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廟則時憐夫

(增)禹葬

人從上指視憐夫人新豐道曰此走墳聊道也使夫人最悲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

(增)北山石

爲櫛用紹繫頭陳染其間豈可勝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增)亡石

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楚元亡可欲雖亡石抑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楚元

(增)王傳

劉向疏諫延陵制度奢泰亦引此事

自聞大學士之命謂加賛政時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所遣介竟不至又爲左右所先雖恃寬貸不計此末度念之踐踏如芒刺之在背即日屢茲歲端恭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憇高隱莊陽之名疑是大賈春晚定卜一見之日

字漫

注見卷三興張侍郎帖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醫卜祝之間雖寒溫之常談亦不獲致前顧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廢禮如此念之慙然淵東水潦之厄百歲父老以爲未嘗有也百戰之餘幸此小愒而陰沴復爾泽水敝予必有以檻塞大異窮陋猶未聞也

(增)遲鈍

漢書翟方進傳年十二三爲小史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吏所言辱師古注領頭曰鈍(增)淵東

宋史地理志兩湖路熙寧中分合不常南渡後分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爲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州衢州四州爲東路

莊子陰陽之氣天者也師古注樞義取櫟柳之樞樞猶閉也

(增)陰沴

有沴注涉及櫟塞大異

漢書谷永傳丞相父子中尚書官櫟塞大異皆特說斯

具聞茵鼎之適而不敢數陳竿牘以潤省覽即日新涼恭惟鈞候萬福伏審已還舊物以輿論占之召節在淹速之間耳

(增)淹速

漢書賈誼傳鶡賦吉虛告我因言其火淹速之度語予其期注淹速也

李郎丞歸安州_{屬湖}代明已至遣婦挾二雛先還已而得指作旨揮經界官當代者更給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迺許去書來言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新爲之決非兩月所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同拘囚竊意元台長至必通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或蒙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何濱老已甘心州縣不敢他冀屬不獲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一書抵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自小官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迫切之扣有望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二雛杜少陵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兒有（增）鼎新易雜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增）拘囚半山寄丁中允詩顧惜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薦達負薪子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撫掌競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迎孟前爲鬱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兒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伯今死其子無立錙之地貧苦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復能也

如自殺於是莊主謂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濱老鴻慶本集載與胡少留始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甚欵第三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親承相薨背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之而蒙恩自便遂攜以俱四月中已畢結矣沈厚寡言能記問佳公子也

（增）幹官宋

幹辦公庫官文臣庫偏差諸武臣庫備將領庫備差使皆有職官志凡大都督制置宣撫總領經略安撫等使其屬皆有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願以寒溫之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疏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增)如流

孔北海論贊李童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種門牆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候不齊恭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槁尙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奇士晨夕以冀

乘車造閣

注見卷二與楊柳密帖

某爲農十年今復爲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一溝累土爲培塿種竹樹環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種瓜東陵漢興不肯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之寵某他日尙得以蒼顏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培塿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鄙蔓無松柏風俗通培塿者卽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謂山之小高者曰培塿王罕山示元度詩清西麗丁壯擔土爲培塿

江郊詩集不在魚樂此筆誤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召平

漢書蕭何傳陳稀反上自將至鄆郡而韓信謀反圍中呂后用何計誅

信上已聞誅使使拜丞相爲和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爲田園南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貯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

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寡恩於外而君守於內非彼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叛反召

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顧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增)

蒼顏白髮六一醉翁亭記蒼顏白髮類乎其中者太守

醉也東坡和子由元夜省宿致齋詩白髮蒼

額五十三家人（增）下陳驥國齊策狗馬皆外戚夫人尤下陳季斯謙逐客齋所
遜遺試春衫以飾後言充下陳娘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飾。許隨豈敢望也。某歸田五年。未曾一詣城府。公他日少留吳
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嫌也。

（增）吳門里第

按此里第疑前所云齋
鵠高隱或即其處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疏率少思。不計後患。輒進瞑眩。以取一快。
病去體而氣索然。如懶虛屢空。不知身世之所在。調護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
扶憊占絃一二。尚有欲言者。更俟一信。

（增）扶憊

半山送僧無惑歸都陽詩晚扶
衰憊寄人問應接紛紛祇強顏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嚴譴。蒙垢累年。其甘如瘠。無可悔者。側聆召節。行次里門。
拊髀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間。竟不獲一望前塵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照亮。

其甘如瘠

詩谷風誰謂茶
苦其甘如瘠
拊髀無爲趙守帖

不侍燕几。歲行兩周。懼涉疏慢。殆卜一詣。而暑中屢履巾屨。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
瘡瘍作於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鈎候復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

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以荷徵拜

(增)匱

漢書揚雄傳其匱至

(增)

巾屨

杜子美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松

(增)

苦雨

春秋左傳昭四年

無伏陰春無淒

(增)

焚灼

王粲大賦賦患狂席之

風秋無苦雨

(增)

焚灼

醫烘燎之在牀

某日位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書其間有與晤語者其自爲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尙及一見否也

(增)危坐

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危坐一時壅不得搖

(增)

門以兩版二句

本昌黎

(增)

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刺啄行

增

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當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當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當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尚曰深源不起

(增)

當如蒼生何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繼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五馬

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遜遜又謝靈運爲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

(增)

少陵將歸成都草堂塗中先寄嚴鄭公五馬舊曾諸小逕數回書札往來

一助

漢書張良傳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

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牆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懸寸陰可惜卽日冬序晏溫共惟台候萬福某病瘡久而後復雖云疾病在膚革之間而面墻塊坐憎憤兩時書郵不繼又以愧

志。

寸陰(訂)晉書陶侃傳侃常語人曰大禹

周禮天官屬醫注創癆也。又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必

也(增)面牆後漢書鄒后記溫衣美飯乘堅駕良而而將術學

不識臧否西征賦論六藝以修姦楚詩書而面牆

(增)書郵

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

致書者百餘兩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爲一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晁文元(訂)春明退朝錄晁道字明遠

景祐中爲翰林學士卒諡文元

(增)法藏碎金

自序予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涉獵儒道諸經必

之舊居別葺靜齊翛然獨處手不釋卷靡不停織躬文導意廉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典蓋當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者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若其來於教者或以迦談見消亦佛乘(訂)傳燈錄禪有淺深階級一小乘一大乘

頓悟自心無漏智此心即佛曰最上乘

(訂)後漢書逸民傳

向子平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

歌人也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舉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篝之故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非徒亡益也僧

易皇恐。

(增)如夫人

左傳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護衣篝
韓文辨證郎官漢置女侍二人執香護衣(增)說文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護衣篝

韓文辨證郎官漢置女侍二人執香護衣(增)說文
篝也可薰衣今俗呼薰籠然火而籠罩其上也山

谷詩櫓櫓都城風瑟秋行臺無妾護衣篝
又柿葉鋪庭紅顆秋薰籠沈水護衣篝

(增)升濟幽冥

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
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惟有速作佛事升濟

幽冥此不可不信也
刻舟

趙中大軸
注見卷五與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八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字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髀悵然不圖車騎之臨是日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臥奴輩不以告遂不獲拜亟起同憲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爲負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泊靈巖乘擔輿趨謁追參杖履入天平方丈求一日之欵而去

(增)別乘

東坡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雷州別乘應急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拊髀

(訂漢書劉唐傳上聞廢頌李牧爲人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頌李牧爲將豈要匈奴哉

(增)夜分

後漢光武紀旦視朝日仄道龍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太子賢注

分

猶牛也李太白詩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杜子美詩醉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

奴輩

(訂晉書

石崇傳孫秀盛詔收崇

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

(增)

光塵

(韓欽與魏文帝接黃

坐

事遠訖旋侍光塵

下瞰太湖望洞庭兩山滴翠蒼碧在白銀世界

(增)擔輿

梁書蕭何傳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天平

吳郡屬天

中山有西施洞斷花生香徑及琴臺諸勝

(增)靈巖

姑蘇志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名

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二年白樂天爲蘇州刺史之歲范文正公之先葬天平山寺之

旁鴈額曰白雲寺蘇子美天平山詩與會括衆山最難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爲之主

(增)

方丈

筠王

燈王德法碑師子之座高廣於

燈王德法之筵衆多於方丈

與朱直閣字師實自號棲山閒人 四首

遇處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然拄杖穿花攜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增)邊虞唐書張允伸傳尤伸性勤儉嗣音詩子矜嫌我不往子風不嗣音(增)黃文節寄上

叔父夷仲詩閑塞赤雲欲嗣音燕雁拂天河鯉沉拄杖穿

花出少陵集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奉答絕句何日雨晴雲

汲遊大口寺野飲松下設於黃湯作此閑隱譏公

擣壺藉草東坡淡溪沙詞自序云紹熙元年十月與侯晉叔淳

乘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擣壺藉草亦天真

附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的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帝召見賜帶服進職中憲恩賚光寵一時欽點以爲榮年七十上得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遊歇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貽書徵余文爲記節公家居海上築室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碩前腰綬擁笏奉庭迺爲善吹竹彈絲極歡而悅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節某公夫人之再從子也要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

附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詩

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庶駢白口千騎騰一鼓蚊尾十字路四頭蠶礪土螭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角名
睦多盛衰誰知衆楚昏昏氣成霧澑澑汗浹雨朱公興涉世更隱寄主粗俗綠墮人境心大接天寓琴采蓮芳舟楫秀林葉闌山寒石接紫樹老松鬢古風牽碧蘿卷南暉翠蘿舞須烏催酤自有花解語觀魚
漁洋洋夢蝶飛梧桐坐令漁狹竊化作怡佛土高臥水國秋靜勁月庭午不假壘公龍天上有宮府

癆咳嘔已痊除。海邦百賈走集之地。水陸之品。日薦七筋。而後堂鐘鼓之樂。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心肺體舒微恙自無安立處。來年慶八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海邦

時間名遠荒徐
宅至於海邦

百賈

漢書王嘉傳百賈震動師古
注首百賈者非一之稱也

後堂鐘鼓

訂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

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惠悅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宜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張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笑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宜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又賣山傳鐘鼓帷帳不移而具

微恙自無

東坡答子由問黃老長老疾質五箇皆非四大空身

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退住日夜還將藥石攻次嶺劉貞父詩心空客疾本無根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卽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釐亡

姑令人奄終七供悲慟奈何所冀高明照了諸妄勿過戚戚重胎諸郎之憂也追助之法不必專供佛僧但振拔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宣

亡姑令人

鵠塵本集載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志云公娶孫氏吳國夫人第達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於華亭

縣之梅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又曰

(增)奄終七供東坡與程正輔帖表嫂邊指館舍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迨遠奈何

(增)照了

某號吳國爲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

(增)照了

法藏碎金錄一念照

(增)諸妄圓覺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山谷和文濟了一念之菩提也

(增)諸妄

詩有人出手辦茲事正可隱几窮諸妄

諸郎

本集載公墓志三子曰寬

曰榮右從事郎洞貫幽顯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其子庭直先卒有兩孫謹興二年湯公薨從事郎

數月後見夢於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邑人多苦飢能

鴻慶振之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攝以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捨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繼之以是推之先生之音信有微矣（增）東坡與程正輔帖尊禮忽罹此禍豈易制捨願兄深照痛遺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沒汲於此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爲亡者愈則佛作之間便貞幽顯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機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強健之時避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爲歎也

秋高少陵詩秋高馬肥健樊川詩

鴻慶本集載公墓志云宣和六年公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抗章得謝致仕（增）倦遊錄歐陽公

致仕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人則父

（增）在禁州屢抗章乞致仕

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

如漆

（資）志公十二時頑獫商

如危機徒布衣豈可得也東坡題韓子華石深莊詩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

機上肉

（訂）三國魏志吳

拔刀瞋目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猶耶

乞身強健

（訂）歐陽文忠續思頴詩序余方留守南都已

樂莫待衰病須扶攜忽七八年間雖未迨也然未嘗一日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

時願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

超然

堂記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閨

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撲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儼然嘗最其列至是潛深

伏奧縮手袖聞不任一事追配古人

東坡答舒煥書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僅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取乎

自領報覲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浮晷欣佳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
輶囊金又下缺

與張郎中

開十
口字晦爲廟堂宣力而不能爲左右出一言復何道然文仲回向佛祖已造三昧一切
世間相作視舊本誤空中之電可復顧耶

(增)回向

楞嚴經七回向回無爲心向涅槃路名教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佛回
向至一切處回向無盡功德藏回向隨順平等善根回向隨順等觀一切衆生回向真如相回

向無得解脫回向法界無界回向又華嚴經亦有十三昧

(訂)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三昧疏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水月齋錄應化應賢門南嶽慈恩禪

圓向少陵謫文公上方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三昧

(訂)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三昧疏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水月齋錄應化應賢門南嶽慈恩禪

師誦法華經滿千偈坐夏經二七日尋有隙起四支緩弱自念曰向從衆生業由心起心

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寒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夏滿放身倚壁豁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切書

半帝紀更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師古注一切者隨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

整齊不顧長短橫故宮一切增唐韻集福訓衆者並七計反音砌按今佛乘中凡言一切皆讀去聲

(增)世間相初嚴經汝以色空相頤相奪於如來藏故發寒勞有

空中電東坡集載幼子叔常風賦萬象起滅衆怪難肢求彷彿而過耳貌

空中之飛電東坡次高要合廬山寺見寄詩狂雷失晤語遇電不容目

與莫刪定字謙仲十首

某久欲至崑山不免觸熱一行留三日乘潮入雲間繫舟西樓下一快洞心駭目之觀

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中欵門，有穢穢之嫌，恃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固無嫌也。

嵐山

吳山記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昆山陸氏之祖葬於此，因機雲皆負辭學時人以玉出崑崙因而名之。（增）雲間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

舟

莊子列禪寇篇汎若不款門。昌黎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穢穢初學記

曉伏日時平生三伏時

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遇今世穢穢子驀然到人家主人聞

客來報聲奈此何搖扇臂中驚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熟行宜見歌集韻種穢穢不曉事之名

原寄題莫識仲西樓詩

層梯倚半空百尺臥元龍。僂塞一榻上。醉蝶兩爭撲。暮珠麗雨夜鎖屏。風音在。裁雲中指青紅。簷祀大千界。一器炳滿中。巢蠍幸有餘。國難遂相攻。淮漢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悠送飛鴻。

越國逝去汎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願以觸熱造門。穢穢之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

鴻臚本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志云故相太宰南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大資帖云其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簪笏滿門內外姻族位將

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太任還御東南大資發白遺功爲國元勳。國太於此時或微疾而終極天下之哀榮。方冊所載始無詭擬。一葦（訂詩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東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橫然非一根葦也。）嘲解漢書荆雄傳哀帝時丁傅輩質用事諸附讐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

而西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引。謹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解

兵解而東歸漢徵西歸

松江對月。固二歲歸。因老人無疾恙。當憩小舟。一追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

吳郡屬徑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良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廣仲初揭都賦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東江。東南入海爲松江而三松江一名笠澤云：笠技癢。顧氏家訓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盾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

燒而技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彷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少陵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貫穿無遺恨苔最何技癢與

荆具茶茗過路通杯邱與
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與

去冬余郎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遣。旣逾時矣。長至後。莫橫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嵐山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謂詞之城久矣。即日初署。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橫山

胡樞密居橫山見卷（增）少駐王介甫和平甫望九華山詩（增）謫詞之城漢書賈誼傳在大

字類何
讀曰詞

厚意不報後漢書馮異傳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棄亭豆粥庫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

背芒注見卷五
莊石司帖

比得賚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愴。謙仲以孝友爲一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

破瓶弊帶尙復置戚戚於胸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

(增)悲憫

法華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東坡龍徐州寄子由詩別離極處有悲憫緣愛結(增)標表

真西山跋辛棄疾遺事云觀公志銘忠孝大節既偉然爲一世標表(增)

送往事居

左傳僖九年送往事居耦俱無猶杜注往來者居生者

破瓶弊帶書狀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瓶弊帶復增九鼎之重後

漢孟敏客居太原荷瓶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瓶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魏文帝典論論文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諸曰家有弊帶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柳州乞巧文旁羅萬金

不鬻弊帶

謙仲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遂獨立一世爲高人勝士比過隱居少卿下同產之親弟妹甥姪連牆接閭如處一室哀樂同休戚緩急共有無絲淚而閒有句詠貴爲天子猶有尺布斗粟之謠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必有卿大夫表其閭以爲厲世之規。當有者字

嗜好酸鹹

注見卷五與趙中大帖(增)高人勝士

圖繪寶鑑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與寓意

(增)連牆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增)接閭

魏晉盧洞傳通以遙畛田獵罕耘遠村接用鄰飢莫食

尺布斗粟

訂漢書淮南厲王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第二人不相容上聞之

曰天下以我貪淮南地耶

(增)表聞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篤於山澤擊勦必山禮度死者數存問詔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聞晉李興有表

屬世漢書海瑞傳舜葬東角者天下諸葛孔明聞文之感石高祖所以屬世房鏡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在。遂屬余郎傳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勝健。某數奇不偶。伐樹削迹。爲世陳人。獨謙仲以聲氣相求。存照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浹辰。無尋炊厭王孫之意。自視欣然。蒙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增) 海鹽

秦析吳縣地置海鹽縣屬會稽郡陳省入鹽官縣縣治復置五代晉時屬秀州

(增) 數奇

漢書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師古注言廣命隻不耦合也

(增) 治具

史記灌夫傳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妻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

(增) 浃辰

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注浹辰十二日也

尋炊厭王

孫

訂漢書韓信傳信家貧不能治生爲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子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

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遺食豈望報乎張晏注

注膳食未起而牀蓐中食蘇林注王孫如言公子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椎輪於此。趙舶遺報。復出緩頰。又將合浮屠之尖也。感戢如何可言。某謹如所教。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所乏者。橐金不敢復轍。只爲投買若干。爲錢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月。遣舟納直。付所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椎輪

訂昭明文選序椎輪爲大輶

輶之始大輶寧有椎輪之質

(增) 趙舶

音白廣韻海中大船按前帖有趙

(增) 緩頰

史記魏豹傳

大輶夫之文當卽趙令所遺也

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鄒生曰緩頰往說魏
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注徐言醫喻也。
(增)合尖 五代史李崧傳契丹入雁門明宗還將以捍太原
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晉高祖深德之陰
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臺金 (訂)漢書陸賈傳出所使越臺 **(增)** 若
千 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孔疏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筭云若干純
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也漢書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注若干且設
數之言也干猶個也謂當如此個數耳青藤山人路史數始於一歲於十千字從一從十若如也謂或如一或
如十凡數之未定俱可言也又云如干若干之數十若者如其干之數也如甲則一乙則二累至千百萬亦
如如之如

崑山致茶餉書 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徂暑衰憊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
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增)乘青龍潮

松江府志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涇浦吳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

便全非行路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晴。舊本誤作時 抵秋復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
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麥穗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
乃可寢枕聞雲間亦得歲想見挂笏西樓之上也。

(增)澇 音注說文時雨也又與注同水流射也 **(增)下田** 舊文曰江村行南塘水深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 **(增)厭雨** 後山叢談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無雨浙東地

高操過雨即乾（增）開霽（刑公寄德達詩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俯觀故春得雨即耕相料理徵之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挂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西樓

居之樓也

所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縣

舊本誤作孫

兩學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歲餘意謂馬首已南

矣專介遺書審問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衝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

自意抵此燈下猶可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尙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溫台道中山水佳

絕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和向伯恭之後

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不載但老來筆力衰減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顧存

漢書淮陽王傳

（增）按田賦祿以粟按田而稅

永嘉

永嘉志本朝分天下爲十九路以溫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

（增）即

胥

唐書房喬傳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聰慧豈獨

溫台山水

永嘉志樂青縣雁蕩山在山門鄉芙蓉村巖翠峰偉峰巒峯羅蓋自皇朝始發

幽祕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雁山之奇松怪岫搜挾幾盡矣自雁山既顯而乘輶把麾有事東南者往往往遁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佳山水惟永嘉永嘉之佳山水惟雁蕩云名山略記天台是衆峰所降葛仙翁山鬼時以會州靈巖荊州玉泉潤州栖霞台州國清爲四絕見九域志

伯恭

薦林居士向子諱字伯恭

（增）米元章

宋史文苑傳米芾字

襄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隸書至亂真不可辨有寶晉齋集陳氏書錄云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蹟故號寶晉齋

（增）喜事好奇

揭進傳贊劉蕡舊從雄學作奇字家素貧苦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原送刪定姪停越序

刪定大雅姪余愛其詩招最工邇來作靈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攜文過別辭句溫

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皆拍華暢自中律呂蓋造於技矣

又題刪定姪畫卷 二首

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靈負出天邊靈鷲飛來
水邊雨鶴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閒雲臥起

與常州趙倅 字仲甫 二首

某自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而以帝胄天枝之貴識恭好禮賢稱一時可
歎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遲明已次舍下雖去達門牆而附託餘庇
在帡幪之中也

英游(訂漢書枚乘傳乘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增)帝胄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增

天枝宋宗學謝表肆我皇考再興爰序以迪天枝

遲明(訂漢書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市文穎注遲未也師古注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遠亦徐緩之意也遠音繁帡幪

揚子法言子篇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注帡幪蓋覆也

蒙轍遺齊艦攜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風雨之夕皆獲奠枕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莫枕 揚子法言見，喻四海皇皇莫枕於京注莫定也，猶言安枕也。

與孫節推五首

乖離契闊。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談拊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蹋城市。旣至則老龜不任造請。少留則有轡金之憂。故常勿勿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慰勵之歡。固未可以隃度也。

劇談

漢書揚雄傳曰：「增」拊掌

史記滑稽傳：孟嘗爲孫叔敖及冠撫掌談語

輶金

注見六卷與曾郎中帖

接慰勵

漢書司馬遷傳：未嘗銜杯酒接慰勵

之餘（增）隃度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雖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差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

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師古注：隃讀作遙。

某向來上冢。過郡小留。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饅還。方識迴舟。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卜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聞者馳告。僅留兩夕。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餌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爲負。區區愧謝。尙冀面陳。

湯餅

湘素記曰：煮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燒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傳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

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穀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房脫新紫半臂易斗餌爲生日湯餅耶倦游錄乃謂今人呼糲餅爲湯餅誤矣余謂凡以糲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燒餅水渝而食者呼爲湯餅餅蒸而食者謂之蒸餅宜矣。黃林卜地本集載黃林先寫記付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十八位云又祭女二語人文先慕之妻母本集載龍閣章公練字子上嘉志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次卜此新宮相望我祭其從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蕡曰荷曰榮女嫁晉陵縣某閭者漢書敍傳閭井之咎師古注謂宮人爲閭者謂其精氣奄閒不泄也一曰主奄閭門者爵里魏志夏侯淵傳注賓客自餘人人一妾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林在世諦中無不如意者存歿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戚戚於既往。

閨門之變訂東坡答李琼書聞公有閨門之戚欲作書奉慰伉儷伉儷也正義曰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四耦與君子俱子孫如林東坡寶月大師塔銘子孫如林蔽芾其陰增世諦昭明太子解二語義二譯者一是真諦一是俗諦至於老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異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世諦以褒貶立目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虞大變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卽馳赴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漢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子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亦不得稱

太夫人考終大達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

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號天抬一本作拍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絰 書洪範九五繩五曰考終命孔安國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大耄 曲禮八十生死之流 (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暨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 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 童卯 (訂)詩甫田總角卯分毛傳卯幼稱也東坡和子由蘆市詩憶昔與子皆童卯 創鉅痛深年間創鉅者其日久 (訂)禮曲禮五十居喪不致毀六十不 痛甚者其愈遲 **喪制** (訂)禮曲禮五十居喪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增)抬 集韻同答擊也

內篇尺牘卷八

十六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與李推官

洶洶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懷土不能附託。巨芘爲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淵東帥止有兩狀。皆爲當路者。刲取而去。自顧縣力不能折春螽之股。况欲振烏犍之鼻。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與曹司勳書。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遠。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銳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

(增)

巨芘

東坡與陳達道帖

明公退

狀尤爲失

縣力

漢書嚴助傳

越人綿力薄材師

(古注)

綿弱也。旨其柔弱如綿

(增)

折春螽

之股

列子仲尼篇

公儀伯以力聞

周宣王

而疑曰

女之力

何如

公儀伯曰臣

之力量

折春螽之翼

振烏犍之鼻

列子仲尼篇

本集與王善基帖云

示別紙

必遭振熱之厄也

(增)

孫曰

莫作強口馬

我當振卿

孫曰

君不見

決鼻牛人當穿

卿賴東坡遇新息留示

愈人任師中詩爲買烏犍三百尾

(增)

拂腹

史記口者傳司馬

季主拂腹大笑

與常州張司理字子闕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鬢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

注自

其時莊守植
二隊長之後

舊所臨東坡第文之出小長詩學語難覓在柳陰廊行爭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而得各方

劉郎

(訂)本事

詩劉禹錫左遷朗州十年始徵還作贈看花諸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有言其怨愴者引此詩爲證復出爲連州再召還自序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貌未有花後貶潮州居十年召至京師人首有道士手植仙桃盛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訪舊游無復一株惟見萎燕麥動搖春風爾因再題曰百畝庭中半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隊長

(訂)史記孫與列傳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喝伏枕比及剽聞已遂藥喜不復遺問示苦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

洛社已北

西徐公所居也與
洛社皆在常州

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盍走羣望而禱諸

中喝

(訂)說文陽暑

伏枕

(時澤陂猶無爲煙轉伏枕增少陵秋

破塊

(訂)陳鐵論太平之時雨不破

塊句而一雨必以夜董仲舒雨

電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非望而已

(增)

走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

病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杜注晉所望祀山

川皆走
往新稿

與祝宰得之名求仁 二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覺然之音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

猾老更憚驚便虛作合擁黃紬放衙也

一本

遺然之音

甚子稼無鬼聲知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竟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

親戚之聲亦其側者乎

據案

莊右司帖見卷五與

黃袖放衙

(訂) 悅游錄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榆次縣廳時於新

被發出來道放衙

(增) 東坡和無間牛十山龍洞榜晴詩看吾擁

黃袖高臥放晚衙王注世傳太祖戒敕縣令勿於黃袖被底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痏癰坐兀然如被囚縛。冠殘惡寒尙未挾纊。老饕嗜食大半不敢下
筋。及是方閒而吟價致。凡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尙有欲陳於左右者不能盡。更俟一信
也。

(增) 癢坐

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挾纊

(訂) 在博(十二年)師人多寒王巡坐詩畏人默坐成癰痏

(三軍) 措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老饕

(訂) 真曾能改善漫

如耳毫耳毫不如項

項猶猶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得相不如善飲食也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

價朱宰守道

三首

比苦瘡痏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蔓兩手。遂致閑筆。念公疾有
間矣。尙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
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研。啓報不復縷陳。不宣。

閑筆

魏志王粲才高領孫王

(增) 有間矣

東坡集詩題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復彈胡等閑筆不敢措手

雲間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藉地避遠蒸溼常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益壽命者留意毋忽

雲間注見卷八與真卿定帖世諦注見卷八與孫節推帖衛生經訂莊子庚桑楚南榮趨曰願聞角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抱一平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問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蝤蛑糖蟹酢鹽之覩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升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增)食禁趙彥衛雲號漫錄挾撲食物法有禁凡元正冬至塞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蝤蛑注見卷六與秀守方學士帖糖蟹訂南史何盾傳初盾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鮮脯糖蟹酢鹽東坡詩搜括到餌筍鮮醃無復存

(增)拜嘉左傳襄四年

與章宰元方

三首

久於姻放不果遺問示誨感說喜聆動止尊安溧水官期尙有歲餘諸公褒貶登臺省賢者獨安枳棘之棲可爲太息也不宣

(增)溧水本秦溧陽縣地隋析置溧水縣屬蕪州唐初屬揚州後屬昇州宋仁宗時升昇州爲江寧府建康軍登臺省少陵醉時歌諸公褒貶登臺省廣文先生飯不足廣文先生鄭虔也說者謂袁袞言相繼而發賢不肖無所辨也枳棘後漢書荀勗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考城令王漢舉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不與而化之得無少鷹鵠之志耶竟曰以爲鷹鵠不若鸞鳳湊謝遣曰枳棘非鸞風所棲百里豈大寶之路今曰太學曳長裾策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贅勉卒景行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詒書贊喜愧荷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牆屋而九萬扶搖決起蒿艾均爲一適也

一區漢書揚雄傳

注見卷六與

扶搖決起

莊子逍遙遊鵠之徒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而後乃今將

圖南蜩與鶩鳴矣

之曰我決起而飛揜榆枋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增）蒿艾

昌黎南山有高樹行汝

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

蒙餉滻陽二集啓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也滻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本

朝王黃州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以祠爾後曾南豐記醒心

亭荆公東坡醉翁吟李邦直記游曾子開序慶曆諸公詩文而瑤琊山水遂與峴山俱

傳矣黃州傳五伯馬進句有訛脫著爲世戒傳見王黃州小畜集今載陰陽集中通經學古之士固不缺此而不知

書文者又不知祖有說字捐卷三歎而已

（增）滻陽集集錄前後諸鉅公之文凡涉於滻者皆載之李庶子

（訂）滻陽志名宦門唐大曆中李幼

游琊琊山號景物爲八絕小有泉以幼卿故名庶子王禹偁庶子泉詩物趣同天造物景不自勝泉乎未遇人石罅流逕宮相政多暇行樂羣巖亟發深泓爲溪幽致茲焉盛唐賢大臣後靖壁刻名姓我來一何暮今秋始乘興梅堯臣詩庶子去來王黃州（訂）宋史王禹偁傳字元之太宗時拜左司諫知制誥疏論奸尼事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至道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官孝章皇后遷梓宮

事坐誘訛罷知滁州移揚州真宗卽位遷秩刑部復知制誥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出知黃州徙新州上表謝有宜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路未踰月而卒東坡書韓魏公黃州時後元之自黃遷新沒於新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責人亦曰吾元之也按帖所言蓋指守滁時又本傳禹偁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卻之及出滁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繼肯虧一馬價哉按此即帖中黃州傳所指也帖語有說脫耳著小畜集自序曰閱平生文得三歐亭記（訂）歐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纂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歐亭記（訂）歐州作譽樂醉翁二亭自爲記又建醒心亭南豐曾子固記之云凡公與州之賓客游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華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醉翁吟（訂）醉翁吟當日諸公因歐公醉翁亭度爲曲蓋詞調也李季章注半山詩集即其所以然而爲名醉翁吟不載坡公醉翁挾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和其天月明風露娟娟又未眠荷露過山前已有心也哉此賢醉翁笑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宋有朝吟夜怨山有吟而兼嶺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徵外三兩絃李邦直（訂）名清本傳其歷仕於外初山進士調鄖州司戶參軍和州令簽書平江軍判官通判海州提點京東刑獄知河南知真定後知大名府卒史不著爲滁州守而所附記中有寓滁之文可補史闕清臣早以詞藻受知神宗爲人不忮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詳國紹述之論由其試進士發策啓之曾子開（訂）子固幼弟也宋史本傳名肇仕至吏部侍郎時方治實錄譏訛謂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才者一旦勞異可爲論哭比來主章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才能從肇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況山王侍郎帖

附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琊琊谷幽築亭與滁人游登衛公懷高樓酌廬子泉觀李陽冰小篆徙至谷中邦人畫歐公像偕王元之號三賢置屏以祠南豐祀醉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爲榮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萬古被於淮揚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摩氣相求大篇傑句歌於遐恨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曾子開等皆吟東陽沈祖堯爲醉翁操而東坡爲之辭李邦直來臨州周視府舍凡歐公朝衛夕坐無休

之所與未約游之。嘗於鄉鄰記齋於臨事之榮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率州之賓屬
拜焉所以示人。傳稱孔深爲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曾廟王晉國於此。遂名其山。篇中多節。

與楊宰名輝字元光 五首

謂公徒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閒自棄。纔爲宰天下者惜也。

(增)投閒

昌黎進學解投閒
置散乃分之宜

某老矣。授一塵以託餘命。坐席未暖而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不能去。殊羨公翛然也。忽聞飭使報謝。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增)瓠繫

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漸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按帖文本作匏。繫用焦穀易林匏瓜之德。宣縛不食歐陽詹詩浮萍與匏繫早晚期相覲。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而聲氣之求。豈應自外疏。投老多病。隅坐棄日。寒溫不接。婁架年所嫋慢之罪。尙復何道。被誨勤懇。其審履茲歲元。侍奉多慶。某謂公臨黃巖久矣。曾守名輝字
宏父。詩文能傳父祖之學。如吾元光必已据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尙冀詔徵。少貸州縣之勞也。

婚姻之好

鴻臚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云。樞常州晉陵人也。祖暉贈太中大夫。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肚子。

(增)

梁集韻民卑切音彌詩商頌宋入其阻接馬（增）黃巖

唐書地理志台州臨海郡縣黃巖

明一統志縣以山爲名宋因之客右

謝賦相

氏文献彙考續序多用之通作彌字用如末至居（增）詔徵

昌黎送侯參赴河中幕詩又欲而言事上書求詔徵

州縣之勞後漢書梁統傳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間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某自北轍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衰者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湖江之東寤寐懷想於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如李營邱山水短屏剛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可喜可歎也

元光詩文

鴻臚本集墓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通自己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頃刻數百千言

（增）餘子

後漢書楊衡傳衡青魯國孔融及少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東坡詩氣吞餘子無全目

營邱山水

郭若虛圖賛見聞志李成字咸熙其先本唐宗室避地營邱

（增）短屏

王冷然竹亭賦纔容小榻更設短屏

（增）剛扇

南史柳惲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隨音雲飛瑣瑣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長江

萬里之勢

世說任越門周僕射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言語門袁達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灘鄉將別既自懷憫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辭石刻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臣而諸公及其翁某初不知也久之已極胡尚書交修字亦作茂見前訪別稱公文如哀辭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人未敢出也省舊知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附楊公大夫哀詞并序

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戌遇疾卒於嵊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歸請孤以遺令葬於縣之潤化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爲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人又某之諸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佑字達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慷慨有大節素貧賤娶如也左丞蔡卞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讀公文而歎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以職館處於朝雖不果用而名號隱然爲東南之望矣太上皇帝即位詔中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黨錮以崇寬大之恩反復開設有人所舉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十年建炎初改稍追錄舊人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炬曰峻曰煥皆屬仕籍龍力學世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峻尤長於文辭追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口德識其嘉詞曰有美一人令貌豐頤而頤頤佩芝蘭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巍巍吞雲夢之八九兮吐千丈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騁受才之雄萬兮挺巨木之百圍萬牛回首而莫致兮森溜雨之蒼皮嗟黨論之方與兮千夫聚而挽推衰古人之離患兮紛白首之榮榮糾忠之憤悱兮排帝闕之九扉嘉言一發而遂怒兮亦坐鉤黨而鄉之孤雄東味而不鳴兮炳冕冕而聚醜九牢棄而不御兮羞董驥而廢軒悟鄙俗而來患兮終老乎枳棘之卑栖剝山之蓬蒿兮剝之水清且漣澑杖藜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簫瓢而佩劙犧途奄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造衰兮宿草變而春非山川懶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違巫陽使下招兮魂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兩竄兮猶想像於靈幾

與臨安王宰名傳字慶長 十一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政聲籍甚已極驚歎別紙屬令記新學之成固願以所聞揭之金石而文辭骯髒不稱爲懼更辱褒予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政聲籍甚

注見卷四與王侍郎帖

金石

訂史記秦始皇紀

劉於金石以爲表語骯髒周侍郎帖

(增)不稱

揚子法言吾子猶或

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

原附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燕庠途序皆有自幼壯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賦受成獻誠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資能之書致言選藝之政又皆與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治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惡徒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經誦之者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糧甲兵之間而不及於頤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聞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爲獨行而表其闇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議者不於有司而起於其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述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婦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舊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爲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陪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降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廬而垣之一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於是門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止之舍庖湏庫廩皆具又命工更塑先碑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齊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姓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爲未嘗有也乃爲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爲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中桑麻綠草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而義爲世標表有古循吏之風俗恬樸牛吏數十令校笞朴嚴賞捕莫能禁候至遂徒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法舉而燔之俟告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爲焉不省哉居相率出相友講游者練以充其材剝爲匹夫化一鄉達儒公卿等天下無愧於中而已

十綾重餉不嘗苟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睨亦足以當
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遺皆不敢啓封掩亦望致此區區

由拳聚落名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往往棄紙以自給其質勻細而重厚爲江浙冠目曰由拳紙也(增)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廳勘注古之機李也按明一統志由拳山名其紙號藤紙

(訂)漢書叔孫通傳通說上曰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比自荆溪上蒙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領手教具審勸止萬福某山林
投老日待漁樵於寂寞之濱惟公高誼時枉尺書訪問存沒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不圖
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中幸甚過望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新令尹
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乃扣緩急所向婦人翦髮入市持男易斗粟
鬻賣農桑之具流通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試觀此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聞
封內雨暘調適蠶麥豐登茲固善政所感也

寂寞之濱昌黎答崔立之書耕於寬間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恨古人不見

(訂)何氏語林張思光居常歎曰不不去口(訂)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少陵
達夫父泥飲美嚴中丞詩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升終在口扣緩急
(訂)漢書哀哉傳
龜齡侍之安陵富人有謂龜齡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龜齡曰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扣門不
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歐騎一旦有緩急事足待乎

(增)流通昌黎羅池朝碑民業有經公去思(訂)漢書張良傳王成黃霸朱邑龐遠鄭弘召信臣等所居去後常見思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惟勤止萬福某復有吳門之役拘縻未果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欵見慶長爲無錫宰故云

(增)過境由宜興達吳門必經無錫故曰過境也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屬無錫者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指舊本作旨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爲小人乾沒殊可惜也想辱矜察

宜興九域志常州毘陵郡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二十六鄉有湖濱張渚二鎮無錫注見卷五與陳檢詳帖乾沒(訂)漢書張良傳始爲小吏乾利交私服度注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也三國魏志傳殿傳諸葛恪爭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裴松之注服度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宜讀爲乾燥之乾蓋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某頓首上啓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媿仰初暑共惟勤止萬福某自春盡疾故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熱寢至明日興利涕垂如初及是方小間猶

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注（增）痰欬廣韻痰胸上水病類篇病液集韻欬音慨說文逆

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提舉啓一首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爲邦基

國多風氣（增）鼻瘻南史孫廣傳廣破高爽有求不遂乃爲腰謠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噴嚏而不知噴齶前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某再拜昨聞樞守移婺女本集載賀樞守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爲邦基於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爲人所先遂詔書樓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

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嫠女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野以名之合肥九域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詔書（訂）左傳昭六年鄭人歸刑曹叔向（增）和北齊置和州領麻陽濟江二郡附大業初改廬陽郡唐復爲和州

忍須臾（訂）晉書禡超爲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使詣子產書（增）和大業初改廬陽郡唐復爲和州

度其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

曰不能爲性
命忍須臾耶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勤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檣在望不果造謁第極瞻悵

贊喜注見卷三與胡尚書帖開利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州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興

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爲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屢米無百斛俾日有餘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中不戒於火一夕而燃積六七年有

備普施等幕
乘力一新之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爲慰冬溫伏惟尊候萬福蒙遣騎詒書逆於道上爲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增)津亭

少陵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
將過江陵詩縣郭南撲好津亭北望孤

某皇恐投間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供造請之役幸望

輟遺

筆吏

(訂)歐陽文忠公與吳正肅嘗明復春秋文
字欲告借一兩冊此中筆吏閒坐必不久淹

造請役

東坡和陶移居詩誰令
遷近市日有造請役

與張朝奉

字子野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官僚之命身在日邊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足慰高懷尙冀保練別應休命不宣

窮僻坐井

(訂)昌黎原道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東坡與司馬溫公帖稱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

(增)宮僚

王愷皇太子妃服議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

昇龍在三臺書職官志司 直掌彈劾宮僚刑舉確事 日邊(訂)晉書明帝幼而羸弱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僵臥前席義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華微又問之對曰日近尤帝失色曰何乃異聞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退食委蛇(增)時羔羊退食食東坡與虎狼酷暑萬乞保練又秋熟更望保練行膚岐陟休命書說命嗚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與王朝議字升明

向傳尊公待制王侍制字豎甫欲寓慈山日日以冀如望歲焉越國南轍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訃昔追懷平昔推獎之厚獨異於衆人俛仰之間遂隔幽顯不覺涕淚之橫臆也卜地吳門與越國相望十里間耳宜春所活何止千人塚家畫像祠之王氏之興殆未艾也

慈山

鴻慶本集陸子泉記慈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南徐州記慧山南北數十里山嶺東西各有泉皆合流而南入太湖

望歲

左傳哀十六年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

越國

鴻慶本集戴熙鄭長卿大齊帖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元王之配費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皆笏滿目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

(增)南轍

左傳宣十二年令尹

俛仰之間

句見莊子在宥篇增序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

隔幽顯

東坡與范元長帖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涕淚橫

少陵苦戰行別時孤雲今卜地

本集戴熙鄭長卿帖尋師極難得人而吳中山水不若東西之深

不飛時

獨看涕淚橫也且厚也恐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有山靈祕處有待而出者

宜春

齊書地理志袁州宜春郡屬江南道活千人(訂)漢書元后傳王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華盜皆獲不誅他部畢勝

人後世其聲平後漢書鄧后紀后叔父陵言常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蓋像以祠
侍制帖尚遷兩過宜春州人追懷舊德建像祠公比屋皆
是何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世世子孫用之唯恐不盡 未艾 東坡三槐堂銘序王氏之福殆未艾也

與蘇朝議字仁仲 二首

楓橋遣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首已墮渺茫蘊書院
悵。

楓橋端凝本集背明禪院記楓橋寺址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清河脩官道接園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
孫承祐重建浮圖至乾祐中故陽普明禪院增月落烏鵲斯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
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蘿蕭索算游城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疏雨過楓橋此張繼詩
也會渺茫昌黎集盧郎中寄示歸谷子詩歌以和之

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
閣坐嘯也一書致謝去人生疏望指似亦誤字恐書抵崑邱木瀆爲附途也細故煩溷皇
憲

大馮打漢書馮世傳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禮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廉叔猶二君 緣飾 漢書公孫
繩飾以藝術古注增閉閣東坡送魯元翰知洛州詩得閒閉閣坐勿便還眼揮坐嘯見第六與古增生疏博證錄老宿
嘗之於衣加純華者有語生疏

常令熟熟熟
處放令生就指似東坡大黃魯直見歸古風韻
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借用崑崙
邱字詳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木瀆(訂)王守溪

去吳縣西
南三十里

與錢朝議字文仲 三首

衰老久安嬾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病夫喘汗而已遺狀草草不宣

(增)固陋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質賦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深惠

如燔(訂)詩雲漢如惔如焚集韻焚古作燔

學省追從俛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待盡田里趙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交親贊喜遂枉重問慰藉累紙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學省沈休文有學省愁臥詩李善注學省國學也

俛仰一世(訂)王右軍蘭亭序夫人之相與俛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東坡與吳將秀才帖少時在

附府尚及接奉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千騎古樂府羅敷行使君自有歸宿教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廢錮漢書息夫躬傳躬張公善頌(訂)見卷二與胡樞密帖半山集張侍郎示東同族親屬皆廢錮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貢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拜覶非所宜蒙區區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二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間廢缺爲怍連獲兩書喜聆萬福秋氣日佳垂虹對月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固不落莫也。

(增)系心史記周原傳雖放流陸頑忘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系心即繫心也(增)秋氣日佳

陶靖節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東坡上荊公書

秋氣日佳微

垂虹對月

吳郡圖經吳江利往橋慶賡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架以

疾想已失去

修闢甃以淨甃前臨丘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溋漾一色乃三吳之絕境橋有亭

曰垂虹

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

舉杯屬影

(町)太白月下獨酌詩花間一壺酒獨

古未和大亭壓浪勢亦豪非虛語也

舉杯屬影

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想見風采比過所臨僅得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共集於松江持奉俊游慰此區區

佳句少陵贈韋左丞文辭每漢書張良傳輔幼主政自

於百僚上張師

佳句新風采

已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

所臨

注見本卷與

(增)俊游

漢書枚乘傳

乘爲大國上

資興英俊游

與李主簿字信可

比苦瘡癆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匱棄置不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卽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翩非枳棘所能留更伯一飛爲洞心駭目之覲也重九後晉陵骨

肇言公與唐丞試諸生窮其所不知。衆狃皆怒，奮起羣噪。狃擊敗面，方疑駭間，而小姪自安吉歸，見公敗績，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頌此，可以發一笑也。

書研

東坡風味研銘治美無有

棄置

孟東野下第詩爽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園南與章宰帖枳棘亦見本卷

(增)

胥

周禮地官胥師二十

四則一人皆二更注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

窮所不知

(訂)東坡謝梅龍圖書執事慨然有復古之心，觀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顯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邑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

(增)

衆狃

注見卷五與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君子以爲近古。

衆狃

趙中大帖

狃擊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狃擊秦

反

昌黎征蜀聯句刷膚

敗面

昌黎征蜀聯句刷膚

決膚痕敗面碎刺刮

昌黎征蜀聯句刷膚

安吉

九域志安吉湖之外邑名距州一百

與汪簿名大雅字伯言 二首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罷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繇踵門日但新寵展慶

(增)尊公

伯言父名思溫字汝直見卷六與汪少卿帖

(增)

如舊識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織帶子產歛衽衣焉唐李岐與崔少府書鍾君西入邀病生爲吳味延陵

(增)

罷誤

漢書景帝紀詔曰乃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謀

北游欽國儒爲舊識

(增)

史記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狃擊秦

反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狃擊秦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塗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饋糧具書乘留寓彌旬酒釀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穿中正懷

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少卿二字恐誤似當作伯言下同方卽榮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年吳信叟爲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爲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家間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與衡守汪少卿帖互看

（增）投荒唐書藝文志房千里投荒雜錄一卷柳河東別舍弟宗一時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增）相視塗人老泉蘇氏族譜引喜不慶以相視如塗人哀窮悼屈注見卷二與楊楓密帖坑穿下石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銘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說酒食游戲相徵逐胡詬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言生死不相背負莫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拂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增）天幸東坡與陳達道得在塵下蓋天幸也帖某血抽無狀

與平江吳江村尉字山甫

比上記審已聞徹顚使示報喜聆大畧佳健炎敲舊作敲誤如燔無迎來送往之勞而有長

橋弄月對水之適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增）炎敲

歐陽公時炎歎繼然蒸午景爐方候

（增）長橋

即垂虹長橋蓋土名也前一葉與吳江曾丞垂虹注蘇子美詩長橋跨空古未有正謂此也又宋鄭毅夫詩三百闋于餌蟹橋

與張提幹師是二首

分別已復徂暑。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一紙。占叙離索之情。奉告開讀。悵然其
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悽愴。不宣。

(增)大旆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傳白傅贈青州王大夫赴鎮詩大旆擁金羈苦生得者稀

一行作更。著身鳬鷺行中。俗狀紛然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機幕素號無事。輕
裘緩帶。扣歷泉石。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需新拜。

(增)一行作更

清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更此本便廢

驚行注見卷一與龍圖曾郎中帖

(增)

俗狀

孔稚圭北山移文抗塵客

而走千巖萬壑

胡樞密帖注見卷一與

扣歷泉石

東坡錢子翼哀詞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韻

與新恩孫學士少逸二首

舟還未幾。忽苦疾。歎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墨榜奏名。屬方臥病。聞之欲拊髀
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墨榜

注見卷五與莊右司帖

(增)發策

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注漢之明經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置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

蒙馳覲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花之句。而高辭寵信。存記衰莫。開
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增)生日

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注物類也謂同日駿聞錄開寶中神泉令意某貪贋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不得輒有獻送曹吏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

令我獲知也至日各持織就之命曰織壽衣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
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噉者東坡爲子由生日詩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詩曰乘閒復乘置情如刀劍偶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解纓不足嗟今
朝曠蕪恩無涯春風得意馬驟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限機
如鷗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意尤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其鄙耶

孟東野下第
(訂)齊編記

與李主管舉之 七首

使還具報。審已澆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年姻舊弔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擣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增)侍奉佳健

按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德升帖。兵中牒及舉之舉之德升子也。佳健蓋指其父德升言。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亦以玉霄和篇見遺。幸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寂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美蘇東坡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兵亂。輒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述夢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爲名城。疑是咸字。寓公羈客。驕人勝士。登高遠望。援筆臨賦。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爲不朽也。

(增)玉霄

玉霄峰名在天台山注詳
卷六吳台守曾郎中帖

孫興公與曾帖

杜子美少陵集有懷台州鄭司戶詩天台隔三

路壯游詩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復窮扶桑王謝風流遠聞廬邱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菱

荷香堪餓闌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秦伯撫事溟浪枕戈憶句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陰道哂要章

越女天下白鑾湖五月涼劍溪蘿秀異蘇東坡詩亦見卷一增建炎

欽宗靖康二年四月徵欽二帝北狩高宗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登高遠望後漢書梁武帝子朱生長京師不與本土自負其才數

體不得意嘗舉高望遠太白集有登高邱而望遠海詩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遇鄉州枉十里之輶想欣然爲着鞭也今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矣萬一屬鄉翁且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南徐（訂）舊注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按南徐號與西徐相近一鄉聚之名耳故有枉輶千里之便面吳門相望亦與二百里之數適相符合恐非京口之南徐著鞭

平江王侍郎（增）朝發夕在其南歸魚朝發而夕至也

尙未識面而橫藏詩文已累數萬言矣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拊卷三復想見超然拔脚風塵之外也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儒學枉道臨之論詩說劍一尊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歎實慰區區不宣。

東坡詩句次韻和劉貞父發黃樓見寄詩拔脚風塵（訂）音舊成亮傳亮弟翼報冰書曰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

拔腳於風塵之外卽處於西山超然亭時西山何軒畔拔脚風塵

外（增）侍章勝常意與前之侍奉佳健後之侍

論詩說劍（訂）東坡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詩奉禹福詞皆本其父爲言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江

東渭北 少陵春日與李白時渭北春天樹江
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相論文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祕受如金玉。晚讀淇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蠻虯爲可惜。當與客對匕筋。稱相臺志序之工。客云。乃德州。當作彰德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爲之失笑。嘵飯。

(增)淇水集

陳氏書錄淇水集八十卷。門下侍郎大名李清臣謁韓魏公。尋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轼。較螭蠻虯。

昌黎贈崔立之評事詩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蠻虯

(增)失笑嘵飯

東坡集文與可畫黃山谷竹記。與可嘗令子作洋州三十詠。實山谷其一也。予時云漢游谷中。曉筍晚食發西

得詩失笑嘵飯滿案

附淇水集相臺志序

左朝奉大夫李君蒼守相之二年。政脩民和。暇登休逸臺。以望四境。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濱甲曹魏元魏高齊皆以爲國都。有愛里之城。蓋文王之所危窮演易。而興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穀紹。宋景之祠。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慈母之民。孫登之徒之所處而居也。舊郡廢矣。而金烏銅雀之臺遺址在焉。有魏武之西陵。昔曹氏故宮。遺老所望而悲也。有韓忠獻之碑。公旣葬。祖宗安社稷。任兼將相。以終以尚書。令葬於此。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功與德。邦人之所附贍。而敬愛之也。徒倚西望。則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掌。或前翠如屯雲。或巒立如駭。其瑰怪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大華。而兒童神闢蜀之山。漳洹注淇。滄海由山趨平地。稻曲隱見。行岡阜間。可乘以舟。以潛。或以爲城邑之潤槩。首之則其地平廣闊大。挾上黨。擁襄國。據灤陘。衛常爲天下要。君既覽觀其迹。傷其興亡。得失起伏之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義。或死而不沒。以功名。欲以傳之於無窮。以爲齊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于家。有才。見於用。州事之餘。研究遺策。通往古。乃耕以爲相。臺志若夫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道流。與野人之路。廟不該采。至於研評。樂目獨附焉。於

其后蓋亦漸矣其纂述者君之子司其校考者州之學官陳忠之志成錄於板凡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某曰請爲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襄諸遠不肖遂報而不克而就令異定君又馳使督取某乃移書於州求刊誠翌語而爲之序以敬承君所命焉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啓讀數過駭歎不已昔人琢肝腎撚鬚歲求一字之工而不免寒儉有僧態公詩語豐融贍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爲詩奴矣每誦佳句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念欲牽課數句致歎仰之意舟還來介索去又不果老謬之罪奉告且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目告雖作障翳王剛中樞密王公也當用一醫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贊同之宜尊公深沉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足慰目前砭劑之後便當脫然去體也

琢肝腎

昌黎贈崔立之詩勸君輶餐撚鬚歲東坡集晦澀愈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

橫牀而已曾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末句云應調折絃琴自此

相燃須句蓋用唐盧延讓吟安一個字燃斷數莖須語也孔叢子無此點藍非所病也一字工訂劉公嘉話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遂於馬上作推敲勢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擢京尹左右擁至馬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寒儉有僧態訂東坡書司公園詩司空表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樣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墳高苔游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唯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增談笑而成

句見東坡寶

島可詩奴

訂東坡贈僧道通時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牕與密殊語帶烟霞從古少氣骨大師塔銘

含蘊筍到公無香林乍喜聞簷鶴古井惟懸斷種種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

是詩奴東坡自注曰島可寧見長江集次公
社島賣島也初爲浮圖名無本可則可明也

獨厚

東坡與毛蘋晚帖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厚爲

課注見卷一與

信安郡王帖

尊公曰告

(訂)舉之父鄉升寄病赤目仲益

萬金產

昌黎贈張籍詩吾老嗜讀書餘事

不挂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

君來好呼出謾語越門限懶其無所知見則先愧報昨因有緣事上馬揮手板
留君住應食使立侍盤飯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

辱示試橐讀之如所聞也應卒然之間而博覽強記筆力雄贍如此衰老亦自斂衽

和初張樸試馬式銘有司以滅沒二字不敢收而勝康中選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

大類此也比諸爵里所陸幾盡一國士或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此故

事可追也

(增)如所聞

唐書文藝傳崔信明嘗矜其文鄭世翼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筆世翼覽未終日所見不逮所聞

博覽

後漢書王充傳充

博覽而不守章句晉書阮強記

晉書張華傳張華記默識

(增)政和

徽宗十一年改元政和

(增)張樸

按宋史張

輯傳博覽尋常尤好莊老強記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增)勝康

徽宗十一年

(增)勝康

根傳根字

知常饒州德興人附弟樸傳字見素第進士歷耀州三州教授改禮部侍郎遷光祿太常

少卿擢侍御史能爲樂令未幾復前命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卒

(增)勝康

宋史本傳字子濟廬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由祕書

省正字歷官至資政殿學士以左朝諸大夫擢學明道宮卒有文集二十卷

爵里注見卷八與孫節推帖

扁舟四

句(訂)此本范傳正李翰林墓碑

中熟而曾南豐序李集亦引之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與朱提宮 字守中 二首

桑榆晚。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遠墜誨音。加惠衰老。何覶如之。具審卽日燕居多慶。鄉州水潦之後。彌望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歲。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宣。

桑榆

(訂)淮南子曰西垂枝在樹端謂之桑榆漢書谷永傳尚在桑榆之間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也。(增)晚晚楚辭白曰晚晚其將入兮

晚西

生意(訂)世說贊免門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似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雅前有一

薄

老槐甚扶疏般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庾信枯樹賦此樹婆娑生

意盡矣又云樹猶

如此人何以堪

華亭(訂)唐始制爲縣石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爲嘉興府而華亭仍爲屬邑九

適彼

城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一十三鄉三鹽場一鎮古迹有陸士衡宅井

樂郊
賦
(詩稿)

向來燕超置酒蓮風竹雨。終日翛然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興以爲恨。尙欲尋盟而衰憊不給於筋力。可爲太息。

燕超(朱師實築堂曰燕超仲益
有記見卷八與朱直閣帖)置酒

(訂)史記高祖本紀大朝羣臣置酒未央前殿又過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杜少陵詩清衣置酒臨前除蓮風

東坡詩

傾倒杏雨半披殘竹雨(訂)周產暉晦日詩林烟含曉靄竹雨帶珠危東坡詩疏簾外竹淒淒竹間雨

帶繫柳東坡乘舟過賈收水閣詩叟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

(訂)左傳昭元年會

於就等宋之盟也。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詣請。尋牒公使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塞也。杜注尋重也。塞歎也。」（增）筋力

劉禹錫詩與情逢酒在筋力上。
權知沈慶之侍宴詩朽老筋力。

盡徒步（增）可爲太息。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可。
還南歸（增）可爲長太息者六。

興巡檢李脩武 顯道 十三首

某啓。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爲歲時間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遣狀草草。不及以累紙上扣。不宣。

（增）歲時間餽。東坡集歲晚相與贊問爲餽。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爲三詩。寄予由其餽歲詩云：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賓盤巨醒橫。發籠雙兔臥。

某啓。昨日不敢折簡。辱書得聆。興居爲慰。二匠蒙以舟載之以來。荷公終賜而以婁演爲怍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悰。不宣。

折簡晉書宣帝紀王凌面納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公當折簡召凌凌何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唐書高祖曰李密非折簡所能致

門內均慶。某更有少懇。薛彥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所望也。

（增）均慶梁簡文帝南郊頌序
千神叶福萬億均慶

某啓。專介示答。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濶。但知慚謝。舟楫未須遺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輒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自外也。忽忽具記。不果重幅。皇恐不宣。

(增)安穩

杜工部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寄一行書按杜集譜一
作隱說文隱安也通無祿山踞牀不拜曰聖人安隱又佛晝如身心安隱諸文句都作隱

某欲趨湖洑上蒙感野通作靈運河鎮名已斷流輒借一小舟載酒百餘尊由竹山循橫塘蜀山徑趨蒙舍旱涸私居種種費力遂至叨潤知學貸啓

(增)湖洑上蒙鴻臚本集有湖洑上蒙繫舟丁山田舍小憩詩

(增)竹山蜀山竹山圖經不載蜀山在宜興縣東南三十八里舊名獨山宋蘇軾見其景物類獨中因名

山下有賦祠按其地今爲巨嶺隔溪卽丁山與湖洑相距二十里土人皆以陶器爲業壺盎盆罐名天下

眷集均勝某欲寄書并紙札數箇於山中須仗左右爲分寄深僻處所以干扣者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之患也俟區處纔畢卽別以書上扣并假一舟也

乾沒訂唐蘇軾演義云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陸地而沈不待在於水中也互見卷九與臨安王宰帖

其啓蒙遣騎貽一作詒書喜聆溽暑佳適旱乾彌年方有饑餓盜賊之憂一雨遂沾足想同此慶也不宣

(增)貽

爾雅釋言貽遺郭注相切遺說文贈還也經典通用詒

饑餓訂西雅釋天設不熟尚蔬不熟曰饑果不熟食也仍俗爲饑

某再啓蒙以湖白馳覲眷存之及祇領欣荷未敢具報別馳介也

湖白

魚也吳郡圖經載記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勅苑內海中以草把列遷著水邊十餘日卽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浸水中有菰蔣處着子經著草上是時魚入以

網罟取魚然燭至二更則產瓦散歸深水乃刈取蘆蔆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至齊時東都猶有白魚(增)杜詩自小羣分奇天然二寸魚又自白江魚入饌來蓋古人通以色白狀魚也

某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計已聞於左右也卽日伏維勸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詣郡枉道一臨爲幸也不宣

齋艦晉檻板屋舟也(增)平山送吳仲純守儀徵詩江上齋船駐移燒又尤延之詩雲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梁溪集本注搖碧齋是湖船之名蓋當時游艦多以齋名也

某皇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增)薄酒坡公薄薄酒樂府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謂妻娘帶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種粗粗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晏回醜妻惡妻乃公達空函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後溫將以浩爲尚書分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

將答書應有謬評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某啓比過荆谿少留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

怍不可言也某略至賈山弔王壽基左司左司名岡而諸卒索去遺狀不盡區區不宣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箇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舟則滿所望矣

(增)津遣宋史理宗紀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以其禮津遣赴閩按此事在仲益後津遣所始俟更考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留

與李巡檢師潤

少留荆谿歸領所遺誨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往當屬閒人而鄙事
牽留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爲太息不宣

(增) 扁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告會稽之私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旣已施於國
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按外傳越語作輕舟廣韻集韻扁舟皆音圓於舟則音篇小舟
也而楊升菴丹鉛錄乃云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鱸魚舟形甚僂故小舟稱
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觀此則讀扁爲鋗蒙升菴未見史記耶偶
失記耳舉爾口給以意爲之

說宜其來後人之指摘也

與張省幹字子爲本集荆谿行記張彥深中大之子子爲

屬有慶弔之役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姻舊挽留彌月方還墮教不獲迎拜使者但
極感怍冬序漸寒伏惟萬福子爲詩語妙絕一時湯沐少休想見撫鬚風度在西湖水
石之間因來發粟幸甚

(增) 梁溪

吳地志無錫縣梁溪亦名梁清溪梁大同中凌故名或言以梁鴻曾居於此故名

湯沐少休

(訂)淮南子湯沐具而蟻蟲相吊大夏成而燕雀相賀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

一体沐浴休

攬鬚見卷一與孟少傳帖

西湖

河朔與勝覽西湖在州西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盡勝遊人集幾與金陵六朝爭麗於時周草窗始製十景詞而西湖梅湖相繼有作十景者蘇堤春曉平湖秋月斷橋殘雪雷峰落

照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鵝院風荷南屏晚鐘三潭印月雨峰插雲樂天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東坡詩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柳耆卿贈孫何望江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家寒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暉無津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巒

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嬌鈞釣叟蓮娃（增）水石間（東坡與毛公方尉游西菩
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波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處士風流（增）發藥（列子黃帝篇列子問伯昏瞀人曰先生既來曾
水石間不發藥乎注發藥者教晦也開發而藥石之也

與張宣幹字季野二首

田間遇暑如被燔灼垂虹對月一笑之樂豈復夢見新涼不審體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張宣幹
字牧之恐喜事者醞釀以爲罪未敢遺并以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宣

垂虹（注見卷九與吳江竹示帖）一笑之樂（漢書薛宣傳臺关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注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

夢見（東坡與某帖疲曳之餘卽困睡耳對酒尋菊覺復夢見喜事醞釀（訂東坡與陳朝諸帖某自贊遂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

富一笑（東坡與金山寶覺禪老帖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原送張牧之詩并序

四月十五日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僕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宛
白虹貫層梯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風明月偏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戎輶插羽流白汗行矣且勿羈未往安石緩神光射南斗猶若金碧爛出門間何辭銅雀赴雷煥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卽遣問爲愧新涼體力當益勝吾儕老境踴躍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

刀兩段不可復疑也。僭易皇恐。

駁駁

詩四牡載駿駿毛傳駿駿駿駿貌東坡縣時同牛西園詩疏衰曰駿駿

粉白黛綠

（訂）容齋四策韓退之爲文章不會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固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嫋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記莊列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

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東坡與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

一刀兩段

慈覺頭禪師戒酒肉文若欲改

往修來便請
一刀兩段

疏嬪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間藝甚工而身益困。欲望薦口爲一飽之圖也。忽忽遺狀不及其他。

疏嬪

（訂）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性復疏嬪筋鶯肉綏

藝工身困

東坡答度休愈括書都下見一醫藝頗工而窮（增）薦口公詩幾欲犯嚴出薦口氣

未可攀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不稱爲懼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行狀作已裕）茂字通用置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故物依然重以感塞某歸田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輒欲因文

字薦區區。若復責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合嘗啓封一觀，且識厚意之所在。今閱貢幣，對來使封識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

鴻慶本集載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公胡氏諱文修字已輯常州晉陵縣人紹興十一年正月丁未以疾不起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職三侍經筵再入翰林爲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胡氏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時以爲盛事及是世將又踵公入發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四世公系庭次爲書號四世

經綸集以侈一門

增

金鑿落

羅隱詩醴設圓領金鑿落馬曉爭憾玉連環昌黎集晚秋

坪用過

韻冬至與諸生飲酒詩鵝故物依然東坡曰晏秀齋龍尾研是蔣希魯舊物余在廣陵晉

變驚全白犀闌尚半紅

故物依然從壁秀識此研今復見之海翁聞依然如故人也

雅遊張耳陳餘

傳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注雅故也言其久故僕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

增

責賂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增封識

柳州段太尉逸事狀太尉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棟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筆札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注時上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遣騎曲折已冒聞矣決不敢以十年之戒墮壞於一日望公眷存護此一節不果祇拜必辱深察

信宿

詩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毛傳

宿有客宿也有客信信宿也郭璞注再宿爲信重音之故知四宿

與何排岸次影

二書

衰老歸出。追懷故交。藐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問安否。即日春和。不審體力何如。

虔盜猖狂。尙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所冀強食。不宣。

(增)虔盜

按宋高宗紀建炎紹興之間洪虔諸處寇盜遞起若李敦仁若吳忠良破壞劉洞天若馬進若周十陸等不可勝數嘗以岳飛等軍屯駐虔廣彈壓之虔今贛州府也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僻無便。以不即占報爲怍。知代期不遠。候俟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一顧訂史記樊噲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虔信詩一顧

遺介問所須訂少陵草堂篇大官喜我來遣騎

須所問

與劉機宜元興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閒放。無從一詣。學書喜愧之深。具審卽日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嘗見二天。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驅以適溫清之宜也。

(增)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至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又左太沖蜀郡賦出彭門之闕李善注岷山郡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又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詩彭門劍閣外彭州即今成都府之彭縣以上所言皆在蜀也今帖言東人與此不合及閱坡翁守徐州時尺牘與文與可美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云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乃知帖語蓋用此耳但自來稱徐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泰岱縣城縣於此也從無彭門之號坡公未知何本

(增)厭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

益縣亂

(增)溫清曲

多溫而夏清
晉定而晨省

與孫宣教字圖器 三首

春首造門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尙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不見公爲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嬪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竄一隅。又不數見。可爲太息不宣。

大阮

(訂)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紫薇詩話。劉師川。辛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簪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祐送王牧歸使君。叔時使君。

憐小阮應念倚門懸接

大阮乃叔姪之稱。欣對不足

(淵明遊斜川詩序欣對不足率爾賦詩)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虧壞。何痛如之。某入夏苦瘡瘍。苛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閒。猶未盡去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黃爲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閨中之戚。方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不及致奠餽。以爲負也。

百藥盡試

(禮月令仲夏之月聚善百硫黃。本草神農經石硫黃殺疥藥易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蟲日華子曰。治頭瘡疥癬。敝衣破履。(訂)褚少孫補史記滑

不完行母中。有硫黃氣故也。借用謝安能爲洛下舊生詠有興

不完行母中。有硫黃氣故也。借用謝安能爲洛下舊生詠有興

擁鼻

(懷聞硫黃氣故也。借用謝安能爲洛下舊生詠有興。疾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上無下足。盡踐地。)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隔殆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幼呱呱。則心肺間如有湯火。國華諸耶皆已授室。自足以討目前也。

心肺湯火

(訂)東坡與王定國書流落荒服親愛固潤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授室

(訂)禮記與始降自西階婦降自此皆授之室也

與莊宣教字子平二首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纍珠妙曲聞所未聞至今感說也卽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盟之日臨書悵惄

置醴

見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帖主人翁

(訂)史記范增傳項質問范增曰秦相張良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增曰主人翁習知之

一費千金

(訂)晉書謝安傳安於上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攝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纍珠妙曲

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磬木也長言之也東坡老號賦忽增聞所未聞尉佗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曰聞所不聞

別來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懶憊然去家既久鄙事亦滋出以故不即遣書省

問無恙。雖登場時雨有澆灌正去競鑿井灌畦之時也。

(增)麥登場

東坡五禽言今年麥上場柯山先生輸麥行場頭南乾場地白老稚喧呼打新麥秦觀詩新麥已登場

鑿井灌畦

見卷一與張右丞
參五與陳檢詳帖

與胡丞務名宙三首

向來鬻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清言超詣坐客皆屬目但苦紛紛不數奉周旋爲恨別去復此隆暑侍奉何如某老憊畏暑喘臥一榻之上涼秋可幾邂逅

(增)英姿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英姿茂橫委而秀發晉書容貌超載記超身長八尺勿用謝承後漢書申屠蟠英姿磊落

秀發

晉書容貌超載記超身長八尺勿用謝承後漢書申屠蟠英姿磊落

注徐廣晉紀曰殷浩清言妙超詣訂世說賞譽門簡文云淵源語不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美譽超詣超詣簡至然經論思尋處故有局陳增屬目左傳定十四年吳伐越李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頭遂自剄也師屬之目王摩詰詩羣公咸屬目微物於齊肩

高文學脫亹亹千言如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反復究觀不謂投老復見奇作隋珠彈雀愧不克堪輒課數語

原注云回啓見本集按數語蓋開答所之篇非同啓之云也

行雲流水

東坡與謝民師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范蔚宗後增書自敍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呂氏春秋以隋侯必笑之何也所用重而所作輕

(增)課數語

原注云回啓見本集按數語蓋開答所之篇非同啓之云也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齋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畢嘆盪舟於絕瀘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尙冀濶略

祥練禮檣弓練而慨

(增)早嘆

東坡將如終南太平宮歸堂讀書詩中間羅早嘆欲學嘆雨鳩

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

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

港絕漢以望至於海也

坡曳

注見卷三與李尚書帖

厚意久不報

光武帝語注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與沈丞務字德茂十首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歎修竹千竿獨不受暑偃仰自適也不宣

燕處超然

句本老子三二伏

陰陽晝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歷忌釋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

(增)梁簡文帝謝賈扇歌

立秋歎青蜩應三伏之條景

立秋歎青龍寺贈大娘大娘大娘

欵竹千竿

昌黎遊青龍寺贈大娘大娘大娘

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

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

可歎樂天池上

不受暑

少陵陪李北海宴歌下亭時吟有竹千竿

修竹不受暑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碧波

酒二榦

當是捨字輒持澆

挽非南軒巨竹千挺其涼可籍但惡札不稱耳別有委屬不外

巨竹千挺

韓文公藍田縣丞廳號記博陵崔斯立元和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

丞廳故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涵灌循除鴟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松日吸

其(增)惡札

米元章跋頤平原帖大抵頤柳拂刷爲後世醜

間惡札之祖周益公題跋以上惡札皆子筆也

老境日益頹憊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具審秋暑佳勝比得二菴書大

浸之餘繼之旱曠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欲乾矣惡歲如此奈何新粟分遣粥糜所須存錄所逮拜脫銘藏

大浸

注見卷一與張右丞帖

惡歲

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月旦決八風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東坡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

(增)

粥糜

禮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粥糜飲食

聲問久不通而兩菴人來每聆興居亦足以慰山中連雪龜潭之寒又過於山中今一鞭春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晤不晚矣

龜潭

本集載荆谿行記余嘗卜烏龜潭池於湖湫之北

鞭春

(訂夢華錄立春前一日開封府迎春牛入禁中鞭春

原龜潭詩二首

(一)懶落攀緣斷驛除磊坡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徒倚到參橫

(又)風遞細涓涓月影光瀲瀲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真色淡泊非世味誰能聽鼉蛙唼汝爲鼓吹

增二首

山蕡珍饋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鬻於市不逮左右所遺者又輔之崖蜜益見存省周旋之美一本鵝頃時某人致此饋亦佳年來已罷絕猶有德茂如故尤極欣荷

也。

山蕷

(訂)本草華豫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蔴圖經曰生嵩高山山谷今到處有之雷公炮炙方勿用平田生二三紀內者要經十紀者山中爲上皮赤四面有鬚生者妙倦游錄蕷蕷二字上一字犯本朝廟諱下一字犯唐朝廟諱舊名薯蕷蓋避唐諱今曰山蕷亦避國朝諱也按已上原注大抵皆謂山藥也二如亭羣芳譜甘藷一名朱蘿一名番蕷質理膩潤氣味甘平久食益人與芋及薯蕷自是各種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燶食異物志南方人專食以當米穀甘藷疏闊廣諸有二種一名山蕷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藷有人自海外得此種江南若高仰之地平時種藍種豆者易以種蕷有數倍之獲按此乃今所謂山蕷也二者於帖所云未知

粥於市

(禮王制不粥於市)注見卷四與五

九兄提用帖

孰是兩存之

崖蜜

注見卷四與五

某歲市薪炭於湖洑而牛山一瓢不得力遂至冒凥重辱留意所得薪炭極佳又復干扣但有愧荷今遣一舟趨前伺候願令臨書莫喻感悚

牛山一瓢(訂)酒慶集有牛山道中詩又有牛山菴請僧疏元不著其名

願令(訂)唐書王翰傳爲魏郡

又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按僧家謂所居庵小者曰圓瓢

願令(訂)唐書王翰傳爲魏郡

視王

候

寶眷萬福令嗣昆仲不別書某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令嗣昆仲

(訂)原注云本集有讀沈德茂詩卷一詩殆德茂昆仲按諸帖本是致德茂者既云令嗣安得以德潤當之愚向疑門人李祖堯是安人所託與此益信

(增)新醞少陵詩洗

均利新醞低
頭試小盤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違但劇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僧還山輒寓一紙問

安否不宣。

烏薪雖蒙頤旨不敢遽遣舟促迫又云欲辦矣乃敢以聞望賜飭遣

當有書愧恐臨字

(增)烏薪

范石湖詩雜與幽人啜直身筠籬衝雪送烏薪
被二字不甚著於古書豈宋世殆有此名俟弘

頤旨漢書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注但勤頤指揮則所欲皆如意

(增)迫

促少陵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

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贊

門內萬福某人不別問某輒有紫微泉兩斗持獻冀檢領。

紫微泉

（訂）呂元中紫微泉記曰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

一日會寮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勸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虛後期邀酌它泉以進而

公已知其非釀泉也窮問之得紫微泉於幽谷山下文忠博學見精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

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爲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微泉始盛聞於天下按此下原注益其文云今帖中所

解酒名豐樂泉官醞耶以泉爲酒未知何據溢去荆溪甚遠或仲益偶得此遠至之泉故只以少許餉人亦未可知

與鄆承務陶字志新 五首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擾擾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仲仲

唐時字仲仲

附送公所遺發函乃次

魏之訃也

次魏名宗省書三復

舉室驚呼天之喪予一至此也次魏高才秀出一時謂當

起家繼先公侍御之後何奄至大故親老子幼費恨而沒恭惟至情所鍾悲愴奈何仲

仲貶官還里中遺書勞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紙悼次魏之亡始與志新報

問偕至重念公老矣不當以亡益之事耗傷血氣爲諸郎之憂也不宣

驚呼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

喪予

（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內翰述捐館舍聞計痛絕天之

高才

秀出

鴻慶本集鄆次魏志文臨川郡人鄆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

北歸積六七年相距二千里大魏惠然過予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增）世說賓藝門世稱荀子秀出阿與清和

先公侍御

本集志文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

志完陳登中江表民同時仕言誠其言專以消閒比閒公道爲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

情鍾

（注見卷二與）

亡益

（增）東坡與程正肅帖萬

般追悼與亡者無絲

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

某頃者流落江外次魏願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隔存沒而相望二千里不獲致一哀今飭僧顯清者具薄祭區區悲悼已見於奠文中矣向在宜黃（縣名屬）次魏已有子今授室否善人宜有後天定勝人此可必也向置二席在此去人僅能持信掩不可疑有處脫復將已干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增）宜有後

東坡體君成詩集敍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

（增）天定可必

（東坡三槐堂銘敍天

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更哉吾聞之申包胥曰夫人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致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原附祭鄒次魏文

維年月日晉陵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鄒君次魏之靈嗚呼嗟我養愚口屬罪罟白首龍鍾投畀南土交親解散塵走狼顧如避垢汙掉臂而去病臥空山一室環境爭席滿前擔夫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攜書御袖過予逆旅議論諷出稱有缺文東序九鼎十鼓翰墨之場華獻僕僕引脰(有缺文歸耕十變塞暑相望天涯二江之阻有缺文)我漢陰之圃倒迎門臺(有缺文)別幾何脩仰再撫千里計(有缺文)許老人無徒吾孰與處子(有缺文)取韓愈書來徵銘藥石之(有缺文)致未及子時掩卷(有缺文)大哉心平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褐逃墨卒歸於儒苗之間之歟華贊寶采采斯田有堯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未全)

累得書欲售陳極田幸甚某去七十無幾如次魏盛年已先朝露不謂衰者猶在世間所以汲汲欲舍之爲貟郭二頃之計頃得報以懷寶爲懼今因遣二夫致次魏薄薦更委差一田客得力者盡付所得歲租又足以濟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賣親擗宗嘉字次貲志新第二子也只顯清或姚山一來某便以元得公據并合要文字盡齋納歲租斷自丁卯年歸左右且欲此一種斷手慰此懸懸十二年潤志新不爲不久矣萬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負郭二頃(訂史記蘇秦傳秦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漢書陳平傳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注負謂傍也)斷手(少陵詩斷手實應年增)懸懸詩妾行復綿綿

一僕還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羣盜出沒官軍不能奈僕令大家富室盡徙城郭

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弭矣。公門內百口。萬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及。孰如城居。奠枕高臥。以俟秦乎。區區至祝。幸無忽。

(增)清野

何承天安邊論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構兵以乘其敝宋史衛虧敏傳建議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壘陣浚渠徙民入城爲清野計

(增)竊發

五代史裴迪傳太祖

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寧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遺朱友寧以兵逼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不成

奠枕

注見卷八與常州趙倅帖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已能讀父之書。乃翁爲不亡矣。想志新

用此亦少慰也。某三月中適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衰老舐犢。無以爲心。而妻母訃音
踵來。舍弟亦感危疾。今幸小閒。而館二醫彌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故如此。遺謝忽忽。

四男子

本集次魏墓志要甘氏生四男子升卿子卿春卿夏卿

(增)讀父書

禮玉萬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史記趙奢傳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趙括相如曰括徒能讀

其父奢傳不誠。後漢書楊震傳趙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而問曰公何瘦之甚知合變也。韻續對曰愧無日磯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與趙解元名不拙字若拙

少別便欲啓問無恙。而姻舊以銘志見屬。老嬾不如約。及是數輩持書坌集。終日伏几上。如作書生時。每遣一介。如償重債。以故雖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燕居欣豫。承俛就秋賦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真者少。勿示之。未始出吾宗。遂使之驚而

走也不宣

若拙後作魏濬
修茶馬都大

具眼

傳鑑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付後人又云南泉拈起毬子問僧那個何似這個對曰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個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放下手中物師云許徐具一隻眼又鎭州普化和尚云臨濟小

憍兒只具一隻眼

(增)許顥詩話東坡祭神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

識真

見卷七與龜

未始出吾宗

(訂)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

齊來處於鄭命曰季成知人

生死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壺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句斂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裳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羅乎不謳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大沖莫朕是殆見吾衛氣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猶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與撫州疏山白雲如老丁如

二首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內多故衰老筋力殆盡於喪祭醫藥之間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宣

道眼(訂)許顥詩話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時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十詩皆所能勝號也東坡花落詩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

東風射馬耳(訂)李太白寒食偶

酌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東坡嘗見說之考牧闡後烟迷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恨不長作多生翁和何長官詩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蹟傳上

曰吾欲云云師古注云云猶
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藏記久不馳遣遂無藉口向來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夕驚歷不能著寢唯某大駒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殆不容於世而山靈郤無勒迴俗駕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留山中結此勝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藉口(訂)左傳晉人曰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增）驚歷梅堯臣詩夜深忽憶歷呼若中流矢說文屬夢魘也大駒駒火候切字林云駒鼻息

物自伐楊柳青帖勒迴俗駕孔德筆北山移文請迴俗上駕爲君南道客東坡成曲樹削迹見卷二與

山長慶集白氏洛中集記樂天在洛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贊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

來世世資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裴公美詩萬里香華結勝因少陵詩靜

理了可悟勝(增)宜黃（在撫州府西南一百一十里與金谿縣連界金谿有疏山舊志呼何仙舟隱居讀

因得所宗宗錄有匡仁禪師（增）鬼神在旁昌黎與孟尚書嘗天地鬼（增）食言左傳襄二十五年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

矣能無肥乎

原附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破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丁如領疏山之業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櫻闌閣相望以百數疏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二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經帶不籤琅兩鉢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於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巒君鬼伯地行空城之衆寫堂奧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凝觀涕泣作禮以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爲法故大七指凡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一呵而轉藏畢皆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語雲追風一日萬里諸佛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顛迷篇累牘又將何爲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有缺文）易視祕密子曰然遂記之

與建康清涼交老

向蒙錫杖遠臨殊慰久闊示書喜聆安穩某囊中偶有餘資恐犯借汝閒看之戒遂策數樁以寄衰老而百役紛然心力俱憊旣而悔之何時奉接臨書惆然

錫杖

釋氏要覽西天比邱持錫杖有二十五根乃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出則持以行故釋氏稱游行杖閉目須臾起而取之人奇其神少變別公安大（增）安穩晉書頤愷之傳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易沙門詩先歸爐峰傑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之與仲堪戲曰地名破壞算破（增）借汝閒看記有舊句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貧名利日憂煎豈知住

氏（增）惆然

李義山錦瑟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覲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爲鴻慶居士集四十
二卷後人又編爲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尺牘十卷四百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
而自爲之注鴻慶集未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
同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爲宋中葉大家而當時朋舊
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
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覲仲益撰次行行人李
祖堯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有
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
建陽守顧名德刻本自爲跋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
皆十卷 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羣籍爲之增訂補苴解
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幾絕全倚矣宋慶元三祀梅山蔡
健侯序今本所無從元刻本錄出以冠其首光緒丁酉二月春分日武進盛宣懷跋